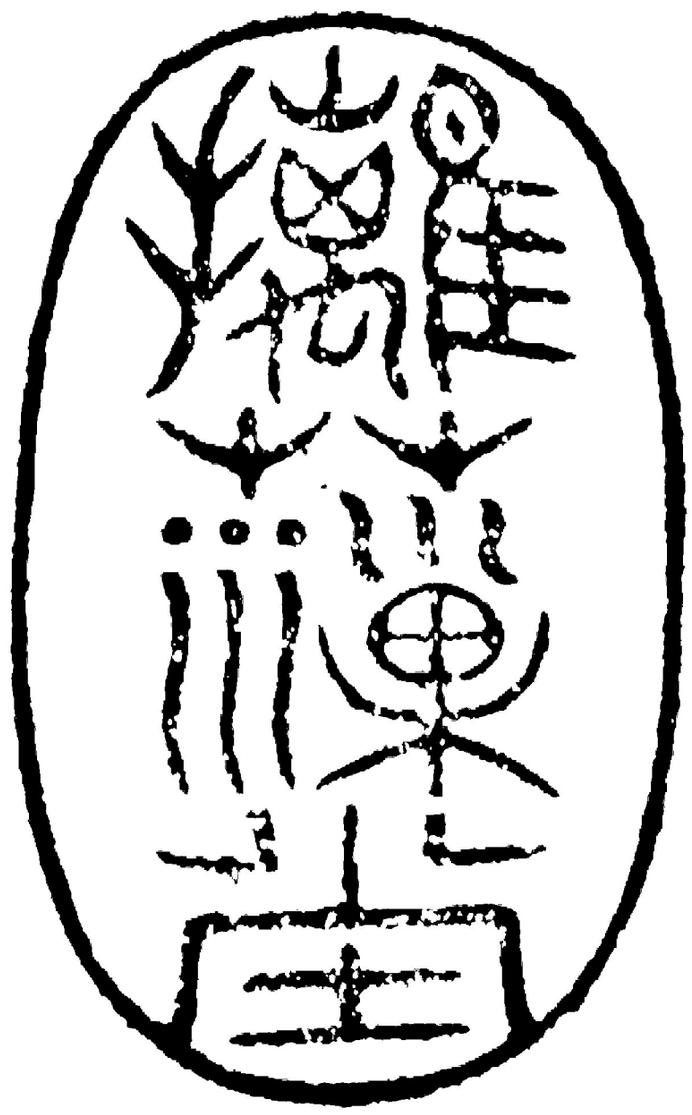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印
摛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八九册
編年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目錄一卷附唐桂二王本末四卷　清乾隆三十二年御纂

卷次

卷四十五至卷六十二

頁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南北朝

癸梁承聖二年魏主欽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為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

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曰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鉄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注見前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迥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啓紀云侯景未平荊鎮

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尊稱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絕從之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先是法和既擒任約還謂梁主曰侯景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乃引兵屯挾口及是紀至軍勢甚盛法和築二城守陝口兩岸運石填江鉄鎖斷之梁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為湘州刺史陵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

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敕樊猛又何為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就信之

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當歸璧倘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

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勅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曰饕餮氏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懍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魏以迴為益州刺史已而魏命迴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迴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畧未附華夷懷之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懍字元懍湟陽人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為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彊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耳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為郢州刺史

法和為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齊納蕭退鄱陽王恢之子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鎮與戰于東關注見前敗之齊師退是東齊宿豫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突厥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廓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

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臟令九人食之肉及臟惡皆書自是始為威虐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下大夫五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上中士下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公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伯子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上中士下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十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

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俱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 文帝第四子是為恭帝 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為心膂清河公李基 字仲和遠之子 義成公李暉 弼之子 常山公于翼 字文若謹之子 分掌禁兵至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乃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主答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荊州刺史長孫儉 嵩五世孫 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

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察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 字子章同之子 李庶 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 字伯起建之子 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强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

高歡尚自知返君之醜字文泰乃再行篡弒而改號復姓恬不為怪史家徒以其建官命秩剿竊周禮攝為榮寵好古無識甚矣

韓愈稱不禍必有天作史而自之遺直者不免呪詛任情舉按肆擊其遺棄骨不收然收猶有說自言以救之為尚自言善者所以刑附古人之曲筆以自恕猶發冢乎人心其不而不視

夏四月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
朝梁主徒勃為晉州梁于同安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衆強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
琳私為主書廣漢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拔臣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通鑑輯覽 八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為繹計將何如謹曰繹兵漢沔遷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所以難于慮始也總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通鑑輯覽 九

復遣侍中王琛使魏去年琛先使魏于謹至焚鄖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佑曰在沔州沔口上沔州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兔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宇元滌新安海寧人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宇通照泰郡人為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垂其城門若衣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

路梁主出城行柵揷木為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絶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製帛為書趨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劒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叢實吾意宗黃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謂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咎為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惟命荅

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 裴政遂之孫蔡大業大寶之弟 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子城也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劒擊柱折之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

侯景之黨豈可信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梁主然之褒以為不可荅仁咽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為質梁主使王褒送之于謹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荅使鐵騎擁之入營囚於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克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梏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晝夜不釋嘗曰我齠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魏取襄陽徙梁王荅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魏立荅為皇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荆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荅也初魏師未還荅將尹德毅說荅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僻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破羣醜俾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晏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陛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必駭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梁主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荅仁求自扶梁主王褒曰荅仁

果用其言亦不
過自速禍敗耳

人待我厚若遷為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擊虜
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尹德毅天水人正
之
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 元帝
少子 承制

乙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亦天保春正
亥 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凡四國
月梁王始稱帝

梁王詧即位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
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
王操 字子高太原晉陽人 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

政事文翰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聞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 後漢臨蒸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衡陽令湖南衡州府治
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
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
王詧 字德茂懿之子 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 是為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 時年十三以王僧
辯為中書監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
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僧辯霸先推心待之子頠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先是齊主遣殿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
迎淵明 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貢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
主卿宜迎接 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 見注前
裴之橫 字如岳之高弟 禦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如孰遣
使奏啓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
明許之自采石濟江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
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
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江
陵已陷岳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
長史王琳不從殺之 齊主遣儀同三司慕容儼 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

儼始入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為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為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藩于齊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謚廟號世祖）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残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俱進人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即陳文帝）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不禮于陳霸先（龕僧辯之壻）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字德基敻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為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攻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

書諭韋載載降霸先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畏聞喜人攻吳郡忌輕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用出私財賞募後擊蒨等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截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愔奔齊梁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亡就嗣徽約奔齊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字雄威錢塘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眾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何急于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泰淮之南也泰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泰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船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柵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北齊書蕭軌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攻嗣徽柵齊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柵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此泰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失亡馬伏船未可勝計齊主乃誅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英英高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俠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

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始合忽出其首投于牀上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一座大驚後命收魏降其宗室王者為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噘噠注見前東走契丹北并契骨胡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點戛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

海西至西海即青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門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谷平種水處

丙梁太平元平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子梁為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兄子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大冢宰李

弼為太傅太司徒趙貴為大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帥同歷說瑱令降瑱乃詣茂歸罪霸先霸先以為司空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為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燕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柵江之口注見前向梁山即天門山注亦見前陳霸先帳內湓主主勇士以突湓敵人者黃蓋逆擊破之齊師退保燕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

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許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

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自方山注見前進及兒塘在上元縣東南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即白下城注見前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在江寧府西北輿地紀勝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遺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注見前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

而臺中及潮溝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酒以抵秦淮故名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晉僑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王僧愔得免梁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

洋之狂誖所不必言至楊愔不能匡正而轉以死囚供御為周旋之計史臣亦從而美之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是誠何言

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陳曇朗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欵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脩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

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陣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于後世齊主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即回絹賜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

所諫皆斬之由此內外憯憯各懍怨毒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是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吐谷渾所都故城在今西寧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敗木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見前

歎寧勇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鄯河三州泰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狄所長寇來不過抄掠耳掠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問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書法與高歡同例說見前

世子覺泰第三子後代魏為周愍帝嗣

泰北巡度河還至幸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遠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為之及卒誡曰文公時年十五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護名位素卑及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于大司寇于謹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遭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于是衆議始定同州西魏置今為府屬陝西胡三省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其地扼關河齊人侵軼所必由也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曰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三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為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黃櫨嶺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在今朔平府左雲縣廢武州境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三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作下即居庸下口也居庸注見前西至恒州注見前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

復自西河總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與陝西延安府界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四百餘里

丁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廿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宇文覺稱天王是為愍帝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元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為東西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先亡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即天王位進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家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周主宇文自稱天王綱目以春秋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予之僅書王則又非實故仍書周主汪克寬以主當作祀圜丘定郊廟之制作王非是

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覺

文育帥諸軍進討顧出南康屯苦竹灘在南昌府南城縣西南泰據蹀口城在南昌府南昌縣西南孝頊出豫章據石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新吳因就置南江州以為刺史吳漢縣南唐改奉新今屬南昌府豐城縣此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渚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磐石謂之石頭津步處也

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頊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顧及攻泰孝頊之間築城饗士顧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顧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顧遜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克者鮮卑奉以為主至普回遂以宇文為民以神農配二丘始謂先世出于神農宇文氏自謂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

宇文護羽翼已成難以輕制貴謀亦不過決變之憤然使其事果成則剪大憝以杜奸萌庸詎非萬一之幸乃僨於獨孤信之沮止在信非有深識遠慮直為苟全性命計耳卒亦被戮究何益哉

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文育送頠泰于建康霸先與頠有舊釋之以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遂克廣州孜出降孝頃逃歸己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年兵敗擒送建康臨川吳郡齊廢故曰故城隋于此置撫州今為府屬江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為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周宇文護弒宋公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為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季舒之兄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虫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於王琳

琳請之也後四月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是為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及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周官大冢宰屬

後周為中大夫李植遠之子軍司馬周官大司馬屬後周為中大夫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周官掌王宮後周亦為中大夫乙弗代北複姓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恒於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名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剛字婆羅廻之弟總統禁兵護召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殿內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

蘭祥其先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祥字盛樂武川人逼周主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周主為畧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時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畧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無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弑畧陽公黜其元后氏為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即天王位後護誅追謚畧陽公為孝愍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為王遂稱皇帝是為武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亡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為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

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衆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逕沌陽雲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沌枉衮反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豫為建安吳郡今福建建寧府是太守時熊曇朗在南昌曇朗南昌人世為郡著姓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為柵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紹泰末領豫章太守豐城晉縣今屬南昌府巴山梁郡隋廢故城在

今撫州府崇仁縣　周迪在臨川　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將所殺迪勇冠軍中遂推為主紹泰末授臨川內史　留異在東陽　侯景之陷會稽以異為東陽太守及景平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異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日盛江陵陷僧辯以異仍守東陽紹泰末封永興縣侯　陳寶應在晉安　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為郡雄豪侯景之亂梁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為晉安太守紹泰元年羽求傳郡於寶應許之　晉安郡　福建福州府是

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守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已而雲朗據新淦以應王琳迪攻之雲朗敗走為村民所殺迪後進兵南安將軍陳徵之令出鎮湓城不

至陰與劉異相結賢應亦潛與異合于是陳遣兵討迪異迪衆潰異戰敗俱奔晉安陳遂進軍討賢應破之擒寶應并異送建康伏誅迪竄山谷間久之潛出臨川太守駱牙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初會稽虞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常從容諭以順逆寶應輒引他語亂之及迪異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後寶應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言不至今日　新淦漢縣故城在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今新淦縣　隋開皇中徙置駱牙字旗門臨安人　虞寄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虞

周以令狐整　字延保敦煌人為豐州　梁置興州後周為豐州隋改為均州今州屬襄陽府

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　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　以州降魏魏以為

悉達先為梁臣梁為陳篡自當舉州以應何至兩受將軍坐觀成敗唐南詔蒙氏既奉朝命又通吐蕃時謂之兩頭蠻於茲可謂罕譬而喻

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視浚渙于地牢臨穴謳歌令浚渙和之浚渙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後為武城帝

戊寅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

乞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曰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遣使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前質于齊以梁主祀琳在白水周文育侯安都洛守者逃歸陳主遣尚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陳謝哲字穎豫朏之子北江州注見前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四月弒逆五月捨身獲罪將安禱乎方諸同泰之愚可謂如出一轍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為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皋御史中丞畢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馳入齊境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納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啓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諡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九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

齊主亦大悲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演
又將諫其友王晞字叔朗北海劇人以為不可演不從及演
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
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絶之久之演謂晞曰主
上起居不恒卿宜為撰諫草吾當極諫晞遂條十餘
事以呈因謂演曰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歎歔不自
勝焚之後復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

褒贊之遊遍于宗戚唯至常山之第則不適而去太
子殷自幼温裕開朗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己欲
廢之使手刃太子憫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
馬鞭撻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
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
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
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
不嚴酷或燒鉗耳使因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
之惟郎中蘇瓊听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
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
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
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
馬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洗氏懷集部落數州宴然其子僕
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為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為縣令屬廣東肇慶府
己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卯元年齊天保十年　春正月周王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
之是月周改都督為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
德政
齊主之為魏相也弼為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
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為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
因飲酒遣使斬弼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
酣飲數彊諫齊主不説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
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素忌德政因謂齊主曰若
用德政為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

殺之先是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其一以為比來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令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為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為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競服銷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

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為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為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暮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常覽字敬遠孝寬兄號逍遥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昌平人入見。

覽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覽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悦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兵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子昌字敬業姪頊始興王道譚次子即宣帝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名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俟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

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劒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脩即位謚陳主曰武皇帝廟以侯瑱為大尉安都為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字宣猷挺之孫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為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遺詔輔政十月殂于晉陽謚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後改顯祖葬武寧陵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陳世祖文帝脩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

丞相琳代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宇文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率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拍竿也以拍敵船擊艦以生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踩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以昂之子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遴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出降陳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

樊梁室勤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處婁太后于北宮使歸政之徙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初與楊遵彥同心既而中變歸彥總知禁衛惜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關白歸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伏不遲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太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城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伏不遲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

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遂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名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別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為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殞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為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固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太祖第四子）立是為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家宰胡三省曰唐光祿寺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餡（丸餅也餡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謚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為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演以王晞為司馬嘗容謂曰比諸勳貴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下倉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容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嘗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禁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胆因勸演

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未幾演復啓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殷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即位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士進贈名德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齊主笑曰朕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

後人嫌疎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腴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齊主欲以王晞為侍郎晞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彼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救之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名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寇瑱又增修營壘為久留之計先是士人多乘輕船載米船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偽裝餉肉以餉瑱軍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馬詐降瑱軍瑱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寇有餽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已而瑱襲破獨孤盛于楊葉洲胡主省注在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巳陵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敦拔軍北歸于是巳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柔從叔為太子庶子

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食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捐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東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羅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鄉艾所築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稽胥建議開瀆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南置懷義等屯胡三省曰河南汲郡為懷州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陳天嘉三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六一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齊以王琳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為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捐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開府遣郭以潛為揚州刺史而琳與潛有隙齊徵琳楊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潛有隙齊徵琳

二月周以韋孝寬為勳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為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指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臭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境內丁兵分為八番以八鄰代役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分為十二番每月一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六二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初齊主之誅楊遵彥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及齊主徵濟南王湛方守鄴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

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誅族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令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　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　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謚孝昭皇帝葬文靖陵　遺命至鄴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五　四七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注俱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演不能容庶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寧嗟何及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五　四八

庶子虞荔字山坡高之兄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足

奏立之

壬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歸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為冀州刺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為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等言其必為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為冀州刺史齊主之為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疎義雲納賂得為兗州刺史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等計之歸彥閉城拒守已而城破擒送鄴並其子孫皆棄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五　四九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王巋殂太子嶷立是為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彊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謚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寔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之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

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後主

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廳寄食他縣

秋九月戊辰朔日食

癸陳天嘉四年周保定未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為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迪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下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

2752227

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懸而縊之絞縊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裂車裂也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

二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曰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以通勳掌谷故名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玉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護設凡謹升席南面憑凡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寧字永安徒河人正鳥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祖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凡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餚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為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押于下而騎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能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僧明病死江州文育為熊曇朗所殺安都至是被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字並德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士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

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馮子琮信都人胡長粲國珍從曾孫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高祖弟琛之子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荐字水畧秦郡寧夷人及王慶字興慶大厚祁人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背恩周太祖以蠕蠕降衆付突厥事具前木杆慘然良久乃許為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

齊湛昏庸更非洋比一時整軍拒敵用段韶以倖勝是猶虢公敗戎天奪之鑒適益其疾爾

萬屯晉陽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陳天嘉五年周保定申四年齊河清三年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二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

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
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即車裂梟斬絞二
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
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
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
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
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注見前八
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
頭受田五十六畝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粗二石
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
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初令百官執笏禮記王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
上圓下方五品以上象九品以上並用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唐會要笏制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
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

使名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
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
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
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炳為唐公胡三省曰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晒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封後晒卒子淵襲爵
即唐高祖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五　五十八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于晉陽
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
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
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
姑歸令人為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
錦袍以為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
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

周主為之大赦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護母遣使乘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為相其寔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

人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趣懸瓠楊檦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出軹關景宣克齊三州檦輕敵深入為齊兵所敗遂降十一月周人攻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召并州刺史段韶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即太谷注見前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遥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耶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衆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資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達奚武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矟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唯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衆益懼齊公憲推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

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郡唐為交河戍故城今衣鞏昌府岷州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川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為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

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為之免
頊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是為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
祖珽為祕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為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為
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
官粟鞭配甲坊久嘗坐賑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
令直中書省齊主為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
及即位遂擢拜之珽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私說士開
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
士開因從問計珽云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

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
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徵
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計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
新之象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
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
子妃斛律氏為后于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
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瑪子琮左丞胡長粲輔道少
主珽拜祕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周置今河南府新安縣是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為通洛防猶塞也以賀若敦為中州刺
史鎮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
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
殺敦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
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
血以誡之弼字輔伯後為隋將
丙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太祖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食通鑑綱目俱不書朔
今依北史周武帝紀補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六十一
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瑣僕射到仲舉字德言治
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
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上意
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
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
見于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親民之官豈可任之廝役文遥所見是已但不能慎選廉能而又委之貴遊子弟其異於抱薪救火者幾希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

陳主疾甚遂殂謚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遺詔太子即位世祖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以錐繭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宮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五月陳以安成王瑣為司徒錄尚書事除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黄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為之齊僕射元文遥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自此始

丁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亥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見頊為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字季卿不害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楊州刺史治東府頊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遷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不佞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頊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

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舉州附于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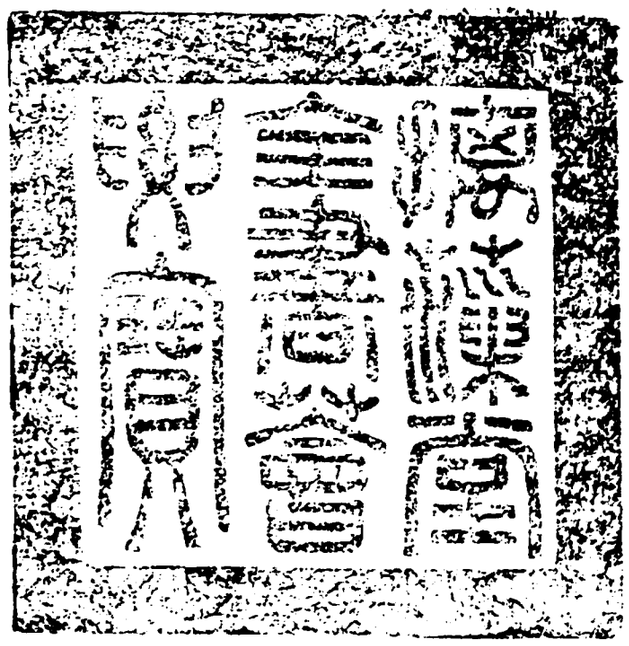
皎與韓子高俱為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頊遣吳明徹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宿國公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字立羅突太祖子

字鬱之世
祖第三子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
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臨海
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温麻晉縣隋改
屬福州府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曰連江今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
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
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知士開握
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
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
變士開乃發喪謚上皇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
平陵世祖驕奢淫佚役繁賦重吏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五

校總
校官候補中允臣　王燕緒
對官編修臣　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　龔述祖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百九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宣帝

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齊主緯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彦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八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鄙墮術事雖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曰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二罪猶浮於士開耳

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俟卒哭也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觸朝貴于前毀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反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晉陽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孀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齊主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黎人名鳳昌為領軍陸令萱穆提婆漢陽人為女侍中穆提婆之母為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與共戲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最親愛之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

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

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

諭旨儉語紇曰吕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

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寅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

春太守馮僕母洗氏為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

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

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

興紇懼出頓湟口水經注湟水逕含湟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湟口湟水即湟水溱水

即始興大江含湟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

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周母功贖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

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

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車糧昭

達為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

下之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

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

亡莊憤悒卒於鄴

辛陳太建三年齊武平卯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

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

不決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

楊素在周既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又勸立煬帝以逆隋七廟志忘忠矣之鄙夫類得云無

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櫻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曰泉掌鎮在絳州西北　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而還

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師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　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衆贈益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益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楊敷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　黃龍湯羊乃糞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　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詐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　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令萱聞之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

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琊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儼曰馮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

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周官受周知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

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至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聞之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自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大中大夫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迭濟然使隣國得以行反間者

用為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

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隣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

亦因薰蕕同器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為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

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枝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祖杖之一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太過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裹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為赦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為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

賓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
舅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
納之　賓毅字天武燄
兄子女卽唐高祖之后
癸陳太建五年齊武平
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録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
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
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于秘書監
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
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遠能得死力兼命舊將
人品王之所知畋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
招慕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
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
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制肘復成速
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為王　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
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
將戰吳明徹為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
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
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
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銊貫　小鑿也銊音典反鎩
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齊置文林館
視
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嗷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
招慕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
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
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制肘復成速
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
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
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
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
中權將軍　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　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
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

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胡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廬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灋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灄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灄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灄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偽出恩敕以為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為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迥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瑯邪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欷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隻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詔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輼輬車以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兜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于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陳太建七年齊武平二年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　見鬼人巫覡輩也

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

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鵲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鵲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

錦編篡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多門黨獄賣官忌害忠直閽境嗷然覆亡可待秉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三鴞卽魯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衆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楚文錦王卻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太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潭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潭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傳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陳太建八年齊隆化申元年周建德五年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贊伐吐谷渾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官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官尹鄭譯字正儀儇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

卷四十六　二十三

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六　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一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二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三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四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五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六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八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七百九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二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三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四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五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六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四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六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七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八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七十九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十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十一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十二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十三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八百八十四

卷四十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
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
少豈藉于總願選敢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
主曰然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
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 字仲通僧虔之孫 不宜
為太子詹事奐曰范陽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
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徵行遊總家陳主怒免
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
德王延宗 文宣第五子 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
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
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
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
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遣內史王誼 字宜君 洛陽人 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
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 在忻州靜樂縣西南 今唐于此置縣來省 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太
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
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
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 字相如 安定烏氏人 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
克 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排塞之城遂不下 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
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
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
如勿戰却守高梁橋 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 齊主意未決諸內
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
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
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
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褘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洪洞北齊鎮隋為縣今屬平陽府　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　注見前　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　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礫敵　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

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　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　廣寧王孝珩又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高勱敬德清河王岳子翻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丁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春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　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七凡五主

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益兩失之

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難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坊以齋事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鬬卽碻磝鬬注見前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鬬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

隨蔭叙録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温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齊君及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辦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楸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聽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恨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臨請出兵擊周秦寇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臨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頴遠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名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饋之屑米也致餼饔餼也熟曰饔腥曰餼設九儐主副也九介賓副也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餼賓及其從勞賓慰問之也還贄執圭為贄既見還之致享享讌也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五家為保有長保五為閭有正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呂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

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竇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竇寧為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竇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為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從死蜀中

戊辰太建十年周宣帝贊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即泗水以過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急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召蔡景歷以為詔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襞髮仍裁為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為宣帝以鄭譯為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謚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拜鄭譯為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謀之子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叅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　李綱字文紀勃海蓨人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閏月周立后楊氏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　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　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見守節人耳　來和字孔順長安人　至是堅

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已陳太建十一年周亥靜帝闡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娶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日不出于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　其一事多猶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今乃遼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

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中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宴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自稱妄北上帝烏九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九狂悖褻慢能不杖尉故稱烏九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干天怒以速殞滅耶尹起莘謂之役事具其痞不能言為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鑿矣）

前因言將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迺潛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閽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

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贊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旗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撻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二百）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贊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婦女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克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壁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為天元帝后已又改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秋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日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詔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卧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譽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速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哭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郡

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謚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微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為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尉斗即熨斗也李渾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字乾陽世宗子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魏濮陽王順之孫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爪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

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敬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傑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迥隔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等並受迥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觀情偽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為橋于沁水迥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迥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酉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丑文帝楊建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春二月周楊堅稱皇帝（是為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逞寧處乃去辶作隋以辶訓走故也之本作辵音義）

庚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七凡五主合二十五年）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蹔躇當共服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實殺之文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床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拔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遠師字後周置戴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帥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是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無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官）秘書（置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

有上凡八等都督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已而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民刑工三部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共厘天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帥之子即唐高祖）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為方鞏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北難之最乎至於臨朝說言齊勇立齊獨孤又於臨朝說言齊勇立齊獨孤又安得辭其過耶

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而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為太子諸子皆為王

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為晉王俊（字阿祗第三子）為秦王秀（第四子）為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為太子少保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威言是矣然威父即仕周威乃辭周拜而致身於篡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比之商山四晧此特用以自文而已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置帝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

譯與劉昉贊成隋禪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為不道之臣戮朝為不孝之鬼二語尤足令鬻國姦詖寒心破膽

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漸疎之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蟲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字德表邃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羣臣議請請于上減罪有可原減本科贖以銅贖罪官當罰官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太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敕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奈父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為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為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惟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

部如岐州法因目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著帽錫錫軟而甘言其柔善也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

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速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洛水（亦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及隨主立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代隋隋主崚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辰　太建十四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

隋開皇二年

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宇宇之世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宇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

抽劒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諡陳主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徙封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鎮南面盛選僚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胡方巖綠人）

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為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度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

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下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陳後主叔寶至德卯元年隋開皇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已而創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召與言吉事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

李陵名將也張空拳以應敵尚

乃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澧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卒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為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

且成擒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銀手皆骨見而尚能殺賊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猾掩賊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姿據為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狂於驟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辨

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儒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盡士卒以拳毆之千皆骨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嘗未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龍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缽畧可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缽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

罷郡為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蒲州注見前陝州後周置今縣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千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問巨細惟不急之務職有司存耳倘高語垂拱之名而陰啓廢弛之漸國政將奚賴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為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即庫莫奚東胡別種霫先立反奚之別種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內附也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見前由是諸部果相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猜阿波沙鉢畧遂連兵不已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竇榮定熾從子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字安樂忻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

風俗江左奢淡其弊彌甚姚一讓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吏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棄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千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　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缽畧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缽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缽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缽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缽畧婦翁今日視沙缽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故省女復省沙缽畧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缽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缽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缽畧謂左右曰何謂以此為常張賁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

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缽畧曰得為大隋

社倉義倉在官有在官之弊在民有在民之弊然在官者法立而易行在民者地漁而難察司牧者誠奉行以實使在官不為胥吏侵漁在民不為鄉保耗蠹庶于民食有裨且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謠附孔範與孔貴妃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慶陽惠朗徐哲暨惠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乙巳 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 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已改度支年為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 尚書長孫平 字處均儉之子 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 百家有里里有社 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 字溫文 立

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 謚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沙鉢畧可汗遣子入廟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寢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縡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沈客卿其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 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謟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

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能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廟庭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為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春正月党項羌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疎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隋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訶乃止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凡二國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遣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

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有謀而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行博陵人辯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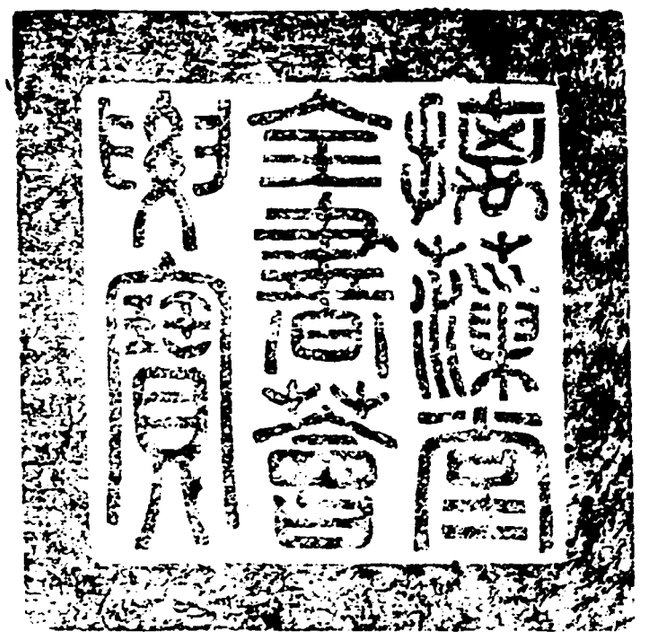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隙徵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寒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隋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戊陳禎明二年申隋開皇八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慾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容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圖書暴陳主二十惡

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北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北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衡牧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章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舟名）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遞今若出兵事便廢關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隋文以篡弑得國不再傳而失之適足比諸嬴呂驅除非真能應運順時者也鱗角奇徵殆踵伐荻故智史家摭以傳信陋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七

隋 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侗皇泰二年己卯凡四帝三世共三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

姓楊氏名堅 小名那羅延 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震九世孫元壽為後魏武川鎮司馬因家焉 父忠 元壽之元孫 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國公 事具前 母呂氏 生帝于馮翊般若寺有尼來自河東將帝舍于別館躬自撫養母嘗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鱗起大駭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周天

和中襲爵隋公及靜帝立以太后父秉政自進為王遂移周祚滅梁并陳而一天下

己酉 開皇九年春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陳自高祖至後主七凡五主合三十三年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采石戍主馳啓告變乃內外戒嚴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施文慶為大監

軍遣樊猛帥舟師入白下（即白石城注見前）已而賀若弼拔京口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即蔣山注見前）晉王廣使總管杜彥（雲中人）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餘十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蕭摩訶以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請出兵掩襲不許任忠自吳興入援言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勿與交戰請給精兵一萬徑掩六合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陳主又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奏曰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在上元縣東北即鍾山南麓）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諸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勒陳以待蕭摩訶初無戰意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

相當弼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令出募人更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至石子岡（在江寧縣南亦曰長陵）忠遂迎降引擒虎軍趣宮城自南掖門入陳文武百司皆散走唯僕射袁憲在殿中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欲去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即景陽井在故臺城內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既而軍人窺井欲下石乃聞叱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軍士咸致敬焉）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詬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己不果越二日晉王廣

豫讓衆人國士之言已為後世

易節靦顏者所藉口善心既傷宗國淪亡汲汲改服受爵何為者

入建康以施文慶沈客卿及楊惠朗徐哲暨慧景五人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記室裴矩字弘大聞喜之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聞者賢之廣以賀若弼違令先期收以屬吏帝驛召之且詔廣曰平定江表弼與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別詔褒美廣之至建康也高熲先入廣使人馳告之命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吾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

以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為散騎常侍

先是陳使許善心入聘帝留之遂伐陳至是帝使以陳亡告善心善心衰服號哭于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就館拜散騎常侍善心哭盡哀改服垂泣再拜受詔又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惟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陳水軍都督周羅睺降

初羅睺守江夏秦王俊不得進相持逾月陳南康內

閭師黨正之法本與封建井田相表裡世殊代異古法之大者尚不可行況欲規仿其末跡乎婦官判事與州郡中正一轍其為與壞非獨剖斷不平而已仕宦迴避本籍亦勢不得不然初非古今人不相及也

史呂忠肅據巫峽鑿巖綴鐵鏁橫截上流以遏隋船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既而隋師屢捷忠肅棄柵而遁復據荊門之延洲素大破之于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及建康平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上江皆平王世積闡熙人在蘄口蘄水入江之口在蘄州西移書告諭江州豫章諸郡皆降是月將軍宇文述拔吳州擒刺史蕭瓛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皆送長安斬之宇文述字伯通盛之子

二月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里長之名始此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起兵長沙敗死

楊素之下荊門也遣別將龐暉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

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于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俟正理陳宗室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于麗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川以邑為氏皆往助之隋刺史薛胄字紹元汾陰人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馮魂以嶺南降陳地悉平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為主詔遣柱國韋洸字世穆子寧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擊斬徐璒嶺南皆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洗氏為宋康郡宋置故城在今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夫人衡州司馬任瓌字瑋忠之弟子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于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夷建康城邑宮室吏以石頭城置蔣州

夏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于前使納言宣詔勞之內史令宣詔責以羣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帝給賜叔寶甚厚叔寶頗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既而以陳氏子弟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進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夕方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

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于是進擒虎上柱國有司劾擒虎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封邑高熲爵齊公從容命熲與弼論平陳事熲曰弼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不首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高熲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龐晃字元顯榆林人

投陳孔範等于邊裔

先是晉王廣戮陳五佞施文慶等未知孔範王瑳王儀俱琅邪人沈瓘武康人之罪故免至是始暴其惡投之邊裔以

謝吳越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江總袁憲蕭摩訶任忠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帝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狥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于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矣及歸盡賣田宅或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至是召為上儀同三司任蠻奴忠小字弘演納肝衛懿公為狄所殺盡食其肉而舍其肝弘演使還自出其肝而納公之肝焉韋鼎字超盛叡之孫

詔除毀兵仗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

秋七月羣臣請封禪不許

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初名惠帝族子後改封觀王為司空綱目作以王雄為司空今依隋書及通鑑改

雄貴寵特盛與高熲盧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以為司空實奪之權雄乃杜門不通賓客

冬十二月詔定雅樂

帝踐祚之初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一律之中自備五音皆以宮聲為首各用七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

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譯夔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為修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七音之外又有五均共成十二律）八十四調（每律七音音立一調共成此數）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編懸鍾磬例皆有八七音用七更立其一故以為應聲）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一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律）時人以音律久無通者非譯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又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

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韶夏皇夏誠夏需夏肆夏）二舞（文舞武舞）登歌（升歌堂上）房內（帝自作地厚天高二曲）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至是牛弘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及虞世基

轉移薄俗不實政是圖而置榻廳廊與病民雜處刺史尚可為乎其去惠不知政者又不知霄壤幾何腐儒無識艷為盛事與捫籥扣槃何異

字茂世荔之子參定

以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為岷州（西魏置今屬鞏昌府）刺史

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公義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

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州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戌十月春二月以李德林為湖州刺史

德林恃才好勝同列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常助威上多從威議（初帝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店店人訴本高氏彊奪民田所為威因奏德林誣罔自入上由是惡之德林又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侍郎陳茂言德林父實終于校書上益銜之　陳茂河東猗氏人

虞慶則等奉使關東還奏鄉正專理詞訟黨與受憎
公行貨賄帝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
始置即停朝成暮毀非帝王設法之義自今羣臣于
律令輒欲改張顧陛下即以軍法從事不然紛紜不
已帝怒大詬曰爾欲以我為王莽邪面數其罪出為
湖州刺史已而德林轉懷州病死懷州隋以山陽即為楚州今江南淮安府是
以河南即置今河南懷慶府是
殺楚州參軍李君才于殿內
帝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
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
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殿
廷捶人揮楚不甚即命斬之高熲柳彧等諫不納熲
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帝不懌乃令殿內去杖後李君
才言帝寵高熲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
馬鞭捶殺之因復置杖未幾怒甚又于殿廷殺人兵
部侍郎馮基固諫不從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之不
諫者
夏五月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元魏之末兵制有六坊北齊為六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六月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不役其身取其庸即丁法至六十并除其庸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

徙之入關遠近驚駭于是越州隋以會稽即置今浙江紹興府是
智慧蘇州隋以吳即置今為府屬江南
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執縣令殺之曰更
能使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素將濟江使麥鐵杖載柬藁夜浮渡
江覘賊還而復往為賊所擒遣兵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盡殺之而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麥鐵杖字孟才始興人
素帥舟師自揚子津今曰揚子橋在揚州府江都縣南入擊賊元愷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
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于總管裨將猶言小總管也來護兒來氏

商支孫食采于郲因以為氏後去邑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走保閩越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于海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歎厚賜其家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唐置今為府屬福建此云泉州者史臣追叙之詞賊衆皆散素分兵追捕賊黨執送智慧斬之江南遂定

番禺隋分南海置今縣與南海俱為廣州府治夷反遣給事郎隋官階正八品上裴

矩討平之以馮盎為高州刺史洗氏為譙國夫人

番禺夷王仲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洸中流矢死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軍事又詔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擊斬仲宣別將進至南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盎會三藏等合擊仲宣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定上以矩為民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事先是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攻廣州逗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及賊平詔赦暄罪拜刺史

辛亥十一年春二月以劉曠為莒州後周置治東莞今沂州府沂水縣是今莒州金大定中置刺史

平鄉魏置今屬順德府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故有是命

辛巳晦日食

秋八月殺滕王瓚字恒生帝母弟

初帝微時與瓚不協帝為周相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其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亦與獨孤后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至是從幸栗園在長安南遇鴆暴死

壬子十二年秋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字長仁柔之子除名

何妥與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與妥議樂復不同議者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

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言蓼生之晚所屈邪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帝大怒威免官爵以開府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得罪者百餘人自周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誚以至得罪未幾工曰蘇威德行著但為人所誤耳命復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賑民部侍郎卽改以為烟迂不急奏皆罷之威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元預妻丑尉請加嚴刑威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條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卽改字蔚之恒山新市人

壬申晦日食

八月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冬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等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辨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薄如也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工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工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工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工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詔免河北河東功受田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調丁出調注見前減遣使均田

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于廊廡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工乃詔曰寧積于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

行況隋季喪凋故之後乎因地少人衆思以均田裕衣食貧者未睹而富者先困適足以病民耳且古者八口授田百畝而隋民每丁所得纔五之一饘粥不贍尚何望家給人足之有

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癸丑 十三年春二月作仁壽宮 故址在今鳳翔府麟遊縣西天台山上

詔楊素營仁壽宮于岐州之北素奏宇文愷封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子 為土木監于是鑿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究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推塡坑谷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十五年二月宮成帝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恐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帝果召素入對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无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于帝遂遷內史舍人

禁藏讖緯

秋七月戊辰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

帝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木樣 重簷複道五房四達 帝命有司度地立之諸儒議久不決乃罷

突厥突利可汗 莫何汗之子 請婚許之

帝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 詩有余本皇家女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之句 帝聞而惡之禮賜

有隙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之長孫晟曰雍虞閼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 即達頭可汗 厥利求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即都斤山舊沙缽畧所居 衆南徙居度斤舊鎮 度斤即莫何可汗 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閼以為邊扞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十七年七月突

甲寅 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

協律郎祖孝孫（范陽人）從陳陽山（梁郡今廣東連州是）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參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于是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先是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帝令造諸樂器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竟寢不行及是新樂成寶常聞之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六月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扶風人）以為官司出舉興生（謂出錢舉貸興利生息）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于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關中旱饑秋八月帝如洛陽

（救荒無奇唯求周官散利薄征之意實力措施庶不致轉從溝壑耳隋文乃使關中就食洛陽與梁惠移民河東無異至扶助負擔直是乘輿濟人好行小惠何足稱哉）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食殆將一期八月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驅迫男女參厠于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冬閏十月詔高仁英（齊武成帝第六子）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常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啟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劉氏友益曰歷叙三族而不及宇文氏非以盡滅其族乎綱目言外之意深矣）

齊州刺史盧賁有罪除名

賁坐民饑閉糶除名皇太子為言賁有佐命功不可棄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

帝大漸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昉謀為逆譯為巫蠱自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于功乙卯十五年春正月帝東巡祀天于泰山以歲旱謝愆咎也禮如南郊三月還宮夏六月鑿底柱注見前焚相州所貢綾文布于朝堂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威以十四年七月為納言尋復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冬十月以韋世康沈之兄為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楊益判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丙辰十六年夏六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秋八月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丁巳十七年春二月遣太平公史萬歲討南寧蠻南寧本漢建寧郡晉改寧州梁以後曰南寧今雲南曲靖府是蠻通鑑作羌胡三省曰南寧蠻蠻非羌也今依其說改平之初梁睿平王謙夷獠皆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爨夷姓東爨曰烏蠻西爨曰白蠻不服睿工疏乞因平蜀之衆畧定之帝未之許至是乃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在今姚安府姚州南漢書地理志越巂郡青蛉應劭曰有青蛉水在西東入江即此過諸葛亮紀功碑背有銘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仆其碑而進度西洱河即葉榆水注見前入渠濫川在大理府境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其酋長爨翫入朝翫賂萬歲萬歲捨之已而爨翫復反蜀王秀奉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桂州梁置今廣西桂林府是虜還軍討平之以令狐熙字長熙整之子為

盜一錢一瓜皆抵死而行旅之戒心如故是峻法固不足以遏奸

總管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遣周法尚討斬之上以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于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于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故有是詔于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守法為懦弱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乃為停之帝晚節用法益峻不復依準科律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徒見其濫刑耳趙綽彼時未聞一言匡弼而於來曠辛亶之死嘵嘵爭執其意不過市恩沽直非真能贊欽恤而底明允者也

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推驗而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閤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因免死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寧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原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趙綽字元方河東人掌固官名臺省寺監皆有之

夏四月頒新歷

初張賓歷既行劉孝孫廣平人及劉綽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並言其失賓方有寵劉暉附之斥罷孝孫等後賓卒孝孫復上其事詔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櫬詣闕下伏哭執法拘而奏之帝以問何妥妥言其善使與張胄元渤海蓨人校賓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皆無驗而胄所刻妙中孝孫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孫胄元等親勞之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懌又罷之孝孫

尋卒已而楊素牛弘等復薦胄元歷術帝令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胄元辨析暉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拜太史令令參定新術至是歷成頒之暉等除名

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妃崔氏弘度女性妬因俊好內于瓜中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卒不許父之俊疾不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益篤遂卒帝哭之數聲而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帝從之國遂除

冬十二月殺魯公虞慶則

先是桂州人李世賢反帝遣虞慶則討之時諸將數人請行帝顧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恐懼請行慶則以婦弟趙什住為長史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及慶則平桂州還至臨桂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是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得其人攻不可拔什住入奏事因告慶則謀反按驗坐死拜什住為柱國時宜陽公王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告世積舊令道人相其面有惡言世積坐誅以孝諧為上大將軍

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夸呂之子

先是吐谷渾夸呂可汗死子世伏立遣獻方物帝以光化公主妻之至是國內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謝且請依俗尚主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戊午十八年春二月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將兵討之劉友益曰隋伐高麗始此

先是高麗王陽卒陽位宮之後開皇初封高麗王及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計帝賜璽書責之會病卒位宮事具前子元嗣帝使拜為遼東王至是元帥靺鞨即古肅慎氏地注見前萬餘人寇遼西營州注見前總管韋沖字世沖洸之弟擊走之帝聞而大怒以漢王諒將水

陸三十萬伐高麗以高頻為諒長史（己而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饋運不繼軍中饑疫元亦還使謝罪于是罷兵臨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渝縣）夏五月禁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者

獨孤后之弟延州（西魏置今陝西延安府是）刺史陁有婢事猫鬼能使殺人會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意陁所為令高熲等雜治之具得其實詔陁夫婦皆賜死后為之請曰陁若蠱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為妾身敢請其命陁弟慥亦詣闕求哀于是免陁死詔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己未十九年春二月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都藍可汗未至都藍擊突利可汗敗之夏四月突利來奔諸軍遂破都藍及達頭部

先是突厥都藍可汗聞突利可汗尚主賜賚優厚怒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軍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

以漢王諒為元帥高熲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榮（字貴公華陰人）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在今大同府西北）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舉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相國趙仲卿（洛陽人剛之子）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都藍（突厥兵）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軍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于是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

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秋八月除左僕射高熲名

獨孤后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宮中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苦諫帝告之故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解還宮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熲父客甚親禮之至

是聞熲謂已為一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熲曰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后知熲不可奪陰欲去之會帝令選東宮衛士入上臺熲奏曰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太子左右何須壯士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熲子表仁娶太子女故帝以此言防之熲夫人卒后請為之娶帝告之熲謝曰臣今已老退朝惟齋居讀佛經而已納室非所願也帝乃止既而愛妾生男帝聞之喜后不悅曰陛下尚復信高熲邪始陛下欲為熲娶而熲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矣帝由是疎熲伐遼之役帝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事于熲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泣言于后曰兒幸免為高熲所殺帝聞之彌不平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于熲得之有司奏熲與世積交通賀若弼宇文弢字公輔洛陽人弢古弼字薛胄斛律孝卿太安人柳述字業隆解人機之子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遂坐免以齊公就第頃之熲國令隋制王公國皆有令尉言熲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熲鞫之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

我何于是除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于帝曰楊素麄疎蘇威怯懦可付社稷惟高熲耳帝初然之及熲得罪帝深責之善憂懼而卒元善魏侍中乂之孫

九月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名構以字行渤海人鑑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于斯為最

冬十月以突厥利為啓民可汗妻以義成公主處之胡州

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帝命長孫晟于朔州築大利城（在今歸化城西）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晟奏請徙五原（注見前）以河為固于夏勝之間（夏州魏置故城在今橫山縣勝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帝從之又令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十二月帝還楊素史萬歲等分道擊都藍未出塞都藍為其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帝從之降者甚衆明年四月步迦犯塞詔晉王廣等擊之史萬歲出塞與虜遇虜問將為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步迦懼而引去萬歲馳追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而還

庚申二十年春二月賀若弼坐事下獄赦出之

弼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素節儉而勇服用侈靡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者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還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常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于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綠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繐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帝與后愛廣特異諸子廣自揚州入朝將還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睨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過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于汝發如此

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
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何阿雲兒前再
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
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問計于安
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
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字惠伯 述雅知
約請朝京師與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
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
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
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且說之曰公兄弟當逢用事
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屬
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于執政
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厄哉今太子失愛于
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嫡兄之口耳
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心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
危成泰山之安矣約然之 約遂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

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疑之后又遣人
伺覘東宮纖芥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廣又
令段達 武威姑臧人 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
密告楊素于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脇威告
之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
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在衛大將軍元旻諫曰
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
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嘗令師姥
卜吉凶語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
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于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
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奏元旻嘗曲事勇在仁
壽宮勇以書與之題云勿令人見帝乃執旻十月帝
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于
殿前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去左右莫不悲默遂訴元旻唐令則鄒文騰等
誅戮有差移勇于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 初勇嘗宴宮臣

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于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趣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曷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惟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慄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殺太平公史萬歲

萬歲伐突厥還楊素忌之奏寢其功會廢太子萬歲方與將士在朝堂稱冤帝問萬歲何在素曰謁東宮矣帝以為然召之既見帝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令左右擡（弼角反擊也）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天下共冤惜之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

流囚本皆罪人援卒亦奉公遣王伽矯情于譽遂為唐時縱囚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字彥文太原介休人）為左監門率亦豫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于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冤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于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房彥謙字孝沖清河繹幕人元齡名喬以字行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晦字克明）

禁毀佛天尊及神像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故有是詔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帝弟整之子）入朝

智積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以王伽（河間章武人）為雍（漢縣唐改鳳翔今為陝西鳳翔府治）令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

者所濫觴歐陽修考論惜未推本及此

南陸北陸日道自有常行而景即隨之以好言機祥而貢諛荒怪若此與再中却行何異工役加課其妄更不待言

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沿途護送之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謂或前或却期至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乃赦是悉名流人宴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如王伽民皆李參刑啇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辛酉 仁壽元年春正月改元

先是太史令袁充字德符君正之子表稱陵興以後晝日漸長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于舊三寸七分謹按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工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景短日長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僞造而獻者不可勝計散騎侍郎王邵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探歌謠識緯据據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賞賜優洽王邵字君懋太原晉陽人至以馮盎為漢陽本城州大業初改郡唐仍為州今隋州成縣是考漢陽郡置于大業此云漢陽者史臣追叙之文太守潮成潮州隋改陳瀧州置今為府屬廣東成州梁置隋後改改封州今肇慶府封川縣是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帝敕楊素

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壬戌二年春三月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

突厥思力俟斤（思力人名俟斤突厥大臣之稱俟渠之反）等南渡河大掠啓民人畜而去行軍元帥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后崩太子對帝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詔修定五禮

詔楊素蘇威與牛弘等修之

葬獻皇后（徐昭文考證獻上漏文字考隋書高祖紀仁壽二年冬閏月葬獻皇后于泰陵並無文字蓋文為高祖之謚煬帝即位後始以后從高祖謚稱曰文獻猶後漢之稱光烈明德諸后是也葬時高祖現存安得即以其謚加之綱目一本隋書並非有漏考證自誤）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田為稱述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帝令上儀同三司蕭吉（字文休梁長沙王懿之孫）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帝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然竟從吉言（吉退告人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今卜山陵令我早立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然太子得政隋必亡矣吾前紹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汝其識之）

十二月廢蜀王秀為庶人除治書侍御史柳彧名配懷遠鎮（唐書地理志營州有懷遠鎮營州治柳城注見前）

先是詔徵益州總管蜀王秀還京師（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在益州頗奢僭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帝遂徵秀還）及是秀至帝不與語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于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慶氏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于市以謝百姓乃命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帝及漢王姓名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

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秀為庶人幽之

內侍省秀嘗從治書侍御史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文博博陵人好學能文著治道集十卷行于世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以夙憾素嘗以小譴送臺命彧治之彧據案坐立素于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久之見州長史裴肅還使上書曰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棄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顧陛下弘君父之施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于是徵肅入朝

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楊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兄弟諸父並為尚書列卿諸子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僮數千奴婢亦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違忤者誅夷附會者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大理卿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今楊素幸遇謂寵幸如遇

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燕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怠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撝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鴻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帝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怖惟楊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帝乃釋之其後帝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三五日一

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不復省事出楊約為伊州隋置今河南府嵩縣是刺史于是吏部尚書柳述遂益用事參掌機密素深惡之癸亥三年秋龍門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

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五戈反烏媒也）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考隋書王通無傳其行事畧見于唐書王績王勃傳績通之弟勃通之孫也通

鑑所載多採于中說文中子世家然據中說唐初魏徵杜淹皆通弟子隋書為徵奉敕所撰何竟不為通立傳或曰王績嘗持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授陳叔達欲上史館時長孫無忌不悅學叔達弟叔恬嘗糾無忌淹又與無忌有隙故其書遂不得上宋龍川陳氏又曰房魏諸公雖嘗往來河汾而師友之義實未成且智又不足以盡知其道故當時朝論有所不及說或然歟並錄之以備考）

突厥啟民可汗歸國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鐵勒別部在獨洛河北）等十餘部皆叛降于啟民步迦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啟民于是盡有步迦之衆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如仁壽宮

秋七月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在仁壽宮）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考隋書元巖傳巖為蜀王秀長史開皇十三年卒此侍疾者或又是一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悞送帝所帝覽而大恚帝所寵宣華陳夫人（陳高宗女）旦

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為敕書素問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盒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

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自伊州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絶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

貶許善心為給事中

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降品二等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諒有寵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乃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于是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萬數諮議參軍王頍苦委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畧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及高祖崩帝即位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

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刻玉為符作麟形并揚益三總管用後惟東西兩都留守用之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晉陽唱言楊素反將誅之遣諸將分道四出余公理出太谷綦良出滏口劉建出井陘喬鍾葵出雁門太谷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署兵曹裴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紇姓單貴名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冪莫狄反離通作羅即帷帽婦人著之以蔽面及身後其製漸短名曰蚕頭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頗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帝以楊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帥衆討諒素先以五千騎襲蒲州紇單貴敗走王聃以城降綦良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公理逆戰祥擊敗之進趣黎陽良軍不戰而潰喬鍾葵攻代州總管李景拒守月餘帝遣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鍾葵悉衆以拒義臣擊破之黎州後周置治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是史祥字世寧子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父崇與突厥戰死高祖以其誠節賜姓楊氏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屯據高壁嶺名在平陽府靈石縣東南上有韓信墓亦名韓信嶺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

入霍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即古太岳令為中鎮）緣崖谷而進馳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頎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斃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阻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頎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頎自殺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為羣臣曰前代天子多有此憂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遂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冬十月葬泰陵（在乾州武功縣西南）

史臣曰高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于是躬節儉平徭輕倉廩實法令行開皇二十年間天下晏如也然無覽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煽又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聽姤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付託失所滅父子之道開兄弟之隙縱其孝爺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為戮惜哉

十一月帝如洛陽

章仇太翼（章仇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為章仇氏太翼字協昭河間人後賜姓盧氏）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通鑑作酉命考隋書煬帝紀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時年十三是年歲在辛丑是則煬帝乃己丑生非酉命也通鑑有誤但己丑亦非木命太翼不載其事未知綱目何據）雍州（雍州酉位故曰破木）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以為然遂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壅龍門（注見前）達工洛（注亦見前）以置關防

發丁男數十萬掘壅自龍門東接長安（注見前）汲郡（隋置唐改衛州今河南衛輝府是）抵臨清關（在衛輝新鄉縣東北今曰臨清鎮）度河至浚儀（漢縣故城在今開封祥符縣）襄城（注見前）達于工洛以置關防

陳叔寶卒（贈長城公謚曰煬）

以洛陽為東京（大業五年又改東京為東都）

煬帝

乙丑　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

廢諸州總管府

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

詔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彩車馬引楊素及諸將討并州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賜賚有差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事）

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詔楊素營東京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敕將作大匠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今在河南府宜陽縣西南北跨洛濱南接皂澗）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

開通濟渠（即汴渠注見前）引沁水（汴水今故道已為黃河所奪）開邗溝（注亦見前）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

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水經注河水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夏四月劉方（京兆長安人）大破林邑（注見前）還卒于師

先是羣臣有言林邑多珍寶者乃令劉方為驩州（漢九真郡隋置驩州今為安南國地寰宇記州南至環王國十日程環王即林邑也）道行軍總管經畧林邑至是方出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度閣黎江（在古城國北唐時林邑改號環王後徙國于古吏號古城）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蹶以弩射之象却走踩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越志曰南卻西有屠夷國馬援至其地立二銅柱以表漢界）南八日至其

國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五月築西苑在洛陽縣西亦名芳華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于馬上奏之

秋七月廢滕王綸字斌籀瓚之子衛王集字文會爽之子徙之邊郡綸集俱于開皇中嗣爵綸以父瓚故瓚被酖事見前每不自安及帝即位與集時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呪詛除名徙邊

八月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有漾綵朱鳥倉螭白虎元武飛羽青鳧凌波五樓道壇元壇板艙黃蔑等名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其漾綵以上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艐艇舸等名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棄埋之

契丹寇營州遣謁者隋書百官志大業初改內史省通事舍人為謁者韋雲起京兆萬年人以突厥兵討平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授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

突厥官名犯約斬以徇于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洩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畜産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

鐵勒叛西突厥自立為莫何可汗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莫何可汗處羅侯所虜事具前

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匈奴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忌薛延陀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于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丹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唯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敗之莫何勇敢絕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

附之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字桂林妥兄子為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為之大抵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烏程注見前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鸛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鸛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時人或稱以為瑞

夏四月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螺屬生海中其色白用為勒飾戴幘巾幘起于秦服袴褶騎服也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薦假而已

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
瑾虞世基裴蘊陳尚書忌之子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
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太子昭卒

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不許拜請
無數昭體素肥因致疾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
伎無異平日也

楚公楊素死

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
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楚與
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
須更活邪

八月封孫儉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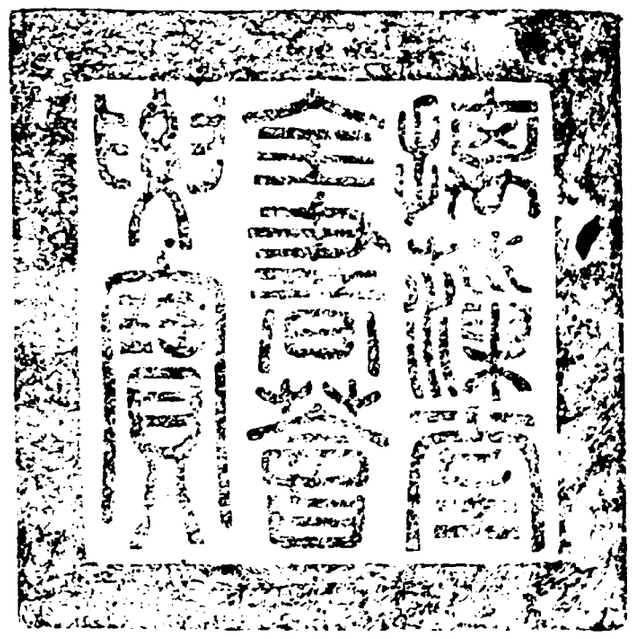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

置洛口倉于滎東南原上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
容八千石

徵天下散樂

初齊高緯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
時鄭譯奏徵之及高祖受禪牛弘定樂悉放遣之帝
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
希旨奏括天下前世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
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于是四方
散樂大集東京課京兆河南製其衣錦綵為空帝多
製艷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始建進士科隋書北史俱無建立進士科之文唯唐書楊綰傳云進士起于隋大業中然亦不言始特為增入但紀于年月故通鑑不載細目以設科之始如何據考煬帝紀大業太子昭卒之下楊素卒之前未知二年七月甲戌太子薨乙亥楊素薨兩日相連恐其間無暇建科取士也今因改輯于是年之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 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 龔述祖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八

隋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

正月朔旦大陳文物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寧王儼故太子勇之子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故太子勇貶訓雲氏之父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為奴婢及帝即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鴆殺長寧王儼及其七弟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蓋運會使然尚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寬政者徒養奸耳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史百倍于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改州為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申奏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

六月詔為高祖建別廟

長孫晟欲示諸蕃威重未嘗不可以禮諭之乃設香草詭詞肆其口給殊失誠待遠人之道

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高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䛒字顧言恢之孫䛒與辯同曰今始祖及二姚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為高祖建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即勝州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本代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隸山西太守邱和洛陽人獻食甚精至馬邑即朔州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即定州注亦見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

佩刀自殺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　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為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帝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驁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隋書地理志定襄郡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　蘇威諫不聽　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榆谷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熲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及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　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雲內廢州在今吳喇忒旗　幸啓民可汗帳

車駕發榆林沂金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諸胡驚以為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　帝還至太原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直道

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　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畧西域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縱橫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西傾即兩貢西傾一名葱臺山在今鄯昌府洮州西南延袤千里外跨諸蕃燉煌西海伊吾高昌鄯善注俱見前）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至諸胡噂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合清淇漳洹諸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即古少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東南流逕岳陽沁水陽城諸縣界至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考沁水本自入河此言引沁達河蓋引渠入沁以達于河也）南達于河北通涿州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蓋統內外疆域而言茲謂從西傾以去縱橫將三萬里其詞未免夸大蓋由彼時惟訪自商胡非由測量又爲實據哉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處羅之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與俱入朝）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煬帝紀作崔毅）齎詔往諭處羅甚跼受詔不肯起君肅責之（曰突厥中分為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畢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河之毋向氏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此則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處羅變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

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後處羅襲大敗東走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招之遂入朝帝待以殊禮使將五百騎常從巡幸賜號曷沙那可汗）

三月倭國（即今日本國在東海中有五畿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入貢）

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卿（其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泛海至倭國其王迎請相見與語大悅遣使

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謇之字公正解人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暕字世朏帝次子次當為嗣帝為之妙選僚屬以柳謇之為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

富貴自踵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暕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氏女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暕帝知之不悅樂平公主故周天元后也又違制攜伊闕令皇甫詡入宮又與妃姊元氏婦通暕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為皇后且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暕左右數人賜元氏婦死王府僚皆斥謇之亦坐除名暕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屯田工部屬主事流外吏職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賫詔往賜其王駿泛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曰僧祇城其王姓瞿曇氏名富利多塞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己巳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河西武威諸郡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

山胡三省注此蜀西之雪山也考元和志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柘縣故城在今四川龍安府疊溪營其地東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縣鎮戍至是帝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在今青海西北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萬年人等追討皆為所殺惟衛尉卿劉權字世畧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注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為國人所立嘉死伯雅嗣伊吾吐屯設哭厥監伊吾官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

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即鄯善故國在今燉煌縣西）且末（即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等郡譎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說高昌伊吾等國啗以厚利使來覲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迤北轉輸歲鉅億計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在今甘州山丹縣南）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輿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矩為御史大夫

民部侍郎裴矩以民間放籍多脫漏戶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皆實全由裴矩擢授御史大夫矩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向使高頌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矩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　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讀作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作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益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慚不能答）豐都市東都之東市也南曰大同北曰通遠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

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客止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于苑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畧相連接酒酣淆亂靡所不至蕭鉅琮弟之子宇文晶慶之孫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海島中直福建省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郎將陳稜字長威廬江人發兵泛海擊之斬其王遏剌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

初帝營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涔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為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出為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為枉楊元感素之子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為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性譎詐有口辯帝數幸江都能伺候顏色為阿諛由是有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

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達鎮江府入大江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里志薊縣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帝帝納裴矩言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使者還語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營元弘嗣洛陽人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

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注見前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

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小車也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

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注見前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跨鄒平淄川章邱諸縣界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本德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濟南府東有豆子䶮即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南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北人謂異姓長親為阿舅猶言長者也賊漳南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

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在東昌府恩縣西北中為盜時鄃注見前人張金稱聚衆河曲唐書作河渚清河之渚也清河即今衛河蓨注見前人高士達聚衆清河此清河郡也注見前自稱東海公往來剽掠獨不入建德閤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已至河間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傾身接物人

爭附之胡三省曰實建德始此

壬申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即漢襄平城注見前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帝徵合水令庾質問之質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馬留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勒諸軍速發勢必可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隋縣宋改安化今為甘肅慶陽府治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振北海人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縣今為朝鮮國地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廉反蟬應劭曰音提襄平等道總集平

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圍遼東師至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得濟將軍麥鐵杖自請為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丈餘鐵杖躍而登戰死諸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過娑那可汗及高昌王麴伯雅觀戰處以懼之命尚書衛文昇撫其民建置郡縣衛文昇名元以字行洛陽人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毋

一日夜行四百五十里與度遼三十萬及還惟二千餘皆記載者過甚之辭此固由師老糧盡

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請降諸將不敢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一名清川江亦曰大寧江在今朝鮮國安州城東西南流入海而還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六十里敗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武實之子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即今鴨綠江在吉林烏喇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入海通典江即古馬訾水也高麗恃此為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

軍中遺棄米麥者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纔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

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

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

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

者必擒之會文德來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

聽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　尋復宇文述官爵

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于敗

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　于仲文憂恚發

病未

幾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妄告衡怨

望謗訕詔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等事

而望久活盜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

賊帥白瑜娑刦牧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

賊

三月濟陰注見前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眾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後海公為竇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字長榮太原人諫曰千鈞之

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齊郡即濟州注見前巫張須陁閿鄉人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是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本瀛州大業初改郡

命民部尚書樊子蓋字華宗盧江人輔侗守東都

今為府屬直隸格謙渤海本滄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孫宣雅各聚

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

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唯須陁勇決善戰將郡

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

攻章邱隋縣今屬濟南府須陀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陀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乘勢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共陷北海須陀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歷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陀擊賊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稍承之揭以畧陳賊莫敢近須陀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為副

夏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元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公李密字元邃一字法主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元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為深交元感時或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元感笑而服之胡三省曰李密事始此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元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元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元縱萬石並遁入遼東元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于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元感遣家奴偽為使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元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

史時已改州為郡元感仍稱州示不用朝命也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振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元感殺之游元字楚客明根之子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舟人也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踴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

挺密至元感大喜元感問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都城所在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先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踰邙山南入元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梯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千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于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戒身為上杜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滅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効者日以千數

元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元感不能克代王侗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挺楊素塚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元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敢戰會元挺中流矢死

元感軍少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元感

先是帝度遼水遣諸將擊高麗攻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于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車樓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蘇威入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元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寇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高麗覺之然疑其詐經三日乃出兵追躡終不敢逼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猶癬疥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

智積計縻之策頗能協機宜明

護兒使其子馳驛奏聞時帝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其子至甚悅

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

帝發三吳兵征高麗兵多亡命聞元進舉事至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

楊元感引兵趣潼關八月宇文述等追之元感敗死殺其黨與三萬餘人

元感欲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而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

關中乃亟欲自尊乎元感笑而止元感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專任李密密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屈突通等引軍屯河陽李子雄渤海蓨人謂元感曰通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元感然之樊子蓋知其謀數出擊營元感不得往通遂濟河元感分為兩軍西拒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子雄勸元感直取關中開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亦曰渭水倉以號召三輔元感遂引兵而西元感至弘農太守蔡王智積曰元感欲直取關

宸濠之叛王守仁設疑兵於豐城以綴其東下蓋亦思其意也

中此計若成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元感軍至智積登城詈之元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軍事貴速今追兵將至安可稽留元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西行宇文述屈突通衛文昇來護兒等追及之于閿鄉元感一日三敗乃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命弟積善斫殺之帝使大理卿鄭善果等至東都推元感黨與謂曰元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不欲人多多則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示後由是殺三萬餘人元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百姓至是凡受米者皆坑之元感所善文士王冑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王冑字承基筠之孫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本慶州大業初改郡今甘肅慶陽府是留守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河南人之親也斛斯政與楊元感通謀從帝征高麗時懼事泄亡奔高麗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以自晦胡三省曰唐高祖事始此

吳郡朱燮晉陵注見前管崇兵起

燮為崑山縣博士燮本遂俗道人涉歷經史頗知兵法與數十學生起

兵民趨之如歸崇隱居常熟梁縣今屬蘇州府羣盜相與奉之帝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屯兵揚子崇遣人襲破之收其器械軍資衆至十萬

冬十月遣將軍吐萬代北複姓緒字長緒鮮卑人擊劉元進十二月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懷皆敗死

甲成十年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三月帝如涿郡秋七月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詔復徵天下兵伐高麗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七月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敝來謝罪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謝兒還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斯政

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解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倭者或噉之至飽

十一月祀南郊大風有事于南郊帝不齋于次詰旦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一獻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離石注見前胡劉苗王兵起

苗王劉淵之裔也起兵旬月衆至數萬時汲郡王德林慮山衆數萬後德仁歸仁亦起兵據王世充林慮山注見前

十二月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讓寇掠至盱眙衆十餘萬王世充贏兵示弱民皆結堡自固賊無所掠漸饑分兵轉掠南方世充伺其弛備出擊大破之讓遁去

以張須陀為河南討捕大使

齊郡賊帥左孝友擁衆十萬須陀討降之威振東夏故有是命

泳郡賊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大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于是須陀偽遁明月悉衆追之士信求寶潛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而升殺數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三十餘柵

明月聞之棄還須陀回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轉掠河南後為王世充所殺　秦叔寶名瓊以字顯歷城人

乙亥十一月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即柳譽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副本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于觀文殿

為書室十四間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帝幸書室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閉帝出則垂閉如故

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後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刀兒為竇建德所殺

殺郕公李渾穆之子弟其族

初高祖夢洪水没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及是有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李姓帝以郝公李渾宗族彊盛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等屏人私語狀述誘敏妻為表誣渾欲因度遼襲御營立敏為天子持入奏之遂殺渾敏及其宗族敏妻亦嗚死（不與述大恨之遣即將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等雜治不得是穆辛孫等當襲爵渾殺之而求先提于述得紹封許咸奉國賊之半後）

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于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百段

夏四月帝如汾陽宮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淵擊賊帥母端兒破之尋又擊降敬盤陀等）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

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初突厥啓民可汗死帝立其子咄吉世為始畢可汗（裴矩以始畢部衆漸盛請拜其弟叱吉設為南面可汗以分其勢叱吉設不敢受始畢聞而慚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有智謀矩誘殺之始畢由是不朝）至是帝巡北邊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引騎急攻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帝第三子）而泣目盡腫乃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又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由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唐太宗事始此）帝遣閒使求救于義成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而還

冬十月帝還東都

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平楊元感殺人尚少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焚子益以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帝性吝官賞初平楊元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設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自正六品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詔江都更造龍舟

楊元感之亂龍舟皆焚詔更造數千艘制度更大子

舊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漢縣今揚州府泰州是

子通先依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與杜伏威合已而反襲伏威伏威敗而復振子通奔海陵收兵得二萬人

城父朱粲兵起

粲始為縣佐史從軍亡命聚衆為盜謂之可達寒賊

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轉掠荆汚以南

丙子 十二年 楚主林士弘太平元年 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三月宴羣臣于西苑

上巳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學士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木為之間以妓舫酒船人物自動能成音曲

是春築昆陵宮于郡東南周十二里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 昆陵注見前

夏五月丙戌朔日食既

是夏帝于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百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不知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山今近在汜水 隋縣今屬開封府 且往日祖賦丁

威諫築長城及言天下多盜狀殊不愧老臣忠愍乃至委蛇不振甘辱于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輩則脫節辱地所為行百里

者半九十里矣

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隋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頃之帝問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裴矩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草（猶言老兵也）多奸以賊脅我矩知帝意遣人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

王愛仁

江都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朝臣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杖殺之遂啓行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死

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于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從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既而釋之賜述為奴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楊元慤之敗李密被獲既而亡命（樊子蓋鎖送密及王仲伯等詣高陽）皆不之禮密困乏變姓名（曰劉智遠）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韋城（隋縣元省故城今衛輝府濬縣）翟讓為東都（胡三省注當作東郡東郡本滑州大業初改郡今滑縣是）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

命于尾崗在滑縣東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唐書作曹州濟陰人驍建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漢縣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徐世勣字懋功入唐賜姓李氏避太宗諱更名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于南歸德府是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從之往掠八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既亡命往來諸賊帥聞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讓悅密說讓取天下讓遜謝不敢當有李元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元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姓楊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州宛轉花園裏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過遂委身事之考隋書五行志桃李子歌謠作鴻鵠飛洛陽山宛轉花林裏言李密自陽城山而來也與此不同今并附錄已而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先

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從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須陀戰死讓素為須陀所敗聞其來懼欲避去密止之分千餘人伏林間須陀至讓戰不利須陀乘之密發伏掩其後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衰氣詔以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讓從此別矣遂東歸而密獨西行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士弘擁衆十餘萬北自九江本江州大業初改郡今江西九江府是南及番禺注見前皆為所有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魏刀兒別將亦號歷山飛破之

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詔以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副之將兵討甄翟兒遇于崔鼠谷在今汾州府介休縣西南太原經注汾水南經崔鼠谷上崔山阜下臨絕磵俗亦謂之魯般橋淵眾纔數千賊圍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陽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注見前詔罷義臣兵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盜賊匿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義臣討張金稱堅壁不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易之義臣乃約明日與戰而潛遣精騎伺金稱易之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遁去清河郡丞楊善會擒殺之高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建德會涿郡通守郭絢將兵來討建德詰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詐降于絢即襲殺之金稱餘黨俱歸建德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

隋將無如義臣者不如避之然後伺間出擊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兵與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其至矣未幾義臣果破士達斬之兵皆潰建德與百騎亡去襲破饒陽行收兵還平原為士達發喪兵復大振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多有以城降者軍益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帝楊善會字敬仁華陰人郭絢河東安邑人歎曰我初不聞賊頻如此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

倉廩本以為民隋民儲畜不為不多乃不以救民困而轉以齎盜糧如羅藝劉武周薛舉之徒既藉此激怒其衆而李密之起以興洛唐祖之王以永豐坐使隋文數千年會計心力一朝都盡非千古炯鑒乎

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甚至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

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滄州陽信人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䪥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起兵涿郡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于涿郡諸賊競來侵

掠留守官不能拒惟藝破賊甚多將作亂先激怒其衆曰吾輩討賊素有功城中倉庫山積而留守官不肯散施將何以勸將士衆皆憤怨遂殺郡丞起兵柳城注見前懷遠即懷遠鎮並歸之藝自稱幽州總管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年魏公李密元年定陽可汗劉武周天興元年梁王梁師都永隆元年秦王薛舉秦興元年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春正月光祿大夫陳稜討杜伏威敗績

先是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

帝遣稜將宿衛精兵討之往往克捷至是稜討伏威堅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大破之遂據歷陽自稱總管分徇郡縣所至輒下伏威常選死士五千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竇建德稱長樂王

建德為壇于樂壽本漢樂成隋更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人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河間景城人朔方郎將梁師都夏州人各據郡起兵

武周驍勇任俠太守王仁恭字元實上邽人厚遇之使將親兵屯閤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懼事泄謀亂乃與郡中豪傑斬仁恭開倉賑貧收兵萬餘人遣使附突厥師都亦殺郡丞據郡附突厥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即洛口倉在鞏縣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畧取河南諸郡

李密說翟讓襲興洛倉密曰洛口倉多積粟若襲取以賑貧乏百萬之衆一朝可得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選驍悍天下不足定也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乃與密共襲興洛倉搶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一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密讓大破之威聲益振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長恭使陳于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

令四隊伏崩下以待仁基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意輕之讓先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什五六　石子河在翼縣東南即古石泉水也亦謂之玉仙河讓于是推密為主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皆大將軍于是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居之遣將畧地濳南郡縣多附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

武周取汾陽宮獲隋宮人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遺以狼頭纛立為定楊可汗武周即皇帝位改元　武周圖爲門鄙丞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救庫俯伏流涕哀動左右被圍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梁師都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師都畧定雕陰　雕陰郡即今陝西綏德州是　弘化　注見前　延安　本延州大業初改鄜唐仍為延安府是　諸郡即皇帝位國號梁始畢亦遣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毘迦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地

即河套　攻破鹽州郡　本西魏鹽州大業初改鄜唐仍為州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即花馬池營也

流人郭子和自稱永樂王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楊天子梁師都為解事天子子和為平陽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　金城人　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舉驍勇絕倫家資巨萬交結豪傑雄于西邊金城令郝瑗募兵數千使舉將之以討羣盜舉與其子仁杲反同黨十三人刼瑗發兵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

賊帥宗羅睺羌酋鍾利俗各擁衆歸之舉兵大振以仁杲為齊王少子仁越為晉王羅睺為興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帥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時
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以為上柱國（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
上柱國密又得秦叔寶及程咬金皆以為驃騎羅士
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
程咬金後更名知節東阿人）遣穰興仁基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
布帛山積至燃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
城分兵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注俱見前）降密密復據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八 四十四
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
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
難盡（祖君彥之詞也君彥聘之子工文嗣薛道衡嘗
嫡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之調宿城令君彥恒鬱鬱思
亂李密據回洛倉君彥注歸之密引為上客宿城
陽縣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
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爲合
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欷噓嗚咽帝為之改容虞
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
至此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催運善達
遂為羣盜所殺自後人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沉審
特為帝所親愛
嬖官賣獄其門若市舍人封德彝訖附世基以世基
不攝吏務密為指畫謂順帝意故世基寵益隆而隋
政益敝皆德彝所為也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于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
太子千牛備身（隋東宮官千牛刀名皆柴紹字嗣昌臨汾人）世民聰明勇
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八 四十五
監裴寂（字元真蒲州人）晉陽令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相與同宿見
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
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
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
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陰
與計大事文靜曰今天下大亂羣盜萬數有真主驅
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
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以

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知淵與裴寂有舊乃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由是款狎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寂厥冠馬邑淵遣高君雅等將兵拒之不利恐并獲罪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帝以淵等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詰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及早定計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敦淵淵謀稍緩（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及是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耳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德（洛陽人）劉弘基（池陽人）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字信世并州文水人）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叛逃亡者）左右翊衛府有親侍熟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隋三侍制）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自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司馬劉政會（渭州

胙城人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名之也于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東都遣兵擊李密大破之密退屯洛口

帝命將軍龐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而自帥兵西襲長安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兵皆山東人誰肯西入諸將皆出于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遂不果會密為流矢所中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與戰大破之乃棄回洛奔洛口己而密帥衆向東都大戰于平樂園東都兵大敗密復去回洛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

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淵從之自為手啓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但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以馬千匹為互市淵止市其半軍士請以私錢市之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耳淵乃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時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蔓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

獨者軍民大悅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事具前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賑貧應募者日衆淵分為三軍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字茂系晉陽人芭之子温大雅字彦弘并州人為記室大雅與弟大有字彦弘共掌機密武士彠為鎧曹劉政會及崔善為貝州武城人張道源名河以字行太原人為戶曹姜謩上邽人為司功參軍殷開山名嶠以字行不言之孫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孫魏之及王長諧高平人姜寶誼天水人陽屯人為左右統軍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參軍

秋七月李淵引兵至霍邑本後漢永安縣隋更名今平陽府霍州史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留守晉陽帥甲士三萬西行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

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

淵以書招李密密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不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窒成皋之道級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徐議之耳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中軍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

料敵斷足以成功岐嶷英姿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彼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過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何以自全建成亦為然淵不從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于外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即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雨既霽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淵至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于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擊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頓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登遂克之軍吏疑奴應入徒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本勲授勞賞霍邑吏民關中軍士欲歸者皆授五品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故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于用兵乎（段志元臨淄人）

武威司馬李軌（字處則姑臧人）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軌家富任俠薛舉起兵河西軌與同郡豪傑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為人所虜不如相與併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遂共推軌為主軌乃結豪民及諸胡起兵稱河西大涼王（同事者欲殺隋官分其資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資此

舉盜耳乃止薛舉遣將擊軌與軌戰敗沒贊欲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為我有若其無成坑之何益乃縱之未幾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注見前）

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為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徒都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誣以貳于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乃引兵進便建成世民以數十騎至城下擊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率兵三萬出戰淵與建成陳于城東世民陳于城南淵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頓兵馳下衝老生出其背老生兵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皆肉薄而登遂克之軍吏疑奴應入徒關中）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

遂圍河間

世雄行至河間建德士衆懼皆南遁聲言還入豆子
毓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帥敢死
士二百餘人先行令餘衆續發約曰夜至則擊其營
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
大霧咫尺不辨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前擊之世雄遁
歸涿郡憙恚而死建德遂圍河間

八月李淵克臨汾（本平陽大業初更名今山西平陽府治是）絳郡（注見前）劉文
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本夏陽縣隋更名今屬陝西同州府）
淵克絳郡得通守陳叔達（字子聰陳高宗之子）禮而用之至龍
門（注見前）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至淵喜曰兵
少馬多君將命之功也河東戶曹任瓌說淵自梁山
濟河指韓城（注前）然後鼓行而進據永豐倉以規長
安淵悅以瓌為招討大使先說韓城下之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
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
非有匹偶難以久處乃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
宮下慾將士所取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饑蒐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
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為饑饉若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先是武陽（本魏州大業初
改郡今直隸大名府是）郡丞元寶藏以郡降密密以為魏州總
管寶藏使其客魏徵為啓謝密密以徵為參軍掌記
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
道士寶藏名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敬用之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
至時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
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實建
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為大衆久聚恐未盡人散師老厥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孰取獨夫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世康之子）等救東都合擊李密于洛口
王世充等帥兵赴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諸軍皆受世充節

度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厚禮欲降之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閭乃與元威舉兵偽脫羅網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密怒因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為密將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營門翟讓殺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撫張季珣固守不下密攻之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撫之一無離叛城隔見密不肯拜曰天子尚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馮慈明字撫伏長樂人張季珣京兆人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本漢左馮翊初改馮翊郡今陝西同州府是太守蕭造梁宜豐侯得之子降于李淵淵留兵圍屈突通于河東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字士則琮之兄等受其節度世民率劉弘冠氏長于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頴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于長春宮淵皆禮而用之冠氏隋縣今東昌府冠縣是安養西魏縣唐省故城在今襄陽縣于志寧字仲謐高陵人頴師古名籀以字行之推之孫長孫無忌字輔機晟之子已而柴紹妻李氏及淵從弟神通各起兵以應淵關中羣盜悉降于淵柴紹赴太原時謂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遁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資聚徒衆神通亦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起兵以應淵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關中羣盜皆帥衆從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先娶淵女亦聚兵萬人各遣使迎淵淵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皆降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　鄠縣注見前段綸文振之子並蒲浪反依也

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武威人壽之子郡丞胥儀本天竺人居長安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進屯馮翊世民營于涇陽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境隋開皇中徙置于廢咸陽郡今縣是也屬西安府勝兵九萬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不犯遣使白淵請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本漢古扶風初改郡今陝西鳳翔府是淵命劉弘基引兵趣司竹注見前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此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延安上郡

本敷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鄜州是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巖之孫）起兵巴陵（注見前）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鄱陽人）需世猛旅帥（大業中改都督為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隋書楊帝紀作羅縣令羅漢縣也唐省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陰縣）蕭銑梁室之後請奉之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召募得數千人自稱梁王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詞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

布立庭下淵迎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十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馮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畧其舅韓擒虎每曰可與言將帥之畧者獨此子耳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

李密誘翟讓殺之

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弘曰天子汝當自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乃與房彥藻（齊郡人）等謀而置酒召讓密曰今日不須多人密左右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曰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讓許之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立侍密與讓較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并殺弘儒信徐世勣走出為

門者斫傷王伯當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密乃大言曰與君等起義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寮今所誅止其一家諸軍無與也命扶世勣置帳下親為傅創讓麾下欲散密單騎入其營慰止之使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讓殘忍故死之日無哀之者然密將佐皆有自疑之心矣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又以李綱為丞相府司録專掌選事竇威字文蔚熾之子為司録叅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光禄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襄公虎考為元王仁公昞夫人竇氏為穆妃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硯顏侍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刋之論也

薛舉侵扶風唐王淵遣秦公世民擊敗之

舉遣其子仁杲襲破扶風悉并其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世民逆擊大破之舉大懼問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侍郎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事晉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卿郝瑗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舉亦悔之曰聊以此拭卿等耳褚亮字希明錢塘人

屈突通降唐唐遣招河東通守堯君素湯陰人不下

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勢曰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忍相負乎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被虜乃留桑顯和鎮潼關而自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顯和即以城降文靜遣竇琮等與顯和追之通結陳自固琮遣子通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讐左右射之顯和大呼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降軍士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遣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相見俱泣下通勸君素

降君素曰君為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冬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唐王淵遣李友恭張道源撫慰山南山東降附者三十州又使徇巴蜀下之河池本南岐州大業初改郡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是蕭瑀字時文琮之弟李孝恭淵從父兄子）

王世充襲李密敗績

先是王世充與李密戰于洛北敗績已又戰于石子河世充復大敗至是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世充謀襲倉城密知之（世充軍士降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吾久不出兵世充無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帥孟讓勒兵分屯城側以待之其夕世充兵果至伯當擊之斬其驍將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侗以兵七萬益之（明年正月世充擊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命諸將各造浮橋度洛前後不一密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復大敗密乘勝進據金墉城擁兵三十萬陳于北邙南逼上春門越王侗使民達韋津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反走軍潰津死于是偃師栢谷河陽河內俱降于密竇建德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未可議此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鈐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綱目沈[illegible]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隋

煬帝

大業十四年 恭帝侑義寧二年 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 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 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 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

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從義侗庶無矛盾

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先是帝選驍健宮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于是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工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

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
叅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 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
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使首事譬何面目視忽
人間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旨
帥所將數千人將以襲化及語洩敗沒其麾下皆
鼓譟死無一降者 參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
人 及至彭城 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亦
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 魏公窓兵據
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大守沈法興 武康人恪之子 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
杭 未戰塘郎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 毘陵丹陽 注俱見前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 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
諭郡縣於是東至商洛南盡
巴蜀郡縣長吏盜賊
氏羌皆遣子弟請降 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 將加九錫王謂
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恥
之我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
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玉相為相
國治道之九而已 將加九錫王謂
唐王自為相國以來時事漸改而自加九錫可乎
受禪隋恭仍舊貫至開皇初乃設三伏以
魏晉以來追躡乃設三伏以
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
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
二郡 注見前 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
文本 字景仁鄧州棘陽人 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
嶺南郡縣多降於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阯
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宗室 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遂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
興亡之效皇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
宜大於注聖唐月前四同此　是年三月隋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推以不成君之例雖興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恫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充為內史令共掌朝政

元文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實威重有唐創業秦王功並宜增承大統且當昏陽初起時已而許為太子久矣乃不為宗社綿遠計而用俗儒嫡長迂諛轉致骨肉蒙生自貽伊戚後世罔知放鑒如明洪武之不立燕王非踏覆轍而不悔者

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絕遣舉過人皆憚而敬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教瑀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政在每受一勅必勤審而玩偈廢弛為患滋甚且以朝奉勅不即宣行未免妨杜過正政事隨時損益豈能前後通相脗合置事於錢急於不問萬一從中阻隔沒彼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

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郡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焉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為秦以後遂為中國之稱地祇感生帝宗祀也說出春秋元命苞迭王之王去聲明堂注見前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為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後周置今日咸寧與長安俱為西安府治法曹孫伏伽上表略曰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故太子諸王參錄左右宜謹擇其人舍處以聲色遊佩為事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舞好舍處以聲色遊佩為事

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生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門宇文化及西来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

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為

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

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

於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世

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

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救事何

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

畏東都議其後見琮益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

及以贖罪隋主册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於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

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

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

引徐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而遲緩洛留徐世

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勸不言

帝宏叛誰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

忍而于忝

乱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宜既知化及無能為何不急擊以正其罪而輕以美擧留待建德耶

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

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於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

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

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

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

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

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

楚使段達詣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

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

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為誓

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

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

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温聞變而還

初密襲東都因子弟分領其衆文達故營受業者也備弟子徑北面拜之文達回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祀

文達可云儒乃兇殘

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豈是真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來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不諧實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如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縣北）敗績郝瑗因言於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墌城（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弟多有隙及即位衆心懼郝瑗民舉而死由是寖弱）折墌城在今平涼府之涇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八official貢遂册拜軌為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宮西吳公臺下）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文恭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槃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極貧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郤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

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

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為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

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隋

唐行戊寅歷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弒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閱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

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為州今屬南陽府刺史呂子臧蒲州河東人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兔者正復不外此道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一名鶉觚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

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洪涊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門戶計重竟爾易操非獨廉謹有餘剛力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已矣

迎世民于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微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世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酋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陽翟人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

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元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信之孫攻之不下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
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
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
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
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
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
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
守懷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絕乃出降
唐主數誚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
唐主斬之懷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藝為幽州總管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
帝發喪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二子皆劇
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以為幽州總管
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雄子亦皆授以官爵藝司馬溫彥
博名大臨以字行井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
雅字彥弘並居近密實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
城旁俊建德牛渡擊之建德大敗引還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
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
無所用竟還之後北史厥遣使請救曷娑那唐主
不許久之疑北突厥使者教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竇閏甫偕行密過
會臧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
下事在公度內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
羣臣以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還之密既出
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
受節度密謂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能拔
急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能拔
兵至敖倉收兵渡河前淫至黎陽大事心成公
受節度密謂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
桃林縣收兵渡河前淫至黎陽大事心成公
兵至敖倉收兵渡河前淫至黎陽大事心成公
兵至敖倉收兵渡河前淫至黎陽大事心成公
兵至敖倉

朝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禍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免改璽寶令屬洪州熊州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威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開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捣之必矣密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聞哭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為王世充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悅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號大梁皇帝遣使約割遼為兄弟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悅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為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義深曾孫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己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卯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是歲隋梁楚繫士并楚夏定揚梁師都梁銑凡七國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爾位歲首俱不備列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軍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如晦叔冀州元貴人相與皆預焉世充雄朝政設三楹于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厮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

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軍

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檢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為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 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南陽府泌陽縣是 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

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 本漢鄾縣隋更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縣西北

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階以此名縣 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 唐改郡為州從舊稱 道行臺 已而粲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粲確醉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粲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充敗粲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磔碎無復遺者聽當何以視反顧志概殊為劉益建德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 詳後 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取于戶即布縷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 注見前 宇文化及誘海曲 注見前 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實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弒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疏菜飯妻曾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裝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闕中及東都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為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

德彝詔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初王世充既殺元慮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為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既而漸驕橫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俊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

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稱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豈復何望世充乃曲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禪禮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殊禮之威為太師又以陸德明為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降唐元真尋利竟不與語　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鄧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

並入朝貢

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

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為鄫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已而突厥立政道為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乃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以實融故事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執河西平鄯眺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為使臣閒國亡而不威脅不忠于軌其肯為朕用乎遂赦之終身軌至長安斬于西市軌自起至亡凡三年唐主以

興貴修仁為左右武候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為尚書行儼為大將軍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鬼旗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富平道為元戎軍官軍西麟道為苑游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涼州道為招搖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婆那可汗入隋事具前國人立其叔父號

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金山注見前西至海即今大西洋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支庶之分沿拓析城漢時大宛北部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唐

唐

八月唐鄫公薨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拒却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實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自寂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伏威降唐以為和州總管和州北臨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南西域諸國皆定楊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并州金剛本易州賊為實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并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自寂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缺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

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
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西城商胡入司竹園為盜後歸唐長
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
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
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
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
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踈骨
肉太子不懌綱故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
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
綱盡忠數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佞首而已豈朕
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悞必盡
勿自隱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唐遣秦王世民
擊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銳唐主欲棄大河以東
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
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
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唐主從弟李世勣降遂
定衛滑齊兗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
德取唐邢今順德府是洺注見前洺今廣平府是相注見前等州神
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
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
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之南藝繞至興即降
大王以為何如建德悟釋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
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
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
王神通及世勣父蓋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
故還詣建德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為質以徵
為起居舍人遂徙都洺州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搗
殺主大逆立斬之反軌首于滑州史民感悅即日降
于是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
修好建德以淮安
王神通等歸之

唐以夏侯端（壽春人詳之孫）為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王世充徇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雍邱人）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

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為秘書監（時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為竇建德所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孤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邱身帥輕騎入朝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長銳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春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襲獲嘉（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擊新鄉（隋改漢獲嘉縣置今縣亦屬衛輝府）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署為將軍）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

襲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世勣欲襲曹旦營聞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来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代令參列且引入屈突通慮其為變以為吉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誅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屈突通慮其為變以為吉世民不聽且引入關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世民入并州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代令參列）劉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誅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屈突通慮其為變以為吉世民不聽且引入關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世民入并州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代令參列）劉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武周起兵六年而滅）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誅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苑君璋馬邑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十九 三四

太宗一見敬德即待以至誠始欲為卻敵復矣正猶再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能酬之耳今得備先驅二兄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向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家八千與諸營相參厚相擊介休及永安（注亦見前）降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

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并州石艾人）自洛口斷

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于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閥中鄭帝河南世充木嘗西侵王忽舉兵來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與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青城宮在洛陽縣北大業初所建　已而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注見前　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　杜才幹以滑州降楊慶以管州降魏陸以滎陽王雄以陽城王要漢以汴州皆來降楊慶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隋以管城縣置滎州王世充以滎陽縣置管城滎陽及陽城汴州注俱見前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叛奔還洛陽許亳等州

許州即潁州亳州即譙郡注俱見前亦降于唐　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將至團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羅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冀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會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敗去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曰是寵遇日隆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遣使降唐寶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道開道帥二千騎然接建德之眾敗要不得專為救鄭之舉且建德亦不過稍遲月而已故知命人事原非執一論也

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　唐置今屬宣化府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已而建德帥衆二已擊殪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十萬復攻幽州兵形之盡衆雖項羽孥秦兵存趙孫權據州以救魏意與以救荊同　取洛陽同　取天下可也建德從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　彬曰唐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

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起事三年而滅）
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
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銳已吳七并楚梁師都凡三國）
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唐以巴東郡置今為府屬四川）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本梁宣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字嗣宗安陸人）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得免已而克將士皆疲敵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兒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即青城宮）壁壘未立
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
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
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
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
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
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
克將士皆疲敵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
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
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
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兒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

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唐主遣裴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璹詣頡利頡利悅遂引兵還頡利又貪約頡利頗怒元璹固說之還師修好頡利從弟鄰苾阿史那思摩等皆降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壍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九

於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世民集將佐議皆請避其鋒鄭孝恪曰世充窮蹙奔將兩途合從益難指手矣非奈王英斷其不可王足蒸室所欺耳若我分兵守武牢絕其糧道彼前不得戰退不得走不過旬日世充自潰擒建德之策雖善而決晉之機已失

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乘吾計決矣薛收字伯褒道衡子武牢即虎牢唐避諱虎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騎五百出巡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諸將之伏于道旁驍騎纔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捐郤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濟河以絕其路建德糧盡計窮將西還世民自將步騎追之及于汜水建德陳于汜水東原大王宜悉兵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軍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蹙之建德果引兵下原步騎十餘萬軍於汜水東西連營亘三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軍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蹙之建德果引兵下原步騎十餘萬軍於汜水東西連營亘三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

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西突厥特勒）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充篡凡三年滅）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籍制誥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世充建德僭竊相同而世充尚餘篡弑之罪乃一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於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赦世充以報父仇詔免修德官獨孤機事見前）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人）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

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既又陷劍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為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李元通藍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授兗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蠲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

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為流內官勿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隴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元敬收從子顏相時字睿師古弟蘇勗字慎行武功人于志寧蘇世長薛

收李守素趙州人陸德明孔穎達宇仲達衡水人蓋文達信都人許敬宗字延族善心之子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京兆萬年人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注俱見前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為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

唐于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果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益以絕

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

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故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銑建國凡五年而滅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金城安康人

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子通僭號七年而亡唐主釋之時新安汪華據黟歙聞人遂安據崑山伏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為總管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為徽州府治黟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久之開道復欲歸唐未果為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嬀州唐嬀州今宣化府懷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為所敗藝歸幽州黑闥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給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洺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洺州平恩人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師都凡三國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洺水黑闥奔突厥黑闥稱王改元都洺州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三月世民進軍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

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藝于鼓城隋縣今正定府晉州是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世民與藝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

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沿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畧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人所殺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本漢餘汗縣隋改汗州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遂散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唐主從子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

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毋必無孑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畫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

主恕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
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珪字叔玠鄠人

癸唐武德六年　是歲漢未東亡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　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　黑闥亡走　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衆皆為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　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洺州　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

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為其下所殺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為淮南道行臺僕射　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長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事大不經且安知非存吳怯諸將心懷此說以沮討逆之謀以卹卹孝恭恭慮以靜鎮一將投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　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在坐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舉而公祏投首深得見之道彼之在坐皆公祏之黨也今日之事不怪不恪無內慙色者能幾人哉

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德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録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德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歲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字元休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一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

唐 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二十帝十六世內附武后二十一年共二百九十年

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七世孫祖虎仕西魏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佐柱國號八柱國家父昞周世封唐公周代魏虎已辛追錄其功封唐公使昞襲生于長安日角龍庭體有三乳隋初襲父爵大業末為太原留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因始封國建號曰唐遂平羣雄而一天下

甲申 武德七年 綱目于是年以諸僭國已盡唯梁師都北附突厥乃正唐統特用大書今依之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元之子為遠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于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

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歷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請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太常先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親勳翊戎騏驍武威及領軍各衛皆有左右凡十四東宮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少少師少傅少保詹事及兩坊門下典書三寺家令率更僕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率左右監門率左右內率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從一品至正四品六階從四品至從九品正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為二十八階從一品至從二品三品至正三品至從九品正十一階從皆有上下凡二十八階共為三十一階

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十二轉上柱國十一轉柱國十轉上護軍九轉護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騎尉二轉雲騎尉一轉武騎尉為勳官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因均田而又定之

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新唐志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各二丈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絲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新唐志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

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户籍

六月慶州即弘化郡唐仍為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東宮諸坊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七年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

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醸禍誰執其咎哉

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募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于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冲之子杜淹並流巂州即漢越巂郡注見前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郡唐仍為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奈何為此以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

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
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
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
州 西魏置隋廢唐仍為州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
後改為邠今州隸陝西 還 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幽州元
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
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
相當耳頡利不能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
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乃引兵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
火之情也頡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使謂
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
會大雨世民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

俱解吾刀槊犀利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冒雨
而進突厥大驚頡利欲戰突厥不可乃請和親世民
許之突利因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
而去 突利本始畢子名什缽畢頡利立以為可汗
使居東 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
甚

命韋仁壽 萬年人 檢校南寧州 注見前 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
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
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
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注見
前 周歷數千里蠻夷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
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
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 唐以同安郡置同安注見前 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名親故酣宴十日贈以
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
乏耕牛至是資于戎狄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
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
遂寇靈相潞沁韓朔 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沁州唐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

西魏州後周置今潞安府
襄垣縣是餘注俱見前
太原府 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
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
虜遷之陰山 注見前 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
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後突厥歸款 彥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丙戌 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閈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

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 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賦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天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元武門之事昔人聚訟紛紛惟太僕卿張道源是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 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
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 釋典謂佛以王太子出家 以匹夫而抗天子 釋氏之法不拜君親 蕭瑀不生于空桑 昔有莘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于空桑中是為伊尹說見列子篇 乃遵無
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
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
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
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叢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

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 已而復罷是命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令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

良萬邦以貢高祖既不早見及此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人不為太宗亦豈能無深疚斯言也哉

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如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名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言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諂敬德于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謀之于上而逐之長孫無忌與其舅高士廉名儉以字行齊清河王岳之孫將軍侯君集幽州三水人及尉遲

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晬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錢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訪之府僚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　字宏愼魏州繁水人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

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寵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名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也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衆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已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百年之基此詐古者所以巫為具矣載之辭入安能為之諱哉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乎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名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名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名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建成元吉之黨七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遣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過州縣館驛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逆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回足為賢而游談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竟不知北雞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立妃長孫氏（晟之女）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妖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號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

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

頡利進至渭水便撟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因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積習蕪安不獨昧於詰戎抑且甘於蔑禮太宗手定陳[illegible]初政即引衛卒

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郤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谷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情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

習射可謂深知體要羣臣嘵嘵無識甚矣

強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強聽其衆而以強反擊其弱實於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歷觀古來名將每以少勝多率視此為窾要太宗英勇天授閱歷復多故能舉以示人耳

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

太宗實有視天下為一家之度故舊人不必遷官而宿衛不須舊卒覓王者無私其規模宏遠深得政要雖以房喬之賢且未能窺測萬一他無論矣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而萬象自無遁形

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字信本紇之子蔡允恭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徙關中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

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元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譏于後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

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謂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可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治之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以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

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于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杜正倫相州洹水人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剌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海陵剌王號巢剌王
立子承乾字明德長孫皇后出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
問羣臣徧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
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
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
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
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點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
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
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
不可上怒名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
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

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
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有司以
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
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闌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
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
者在于守宰至于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
以張元素蒲州虞鄉人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
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詶上蔽不亡何待陛下
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
其言擢為侍御史
以張蘊古汴州人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
容膝倦昏不知瑤臺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卽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汝沈
而閭勿察察而明雖見撓敢目而視于未形雖聽
塞耳而聽于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 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
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

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
元吉既斃高祖立為太子遂傳位焉

丁亥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
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雅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
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
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
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閤也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
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
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
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忿小忿
而失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
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 將軍長孫順德
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
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如
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
益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領雍華同商岐邠隴涇原寧慶等州河南領洛汝陝虢鄭滑許潁陳豫汴宋亳徐泗豪鄆齊曹濮淄青萊棣兗海沂密等州河東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河北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洺恒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瀛莫等州山南領荊陝歸夔澧朗忠浩萬襄唐隨鄧均房郢復金商北燕檀營平等州嶺南領桂管容交安南等州江南領潤常蘇湖杭睦宣歙池洪江鄂岳饒信虔吉袁撫泉潭衡永道郴邵黔辰溆思南等州劍南領益綿劍梓遂普陵榮瀘雅南會眉雄茂戎梓遂合龍昌渝陵榮瀘石高東谷巂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柱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牢鬱南扶越南義交陸峯愛驩等州隴右領鄯廓疊宕涼仄沙甘肅等州劍南領益綿劍梓遂普陵榮瀘雅南會眉雄茂戎梓遂合龍昌渝陵榮瀘石高東谷巂振邕南方南簡淳欽南尹象藤柱梧賀連南昆靜樂南恭融容牢鬱南扶越南義交陸峯愛驩等州

太宗因弓工辨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要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武狂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詩屏扆於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正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

德彝陰佞隱刺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及上皇議廢立德彝復諫止當時語私無知者及德彝死後事寖聞侍御史唐臨追劾奸狀詔削德彝官爵改其謚曰繆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閏月癸丑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以蕭瑀為左僕射

初瑀與德彝有隙瑀薦德彝于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每議事已定德彝至上前輒反之由是有隙時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遽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瑀及陳叔達忿爭于上前皆坐不敬免官至是復以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也瑀謝不及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心腹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九月庚戌朔日食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後盎入朝會諸洞獠反詔盎討平之上美其功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按獄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

至止坐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

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訹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

部侍郎劉林甫 魏州莘城人 觀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

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 時關中米貴始分人于洛陽選

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 字小心常州晉陵人 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 字重規德林子 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

以李乾祐 長安人 為侍御史

鄒 注見前 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

乾祐為侍御史 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令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璹還自突厥初突厥既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 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部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咥氏 回紇 先曰袁紇始稱回紇亦曰韋紇南接回紇 骨利幹 居瀚海南 多濫葛 亦曰多覽葛在薛延陀東 同羅 在薛延陀北 僕固 亦曰僕骨在多濫葛東 拔野古 或為拔曳固東鄙靺鞨 思結 在延陀北 阿跌 亦曰訶咥 契苾 在焉耆西北 白霫 居鮮卑故地 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

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于上曰戎狄興衰
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
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
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
後討之

戊子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
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
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
之請上乃許之

置六司侍郎 副六司尚書 左右司郎中

三月戊寅朔日食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
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
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
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于朝堂依禮進止

閏內旱饑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
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
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
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會所在有雨民
大悅

夏四月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
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
嚮者突厥方彊憑陵中夏由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
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喪則邊境安故
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
地為夏州 師都自起兵至滅凡十二年 夏州注見前

作樂象功闕樂知德蓋必先有其治而後用樂以宣之固不得謂之治由乎樂太宗所論見理已淺至魏徵直曰不在聲音失愈遠矣彼伴侶玉樹之譜果與雅樂無異倫乎

太宗於民間疾苦呼吸相通善政施行殆無虛日由其誠心愛民故也若飛蝗傷稼亦惟盡力急為撲捕如許云秉畀炎火而

六月祖孝孫幽州范陽人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于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每律皆具七音十二律共成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平調清調房中樂遺音也皆用前代歌辭十二和曰豫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舒和太和昭和休和正和承和皆樂曲之名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

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矣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秋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已吞以弭災近於飾偽太宗豈為之哉史臣意在鋪揚盛德後世且艷稱之皆不計事理之有無蓋泥於前人蝗不入境之說而不知核實耳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

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免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注見前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襍採李延壽劉煒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啓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且徵奏事故久誰則見之詭諫於君前後言於退食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佳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辨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先任大州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鄉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曰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卒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家還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

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頓首謝上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又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

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卿等勿為此不盡言也廬江王瑗唐宗室前反幽州為王君廓所殺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

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
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
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而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亮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亮男為
可汗亮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册拜亮
男為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纛亮男建牙于大漠之
鬱督軍山下 在漢北今哈爾哈地考是山唐歷以為即都尉犍山後入回紇又謂之烏德鞬山
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霤諸部皆屬焉
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勳庸
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
也尋復有罪流靜州 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是將名還會卒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
政
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
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
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上嘗謂元齡等曰為政莫
若至公昔諸葛亮寬廖立李嚴于南夷亮卒而二人
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頻相隋公平識
治體隋之興亡繫頻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
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元齡明達吏事輒以文學
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
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上每與元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
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蓋元齡善謀如晦能斷也
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或告魏
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言于
帝曰徵不存形迹以避嫌疑亦有可責上因讓徵曰自
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
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
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顧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
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
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
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
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
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
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
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
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

何固非能知周之賢而客之陳書具草適逢其會耳太宗一問而何即具以實對其不欺尤為可取

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饒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已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上謂侍臣言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至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善矣

夏六月以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為監察御史

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絕四也疎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嘗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閏月蠻酋謝元深東謝蠻也又有南謝蠻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汲冢周書有王會篇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附降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于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頡利既窮鐵山勢已不振即中悚猶豫其眾亡止在旦夕間何妨俟詔使既還而襲擊之初非有史不及待之機也幸而唐儉輩乘閒得脫否則幾不免為鄰生之烹靖急于圖功而置諸人為不足惜豈為將仁勇兼至之道哉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徙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倉猝至大驚徙牙于磧石靖復遣諜離其心腹

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北古雲中城也注見前唐于恒安鎮置雲州亦曰雲中郡今大同府是）戰于白道（在今歸化城北水經注芒干水西南還白道南谷口即此）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在陰山之北）眾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襲頡利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眾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眾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謚曰成）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元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突厥官名）蘇尼失（欽民之弟）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漢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于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弱則請服強則背叛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眾

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故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定襄都督僑治朔方順州都督僑治朔方南五柳戍

詔訟不決者聽于東宮上啟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于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奏聞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元素上書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後

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即為之罷役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已而復命將作大匠窴璡脩之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遣令毀之免璡官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

敕百官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于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于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以李大亮為西北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　注見前　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為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上從之　未幾伊吾來降以其地置西伊州唐伊州故城在今哈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九月以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親
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
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
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
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冬十一月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
命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
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

為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
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
交市則可矣倘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
人已行上遽止之
大有年
先是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
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
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
死刑纔三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
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則難教經亂之後懲苦慈苦則易化譬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也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必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至是上謂長孫無忌曰卉貢觀之初言者皆云人主當獨用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

是時海寓又安中外恬謐太宗方兢兢業業不敢侈以為豐亨豫大二喜一懼之說猶在十思十漸之前堂陛交孚吁俞相儆宜貞觀邱治與中天媲美哉

衣冠微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微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上又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元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真乃朕之甲兵也

辛卯 五年春正月詔僧道致拜父母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

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秋八月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京兆萬年人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

封建不能行於三代以後時勢使然宗元論之詳矣百藥建議深有鑑于漢七國淮南之事魏徵斤斤計及經費未免不揣本而齊末矣若顏師古月攘之見與蕭瑀之泥古相去無幾焉足與議大政哉

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不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九月帝獵于後苑

上逐兎于後苑將軍執失思力本突厥酋長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執失思力脫

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至是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為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于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

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邑新羅 并驩苗裔居漢樂浪地今為朝鮮國慶尚道 入貢

先是林邑獻火珠 石珠也日中以艾藉珠輒大出 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不許至是林邑復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 魏徵以為不宜受上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其苦寒思歸其國況女遠別親戚乎 各付使者歸之

十二月開党項 注見前 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最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于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 武德中置以隸散樂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嘗與侍臣論徵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本孝綏意蓋一人之才識豈必盡當苟能集思廣益自不致輕出入罪人言甚切直怙過飾非顛倒黑白其寃濫者可不經諸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困喜怒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忍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 西域國其王姓溫本月支氏居祁連北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支庶分為九國康其一也 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絕域以求遠服之名無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遠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壬辰 六年春正月乙卯朔日食

羣臣請封禪不許

初羣臣數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

魏徵諫止封禪僅以為時尚未可而不能斥言云亭梁父之失

故范祖禹輯唐鑑得從而譏之若梁許懋謂聖主不須封禪一語最為切中事理足以廣君德而杜羣言惜徵未能引及也

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若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羣臣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

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喻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

范氏祖禹曰封禪自秦始古無有也太宗方明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

三月如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帝修之因更名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為不及遠矣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太上皇所居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以長樂公主帝第五女長孫皇后所生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高祖女唐制姑為大長公主姊妹為長公主女為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于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謂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

明臣直令魏徵直由陛下之
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
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
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
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
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
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
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
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
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
敢數犯顏色乎上謂王珪曰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
知無不爲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
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高士廉博處繁
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臣君不及堯舜以諫諍
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指殿
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
苟易一椽正一瓦践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
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一心而攻

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說或以奸詐
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稍懈
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嘗臨朝
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兢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
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
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
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
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九月如慶善宮元和志在武功縣南臨渭水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
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
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敬德任
城王道宗目敬德曰鄂公山東一田舍翁耳
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鞏
彭祖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癸巳 七年春正月宴元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爲形容未盡
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
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
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
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之初則善矣上曰朕比來怠于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来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名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温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岐州雍人以靈臺候儀後魏解蘭所作制度疎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淳風上言自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皆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因詔為之儀表裏三重一日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游儀皆用銅為之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来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盎之子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閒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

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

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顗達數直諫上閻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木偶戲也列子周穆王時偃師為木人能歌舞即此）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甲午 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蕆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夏五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以李靖為特進

先是靖拜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議政恂恂如不能言）既而以疾辭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乃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歐陽修曰平章事之名始于此）

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遣使入貢（劉友益曰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吐蕃自隋以來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浸彊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鄰畏之遣使入貢仍請昏詔

遣使者往慰諭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聘鄭氏為充華（唐婦官九嬪之一）既而罷之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

云日月之食是也魏徵善體物情大易所云納約自牖是也

士人陸爽遠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

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北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泰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

乙未九年夏五月太上皇崩

先是上皇徙居大安宮在三年及是崩于垂拱殿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任城王道宗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為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于牛心堆在今西寧邊外湟河西水經注牛心川水東北流逕牛心堆又東北入湟水又敗諸

赤水源在今青海南清于此置赤水驛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飲氷馬噉雪追及伏允于烏海在青海漢哭山西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次星宿川望積石山覩觀河源星宿海積石山即唐人所云大積石注俱詳見前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衆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衆順久質中華國人不附命李大亮將

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國人所殺上復使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總管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閭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于（名重耳涼武昭王之孫）及高祖并舊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荊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于其府別置大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于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蹲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喪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秋書監頴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崔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丙申十年春二月以荊王元景（高祖之子）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于其府別置大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于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蹲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元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喪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

閻公言方知理屈人
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夏六月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
獻替裨益弘多 撫視庶孽逾于所生妃嬪以下無
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 及
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讒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
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
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
之權要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
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
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
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
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
不能忘懷耳乃名元齡使復其位
秋禁上書告訐者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
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
為毀觀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 皆西域國名 遣使入貢
朱俱波 亦曰朱俱槃即漢子合國 在蔥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
里甘棠在大海南 在西海之南岸人也 上曰中國既安四夷
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
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 唐宣州今江南寧國府是饒州注見前 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
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

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臧卿欲以桓靈
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内二百六十一皆隷
諸衛及東宮六率 注見前 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
隊隊有正十人為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
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
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
給馬者官與直當宿衛者番 猶班也 上兵部以遠近給
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諸王通經術而專典諸州都督亦非善政晉宋前鑒具在遂良未知從政云云猶非探本之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子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安州注見前柳範解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為先聖

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至是房元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定律令

房元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

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為我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其端矣

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元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笄音煩竹器以盛棗栗腶修盥饋沃手而進食于舅姑也

夏六月以荊王元景帝之弟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姓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侍御史馬

周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
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
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
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
繼營繕不修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
復如此況望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
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
人主當修之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貞
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
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
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
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
斂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

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
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
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遣囚禁然則武
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
縣令今重内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
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
殆由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既當自
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

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
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
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
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
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
遇逸樂則思撙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
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
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

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有
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
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
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罰不息
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
政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
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
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
人其侍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
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
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内懷姦
究其禍豈不深乎夫惟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
正道斯可畧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
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
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編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
考其眞僞分為九等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
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
族相陵上惡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黃
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樊曹灌皆
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
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信況其子孫
衰替而猶卬然以門第自負既鬻松檟無復廉恥不

知衰世舊門不敢與興朝勳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冠冕亦猶周家之薛不先滕書法不以為然矢之吹求矣

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勳勞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狥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

皇族為首外戚次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偫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為蒲州刺史君素守河東事具前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以霍王元軌帝之弟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人問元平王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西突厥乙毘咄陸可汗立

岑文本守成難率無斷著論正論創業見當時輕自嘗之茲不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為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為乙毗鉢羅肆業護可汗已而俟毗為莫賀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為國人所攻走死泥孰立為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咥利失失衆心為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為可汗會統吐屯為人所

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西部竟立之中分其地以伊列水亦曰伊麗水即今伊犁河在伊犁地為界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已而咥利失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通謀為亂咥利失窮蹙而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謂之南庭乙毗咄陸為北庭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元齡太子少師

元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元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畧言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

業與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矣上曰元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永寧公王珪卒謚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于令三品當立家廟以上珪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

祭于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八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元魏置今隸陝西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制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以後及東宮內職有闕皆

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

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楚莊王事詳具前正欲留之也則樂黨之惡已彰晉士鞅語亦具前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九

上表固讓乃詔停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有十謹用條陳裨萬分一初清靜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護民如子不輕營為今寖奢肆役己以利物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于口

故德初澤時唐室創業未就朝夢暮楚或未可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瘢痍又安能遽爾釋見蕃傳閻與辭至謂辭謝尚主則是借宗弘以博待辭矣

而樂身之事實切于心三漸也初親君子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饒佞得行守道疏間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詰責細過忠款不申八漸也初敕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九漸也初頻年霜旱撫寧户口死不攜貳今徭役勞弊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帖泰十漸也

疏奏上深獎嘆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

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詢利族人為突厥可汗

先是突厥結社率突利之弟作亂伏誅結社率入朝為中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衆擊斬之于是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陁璽書諭令各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陁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命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四夷枝葉木安得滋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狼狽禁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友益曰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絶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

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詐之

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陁可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

下璽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太史令傅奕卒

初上嘗謂奕曰佛教元妙可師鄔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書乃中國邪僻之人竊取莊老元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及是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行于世

奕精究術數之書終不之信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庚子 十四年春二月詔國子監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

舉于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大經唐取士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百濟國馬韓之屬其先以百家濟故號焉今為朝鮮國全羅道新羅注見前

三月流鬼國杜佑曰在北海之北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重三譯而至上以其使者佘孫恂曰視遮反姓也志為騎都尉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唐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即漢車師前王庭也注已見前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十里而沙磧即瀚海也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石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高昌麴氏自嘉至智盛凡五君集分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世百三十四年而滅

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竊盜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李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征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漢之李廣利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謹卒受封賞今君集等雖自詿羅網顧録其微勞忘其大過則法雖屈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

以劉仁軌字正則沛州刘氏人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殭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歷

時戊寅歷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古歷分日起于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用垂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秘書監顏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事在十一年至是百官復請故有是命明年四月詔將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諸遂良以東封為言乃罷

辛丑十五年春正月以文成公主宗室女嫁吐蕃

先是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奉表求婚上未之許弄讚遂帥衆二十萬進寇松州唐置今四州上命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事在十六年至是弄讚遣其大論吐蕃國相之稱禄東贊獻黄金珍寶為聘上嘉禄東贊善應對欲以琊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乃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其國人皆以赭塗面公主惡之贊普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其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夏四月命太常博士呂才博州清平人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為之叙質以經史其叙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以取諧韻至于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角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叙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夭壽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荒閫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于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識者以為確論五姓陰陽家以五音配姓而定其吉凶之類三刑如寅刑巳之類六合如子與丑合之類

起復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使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堲竟不忍殺

冬十一月以李世勣為兵部尚書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因有是命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李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戮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且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世勣敗薛延陀于諾真水湖三省注在雲中古城西北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值大雪人畜凍死者十八九世勣還軍

定襄薛延陀既敗遣使請婚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房元齡曰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先是契苾何力省母涼州其故部刼之以降薛延陀來言其狀上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何力不屈拔佩刀割左耳自誓會有使者自薛延陀許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歸遂上言薛延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豈可食言何力因請敕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上乃詔幸靈州與眞珠大喜益搜賦馬羊充聘薛延陀本無庭廬調欽諸部不亟集又度磧乏水草畜口耗死過半失期不至乃責以聘禮不備詔絶其婚停幸靈州孫崔敦禮宇安上咸陽人新興公主帝第十三女後嫁長孫曦

壬寅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括地志于是大開館舍門庭如市至是上之泰月給踰于太子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海陵元吉追封王號

夏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于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元素上太子書曰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騎奢之極孰云過此若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秋九月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

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徵宅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無堂上命毀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為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義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論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乃以徵為太子太師徵以疾

勗勸泰招士著書盡欲效天策開館之舉而昧于漢淮南之禍鑑遂良之諫亦僅僅即其月給而于門庭如市曾無所規正豈習見瀛洲舊事忽而不察歟作法于涼不能為太宗諱矣

昌人看制節註

虔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況太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世乃曲解附會以逞其欲傳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永乾不然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慎始之咎邪

辭上曰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上嘗謂侍臣天下其守之甚難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狥國着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者是則當勑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　上嘗問侍臣曰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明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慢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北門南牙唐正牙

在南元武門在北南門公卿出入北門宦官私人所出入也

西突厥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并沙缽羅葉護之衆自恃彊大遣兵寇伊州郭孝恪擊敗之未幾乙毗咄陸為其下所逐乙毗咄陸擊破米國不分虜獲與其下又斬其將泥孰啜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走保白水胡城　米國胡三省注一曰彌末治末息德城北距康居百里于是所部詣闕請更立可汗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咄陸奔吐火羅唐書西域傳一曰土谷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

冬十一月高麗泉蓋蘇文泉姓蓋蘇文名亦號蓋金弑其王建武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知之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手弑其王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于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出行前導長呼人皆奔逆不避坑谷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弑朕甚哀之但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耳已而遣使持節冊命高藏為遼東郡王

廣州都督党仁弘馮翊人　有罪徙欽州隋置今屬廣東廉州府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迹至是為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貶太過頓

至席藁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于此益彰

首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善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于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詔議反逆緣坐律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之法反者夷族宜如刑部之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秋官刑平國用中典上從之

癸卯十七年春正月鄭公魏徵卒諡文貞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并為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以張亮鄭州滎陽人為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異志會亮出為洛州君集謂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圖功臣于凌煙閣南部新書閣在西內三清殿畫功臣皆北面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公趙郡王孝恭元王杜如晦萊成公魏徵鄭文貞公房元齡梁公高士廉申公尉遲敬德鄂公李靖衛公蕭瑀宋公段志元褒忠壯公劉弘基夔公屈突通蔣忠公殷開山鄖節公柴紹譙襄公長孫順德邳襄公張亮鄖公侯君集陳公張公謹鄭襄公程知節盧公虞世南永興文懿公劉政會渝襄公唐儉莒公李世勣英公秦叔寶胡壯公等于凌煙閣胡三省注書爵不書諡者其人存書爵書諡者其人已卒

齊州都督齊王祐帝之子反伏誅

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長史權萬紀驟諫不聽恐二獲罪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上以敕書戒之祐

大怒曰長史賣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紀拘持祐益急不聽出城門悉解縱鷹犬劾其左右數十人上遣使按之詔祐入朝祐殺萬紀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發兵討之兵未至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執祐送京師賜死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孫處約諫書嗟賞之累遷中書舍人　孫處約本名道茂汝州郟城人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帝第九子即高宗為皇太子賜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腿疾喜聲色畋獵所為奢靡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漢王元昌高祖子　所為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甚善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太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頓丘人使為中詗洋州刺史趙節慈景之子高祖女長廣公主所生　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尚帝女城陽公主　漢王元昌皆預其謀劃臂為誓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護兒子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元素等以不諫謀免為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久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立晉王者乎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攝讒然其覬覦蓋非一日至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肺肝如揭矣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閱牆與建成

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于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因留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承乾祐泰一弟元昌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

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欲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先是侯君集被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今而後惟見公遺像矣遂斬之而原其妻子上嘗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

元吉如出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為顧託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

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以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于上曰君集自負微功耻在房李之下以臣觀之必將為亂上不之信至是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君言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歐陽修曰同三品之名始此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元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唐書百官志唐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

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後李世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至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勗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僚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為之和藥又嘗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醬指出血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

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据為盛事其說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己子既不審定于前乃欲屢易于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

所謂一無足取卒至高宗立而有武則天之禍唐室幾至于亡無知者或以無忌為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甥舅之庇猶其過之小者爾

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雉奴太子小字

六月己卯朔日食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長孫無忌曰陛下神武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秋七月貶杜正倫為交州都督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庶子杜正倫曰吾兒果不可教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承乾表聞上責正倫正倫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及承乾敗正倫左遷交州

踣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

居室出言應違決于千里之外鳴鶴聲聞理同不爽太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于易義固未洋遠即遂良秘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綮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不虞之譽者有之求全之毀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實政可耳安能嘵嘵日與天下之人辨論是非哉

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房元齡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已而上又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觀國史以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絶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論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服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問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于是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從故太子承乾于黔州順陽王泰由東萊徙封順陽于均州注見前

甲辰十八年秋七月以劉洎為侍中岑文本馬周為中書令

岑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謟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語賀客曰今受弔不受賀也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閱其失諸公宜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詰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為社稷自愛上悉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飛白書體也蔡邕見鴻門匠人施堊箒遂創造焉白通作帛

九月以褚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

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于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于獻替楊師道性行和純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于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但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稽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帝如洛陽命房元齡留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先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此鄙吝之類不可受也上從之而責其使者悉以屬大理及是上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乃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帥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

兵自萊州泛海趣平壤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帥步騎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以順討逆以治乘亂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疑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大亮卒詔曰懿大亮忠儉恭謹房元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及是副房元齡守京師卒初大亮為李密所獲其帥張獠為將作亂自匿不言大亮過諸塗而識之持獠而泣以家貲遺獠不受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之上為之擢獠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獠之不伐也大亮卒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故太子承乾卒

突厥徙居河南可汗李思摩入朝思摩自渡河之後薛延陀數攻之雖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渡河處于勝夏二州之間思摩遂輕騎入朝願留宿衛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乙巳　十九年春正月帝發洛陽

上自將諸軍發洛陽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户灑掃至鄴上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三月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為國之要在于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為于是遂發定州長孫無忌荅文本楊師道從上親佩弓矢手結兩衣于鞍後

夏四月荅文本卒詔曰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委荅文本文本夙夜勤力精神耗竭遇暴疾卒上召許敬宗代之

五月帝渡遼拔遼東城注見前

降之進攻安市本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東北敗其援兵于城下

先是李世勣潛師濟遼水攻蓋牟城本漢西蓋馬縣後入高句麗今為蓋平縣屬奉天府拔之以其地為蓋州已而張亮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注見前城潰世勣遂圍遼東城高麗步騎四萬來救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敗之

車駕次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撤之以堅士心進至遼東城下上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于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時世勣攻城已十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縱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以城為遼州六月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契苾何力擊高麗救兵挺身陷陣禦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拔何力于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東瘡而戰遂破高麗兵白巖城既降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約以虜口畀諸將頃之復乞降上將受之李世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垂拔奈何許降以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慮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上受其降以為巖州進

攻安市高麗北部耨薩高麗有左右前後內五部耨薩官名比都督延壽

惠真二人名高氏宗族帥兵十五萬救之上謂侍臣曰延壽若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拔衆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必成擒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不從對盧高麗延壽引軍直進上命阿史那社官大對盧比一品

爾突厥處羅可汗次子將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依山而陳上以

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命李世勣將兵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救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噪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陳已亂龍門人薛仁貴名禮以字行安都六世孫著白衣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真帥衆請降舉國大駭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即首山在遼陽州西南遼刻石紀功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秋九月薛延陁真珠可汗死子多彌可汗拔灼立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陁遣使入貢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于駐蹕山莫離支使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不敢動及是卒初真珠請分國立其庶子多彌者拔灼皆為可汗詔從之至是拔灼殺其兄曳莽而自立自為多彌可汗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上攻安市城中望見旌麾輒乘陴而噪上怒李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盡誅城中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攻東南城中增陴以拒李世勣攻其西衝車所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士卒分番交戰凡六旬用功五十萬上以遼左早寒草晝夜不息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繒百匹以勵事君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冬十月遣使祀魏徵復立所踣碑

凡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帝還至營州注見前祭戰亡士卒贖諸軍所虜高麗民

上至營州詔集戰亡士卒骸骨祭以太牢上自作文臨哭從臣皆流涕聞太子奉迎將至乃從飛騎馳入

臨榆關注見前　道逢太子初上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帛贖為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十二月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詔賜自盡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為勞復請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丙午二十年春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人以六條胡三省注用漢六條也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京還帝師

初上攻安市城江夏王道宗請以偏師徑趨平壤道宗高麗傾國以拒吾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聽及還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道宗具陳前語上悵然曰當時悤悤吾不憶也

三月詔皇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于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殺刑部尚書張亮

人告亮有反謀上命按之亮不服命百官議其獄皆

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
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
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
以為刑部侍郎
閏月癸巳朔日食
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即蓋蘇文遣使謝罪并獻二美
女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表辭詭誕待使者倨慢
屢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
秋八月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
遣使請吏
薛延陀多彌可汗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
所親昵國人不附回紇諸部擊之大敗上詔江夏王
道宗等將兵分道並進國中驚擾多彌出走回紇殺
之盡據其地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兄子
咄摩支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詔遣使安集
之敕勒九姓酋長聞咄摩支來皆懼朝議亦恐其為

明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一州各以
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諸酋長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
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大都護府十八驛許之于是
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
冥厥
故事
冬十月貶蕭瑀為商州刺史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房元齡等朋黨不忠
但未反耳上不聽瑀內不自得因自請出家既而悔
之上以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尊梁武
簡文窮心釋氏社稷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

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
具瞻之量乎貶商州刺史後璘卒太常議謚曰德尚
之迹當得其實可
謚貞褊子銳嗣
十二月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
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
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見家語詩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歡樂乎因泣數
行下左右皆悲
幸房元齡第
元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元齡翼贊聖功冒
死決戰選賢立政勤力為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
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
在咸寧縣南雍錄園本古曲江
地隋文帝惡其名曲改曰芙蓉　元齡敕子弟汎掃門
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丁未二十一年春正月詔以來年仲春有事于泰山已而以河

北水災
遂罷
以牛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
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
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數年
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
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是年五月
世勣破南蘇城七月進達拔石城乃皆還明年正月
復遣薛萬徹從海道入萬徹渡鴨綠水斬其渠帥而
還　南蘇漢高句驪地有南蘇木城因此名今為寧
海縣屬奉天府石城在今蓋平縣東北石城山上
夏四月以李素立為燕然都護
置燕然都護府其後更名瀚海又曰安北遷徙不常
最後移治天德軍在今吳喇忒旗西
北黃河以北　以李素立為之統瀚海等六府回紇及多
覽葛等舉
蘭等七州渾及解薛等　素立撫以恩信虜落懷之共率馬
牛為獻素立惟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上問侍臣曰
平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及古人而成功過之何
也羣臣稱頌功德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
其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
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

人主往往進賢則欲置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賢
見賢者則進之不肖者則憐之人主多惡正直陰誅
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
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獨朕愛之如一
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
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五月帝如翠微宮

先是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
高祖
建為翠微宮至是幸之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
上愛其文命于通事舍人裴供奉初昌齡與王公治
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
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
雅道上
善其言

骨利幹注見前遣使入貢

骨利幹于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
曛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立皇子明為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于上文德皇后
之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
何以辰巖自戾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今西域安集延
拔達克山諸部
去中國皆萬有
餘里常遣人測
量晷度雖北至
極長時亦止出
寅入戌較內地
所差不過分刻
間至其西皆回
部連延以訖于
海亦通中國亦
不知其幾萬里

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車鼻本突厥同族頡利之敗諸部欲立之時薛延陀
也益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晷
方彊車鼻不敢當帥衆歸之薛延陀以車鼻貴種有
勇畧恐其為後患欲殺之車鼻逃去建牙金山之北
自稱可汗突厥餘衆稍歸之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
張遣子入見又請入朝遣使徵之車鼻不至

戊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作帝範以賜太子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
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夫成遲敗速
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為調藥使太子臨問周疾甚取奏草悉焚之遂
卒

結骨即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
山之勞漢郅支單于都此後得其地者訛為結骨

亦曰紇扢斯最後謂之黠戛斯俟利發入朝

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費更于何處邪不論理之有無但務辭之奇警比比是矣

結骨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其俟利發其君之稱失鉢屈阿棧其君之名來朝請除一官詔以為堅昆都督是時四夷君長爭入獻見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帝如玉華宮在今鄜州宜君縣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徐惠孝德之女上疏其畧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又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三月故隋后蕭氏卒

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江都

夏五月遣右衛長史王元策使天竺唐書西域傳天竺國或曰摩伽陀國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竺之會都城曰茶鎛和羅城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太宗與淳風問對事揆之于理不應有蓋術數家假託以神奇其說耳籍令淳風果有前知既據秘記以告且云已在宮中太宗之英明何難按籍而求為子

初中天竺兵最彊四天竺皆臣之王元策奉使至其國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攻元策元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徵鄰國兵吐蕃泥婆國即泥婆羅國在吐蕃之西樂陵川皆遣兵赴之元策帥之進至中天竺連戰三日大破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字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歷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徒梁公房元齡卒謚文昭

元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無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畧言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録此哀鳴死且不朽　上覽表曰病勢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乃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遂卒

秋八月己酉朔日食

冬十月帝還宮

雅眉邛州雅州隋置今為府屬四川眉州邛州隋置邛州梁置二州今俱隸四川　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兵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三獠于是三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丘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等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龜茲王訶黎布失畢寖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詔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將兵擊之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趣龜茲北境分兵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奔龜茲社爾遣兵擊斬之進屯磧石龜茲王布失畢及相那利戰敗走保都城社爾進軍逼之拔其城使郭孝恪守之布失畢走保撥換城龜茲名社爾追擒之那利收合餘燼潛引西突厥之衆襲殺孝恪驍衛將軍曹繼叔等擊那利獲之社爾破其大城五遣使諭降七百餘城立王弟葉護為王西域震駭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己酉　二十三年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帝如翠微宮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五月以李世勣為疊州都督疊州城在今洮州衛邊外後周置隋廢唐復置故城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公李靖卒謚曰景武

靖病甚上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今疾若此邪卒贈司徒

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

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若上白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秘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劈面割耳流血灑地

六月太子即位是為高宗

太子初即位召朝集使謂曰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長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李勣時太宗二名俱諱故稱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象列于北司馬門內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戡其材略優于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

述其本性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從諫刻勵矯揉力于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胡三省曰行先帝之治命也

冬十二月詔濮王泰于貞觀二十一年徙封濮王　開府置僚屬

高宗皇帝

庚戌　永徽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并州祁人思政之孫　為皇后

秋九月右驍衛郎將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初太宗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高侃發兵討之至是侃至阿息山車鼻發諸部兵皆不應遂以數百騎走侃追獲之送京師獻于廟社及昭陵而赦之置狼山都督于鬱督軍山統其餘衆于是突厥諸部盡為內臣置單于瀚海二部護府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也瀚海都護後移于回紇本部　盛樂注見前　十都督二十二州分統之

冬十月以褚遂良為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鄭州陽武人　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刺史

辛亥　二年秋七月西突厥賀魯達頭可汗從曾孫　叛自立為沙缽羅可汗啟庭州貞觀中置漠車師後王庭也元和志州東至西州五百里　詔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考唐書西突厥傳不言賀魯殺射匱通鑑亦但言擊破射匱綱目于是條綱書賀魯殺射匱目云西擊射匱滅之未知何據今依唐書通鑑攷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奔吐火羅事具前　其葉護阿史那賀魯以衆內屬詔以為瑤池都督處庭州之莫賀城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遂擊破乙毗射匱可汗建牙于千泉即石國千泉注見前自稱沙缽羅可汗統有咄陸弩失畢十姓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連兵處月處密皆西突厥別部及西域諸國多附之至是進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城　詔梁建方契苾何力發兵三萬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

賀魯之叛處月朱邪孤注與之連兵明年梁建方等擊孤注斬之又二年乙毗咄陸死其子真珠葉護擊破沙缽羅已而復為沙缽羅所併

冬十一月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

三年春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王幼學曰擊鞠騎而以杖擊之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秋七月立陳王忠後宮劉氏所生為皇太子

王皇后無子其舅柳奭字子邵解人時為中書令為后謀以忠母微賤勸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

冬十一月濮王泰卒子欣嗣

癸丑四年春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元齡次子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等于嶺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與浮屠辯機等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元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尚高祖女丹陽公主柴令武紹之子尚太宗女巴陵公主謀奉荊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事見前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于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得罪罷元齡配饗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劉友益曰志禍始也

初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諸嬪御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即九成宮永徽二年更名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元武門此萬年宮之元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栿如讀肱門上橫木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高宗即位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者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六月恒州大水

滹沱溢漂溺五千餘家

冬十月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絶言路遂赦之上嘗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互相顧面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能無然亦不至肆情曲法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不能免上嘉納之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絶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蕭鈞瑀從子

大稔

洛中粟米斗兩錢半秔米斗十一錢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今三百八十萬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于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視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在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

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乙卯六年夏五月以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為侍中來濟為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

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

之乃止

秋七月貶吏部尚書柳奭為榮州唐置今為縣屬刺史四川嘉定府

奭以皇后舅累遷中書令已而后寵衰奭內不自安

請解政事遂罷為吏部尚書至是武昭儀誣后與其

母柳氏為厭勝禁不得入宮因并貶奭

以李義府瀛州饒陽人為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唐置宋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司馬義府問計于中書舍人王德儉

許敬宗甥瘦而智善揣事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恐宰官異議君

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上

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于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

夫崔義元東武城人遲之後中丞袁公瑜皆潛布心腹于昭

儀矣

八月始置員外同正官員外同正自此始

以裴行儉字守約仁基子為西州注見前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

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

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九月貶右僕射褚遂良為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

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

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于

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

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

欲立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

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

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

曰陛下必欲易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後謂陛下為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執笏于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尋遷桂州（遂良之貶潭州也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

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覽非罪上不聽瑗復諫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桂州注見前遂良徙桂州都督事在顯慶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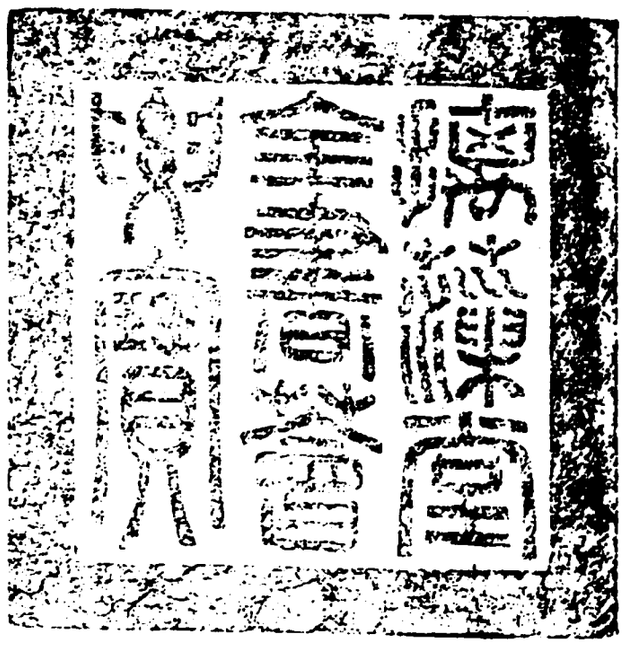
冬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嬰藏往以才行選入後庭朕昔在儲貳常得侍從嬪嬙之間未曾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賜朕事同政君（漢元后）可立為皇后

后上表曰陛下前以妾為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淑妃將死罵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願他生我為貓阿武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不育貓）武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唐

高宗皇帝

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子皇后

為皇太子

先是許敬宗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知國家已

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至是上遂廢忠而

立弘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候見泣拜辭而去李安仁綱之孫

二月贈武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秋七月貶侍御史王義方四州連水人為萊州注見前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

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上

命給事中劉仁軌鞫之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

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

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

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
賊之義方將劾奏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毋臣不
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及于親為不孝奈
何毋曰昔王陵之母刎身以成子之名汝
乃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之
九月括州隋置今浙江是暴風海溢
處州府是
丁巳二年春正月以蘇定方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為伊麗即今伊犁在巳
里坤北道行軍總管討沙缽羅
先是上遣使冊拜西突厥真珠葉護之子毗咄陸之子為可汗
至碎葉城唐書地里志高者都督府有碎葉城西域傳出安西至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
常雨雪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
其西有碎葉城考唐碎葉川亦曰素葉水在伊麗
河西今伊犁河西之水最大者為圖斯庫
爾蓋即碎葉猶蹟也其水周廣六百餘里為沙缽羅
所拒遣程知節等討之不克至是乃以蘇定方為總
管督諸軍自北道進討
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即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
許之
遣天竺方士歸國

秋八月賜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而死
先是詔以褚遂良為桂州都督事見前至是許敬宗李
義府誣奏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
武之地授遂良都督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唐置今瓊州府是崖州注見前濟台州後徙庭州台州唐置今浙江台州府是庭州注見前遂良
愛州梁置地在今安南國柳亦州隋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詔廢六天唐書禮樂志自鄭康成以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七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注見前
為一祭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

得專樂閨房尚非誅邪之論
感生五帝之說出緯書鄭康成以昊天上帝未免失之訓傳會唐初乃以祈穀常雩諸大祀並奉感生不知其時孔穎達等皆號通儒
其計則利而非也承孽尹后起華意使謂人君日攬萬機事以迎安得自能治自柄國客臘或親恰屬恐假行毒主邪當貽而無忌不以所能

何不加詳議尚待後人駁正耶又冬至孟夏並及方丘孟冬復有北郊之祭亦非禮意顯慶合而為一去繁準古未嘗非釐典善舉然不久旋復亦何稱乎

穀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大帝顯慶二年禮官等議盡黜鄭說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祀昊天上帝又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至是合為一祭

冬十月蘇定方擊沙鉢羅獲之分立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

蘇定方至曳咥河（胡三省注在伊麗河東）西沙鉢羅師兵十萬拒戰定方繫敗之斬獲數萬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且休息亟追之可及也乃兼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沙鉢羅脫走趨石國（注見前）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為沙鉢羅所掠者悉還給之十姓（五咄陸五弩失畢）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鈞兄子）將兵追沙鉢羅獲之分西突厥地置崑陵（居碎葉川西）濛池（居碎葉川東）二都護府以彌射（達頭可汗五世族孫）為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彌射族兄二人俱太宗世來降）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以洛陽宮為東都

以劉祥道（字同壽觀城人林甫之子）為黃門侍郎知選事

祥道以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二千四百有餘內外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畧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須之數望有釐革而大臣懼于改作事遂寢

戊三年春正月詔行新禮

先是議者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長孫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布旨學者非之博士蕭楚材等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焚國恤篇凶禮遂闕

夏五月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

初龜茲王布失畢與其相那利互來告難（王之妻與那利通由是居臣猜阻）上兩召之囚那利遣使送布失畢歸國龜茲將羯獵顛發衆拒之詔發兵討誅羯獵顛乃徙安西都護府于龜茲高昌但為西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後周置宋廢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安岳縣）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刺史李義府（義府復名為吏部尚書）

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于上前上兩責之（未幾）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卒

鄂公尉遲敬德卒（謚忠武）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本年四年夏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注見前）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沈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時為侍中）鞫之季方自剌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曰勞為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誚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于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六月改氏族志為姓氏録

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于是士卒以軍功

至位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勲格

詔許敬宗議封禪儀

敬宗以以高祖太宗俱配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

地祇從之

秋七月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

乙月詔御史追柳奭韓瑗枷瑣詣京師敬宗又遣袁

公瑜詣黔州再鞫長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

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長孫

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

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劉仁願定方軍還留郎將

氏柳氏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宬行貶永州刺史于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矣　高優行士豪之子也

冬十月思結反鐵勒別部　遣蘇定方討降之俟斤都曼降

帥申庚五年春二月帝如并州

皇后宴親戚故詹鄰里于朝堂婦人于內殿頒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版授郡君

夏六月丙寅朔日食

秋七月廢梁王忠為庶人

梁王忠年浸長頗不自安或衣婦人服以備刺客又數自占吉凶有告其事廢為庶人徙黔州

遣蘇定方等伐百濟降之

初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上表求救詔蘇定方等率水陸十萬以伐之定方引軍自成山在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南　濟海直趨其都百濟傾國來戰大敗之百濟王義慈降定方前後凡滅三國虜其王及酋生梁西突厥沙缽羅思結都曼及義慈以謂

詔以其地置熊津城在今朝鮮國全州西北等五都督府明年百濟故將福信迎立其故王子扶餘豐檢校帶方州刺史劉仁軌擊破之先是劉仁願定方軍還留郎將劉仁願守百濟城王方郎將注見前　忌豐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援　倭國即日本注見前又明年九年熊津道總管孫仁師及仁軌等大破百濟餘衆及倭國兵百濟悉平仁師將兵浮海而進仁軌率勇敢之士為前鋒遇四戰皆捷扶餘豐奔高麗子忠勝等帥衆降初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及百濟平仁軌留鎮卒皆如言仁軌又上疏以戍兵疲弊請厚加慰

壹內稍預外事尚不免司晨之索況盡委以政柄乎自來女寵為患雖襄姒不至若此之甚發明謂唐室之禍高宗自禍之立論說當蓋自隔日視事以後積忘生疲遂至不振履霜堅冰其所由來漸矣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鬬雞作檄知為交搆

賚以鼓士心復表用扶餘豐使招集餘衆上深納之遣兵渡海以代舊戍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使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辛酉龍朔元年夏四月遣兵部尚書任雅相渭南人等征高麗任雅相等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注見前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高麗蓋蘇文遣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引衆乘冰鼓躁而進高麗大潰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會有詔班師何力乃還已而任雅相卒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引軍還

六月以西域諸國為州府

凡府八州七十六

徙潞王賢字明允即章懷太子為沛王

潞王賢聞王勃字子安通之孫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鬬

之漸而朋角戲爭鬬之此而闇蔽而何其失德耳

大醜分自導以端明於彼非然此猶之小者

雞勃戲為檄周王即中宗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搆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二年春正月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郎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儀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三月鐵勒道行軍大總管鄭仁泰等擊敗鐵勒于天山注見前先是回紇同羅僕固犯邊詔以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討之及是鐵勒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曰啜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解嗢索曰藥勿葛曰溪野勿聞仁泰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坑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獲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驅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已而迎降仁泰等縱兵擊掠虜相率

遠遁仁泰將輕騎赴之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饑凍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司憲大夫楊德裔勃延奏詔擇不問以契必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安輯餘衆仙萼河一名仙蛾河在回紇牙北六百里

冬十月颱越筆反海西域水名總管蘇海政矯詔殺興昔亡可汗時颱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俱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請海政矯敕收斬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追討平之繼往絕尋死十姓注見前無主附于吐蕃劉友益曰十姓皆附吐蕃而唐世吐蕃之禍始此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癸亥三年春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夏四月除名流巂州隋置今四川寧遠府是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貴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巂州朝野稱慶義府憂憤發病而死

蓬萊宮故址在今西安府咸寧縣東成

初隋文帝遷長安城立宮于西北隅至是營蓬萊宮于其東北制度宏壯于舊門曰丹鳳殿曰含元移仗居之名故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云

五月詔鄭仁泰等分屯涼鄯二州注見前以備吐蕃

吐蕃吐谷渾互相攻各上表論曲直求援上不許吐蕃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帥數千帳棄國走涼州上以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吐蕃又以蘇定方節度使軍援吐谷渾吐蕃表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詔責讓之劉友益曰吐蕃于是始彊

甲辰德元年春正月以殷王旭輪改名旦即睿宗為單于大都護

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請立可汗以統之上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皇子殷王遙領之

秋七月詔以三年正月封禪

冬十二月殺同三品工官儀字游韶陝人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禱事上密召行真問狀行真具以后所為告之上乃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慚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于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乙丑二年夏五月行麟德歷

李淳風以戊寅歷推步浸疎乃增損劉焯皇極歷更撰麟德歷行之

冬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卽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山名在泰安府西南上有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越王貞之母太宗妃也為壇

終獻廢蒇拮陶貌用茵褥壘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上至濮陽左相竇德元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邨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邨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元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彊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濮陽注見前竇德元感之從子張公藝壽

張人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明日祭泰山封玉牒藏之石磵音感石匱也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又明日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帝皆以錦繡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過四品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末年服緋者滿朝矣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之及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

贈太師祭以少牢

至亳州後周置今屬譙州府尊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

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

夏四月車駕還京師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

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已而穀帛踊貴錢輕物高實不行罷之

秋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

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前事具李義府怨之出為青州刺史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異式承義府風旨逼令仁軌引決仁軌不從異式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仁軌為大司憲即御史大夫異式惧不自安仁軌遽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鷹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襄陽人預之商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懷運

初武士彠卒其子元慶元爽前妻相里氏出及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于后母楊氏楊氏深銜之后既立楊氏號榮國夫人后長姊楊氏出號韓國夫人后長姊之曾惟良懷運朝廷后上疏請出惟良等為遠州刺史外示謙抑實忌之也元慶以憂卒元爽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及其女皆得列于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后嫉之曾惟良懷運朝覲至京師因獻食后容置毒醞中使魏國食之暴卒

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改其姓為蝮氏

冬十二月以李勣為遼東大總管伐高麗

先是高麗泉蓋蘇文死長子男生字元德代為莫離支出巡諸城其弟男産居守或構之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又告男生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還人偵伺二弟收捕得之以王命召男生男生不敢歸男建子獻誠請閱求救詔以契苾何力為安撫使麗同善為行軍總管發兵以拒男生男生走保別城遣其師衆與之會至是詔復以李勣為大總管郝處俊薛萬徹副之同討高麗何力同善並受勣處分

丁卯二年春正月耕耤田

有司進耒耜加以珂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夏六月以楊弘武素弟岳之子戴至德胄之兄李安期百藥子趙仁本渭州隴西人並同三品張文瓘字雅圭貝州武城人參知政事考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六月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總章二年二月文瓘為東臺侍郎與李敬元同三品百

官志同三品入衙自文瓘始通鑑于乾封二年總章二年並書文瓘同三品恐有誤今依唐書改

時造蓬萊上陽在洛陽宮西合璧亦洛陽別宮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沧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累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那上深以為然

秋八月己丑朔日食

戊辰總章元年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五車五星在畢北主天子五兵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

秋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冬十二月置安東都護府

不許彗尋滅

先是李勣拔高麗新城遂進攻一十六城皆下之行軍管記元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易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德之唐兵不得渡上聞之流

萬頃于嶺南南人魏京兆王子推後　元萬頃河已而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高麗兵于金山乘勢將攻扶餘城扶餘國之故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餘四十城皆望風請服及是勣等進攻大行城在朝鮮國咸興府西南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産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城信城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凡收五部百六十七城戶六十九萬十二月李勣將至上命以高麗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上受俘于含元殿分高麗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以統之擢其酋長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辟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初高麗有

敕云不及九百年當有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至是凡九百年而李勣為大將滅高麗年正八十一云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二年春二月以張文瓘李敬元為亳州刺史並同三品同三品入衙日始此

以盧承慶字子餘思道孫為司刑太常伯

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揖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彭城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收抑然為獨出人右也

詔定明堂制度

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方校也其宇上圓覆以清陽玉瓚名清陽為天玉者寶其名葉者薄其質也其門牆階級牖攩廡經反牖隔也槉栱下橫木柱抑魚剛反斜角謂之飛抑棜子結反梁上橫木柈堅夷反柱上橫木拱居竦反大枓也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以衆議未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八月詔幸涼州不果行

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不宜遊

幸上聞之詔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延狩故

朕欲延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邪

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即大理少卿來公敢曰延

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

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外間賢有竊議

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

九月大風海溢永嘉安固諸縣　永嘉本漢永寧縣隋改瑞安今隸温州府

行

漂六千餘家

冬十一月李勣卒謚曰貞武

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立門戶遺

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此餘子今以付汝謹察視之其

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及卒

孫敬業嗣勣為將有謀善撫恤士卒所得金帛隨散之將士以此戰勝歸功于下所得金

事選將必訪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人君慎簡大臣大臣能依次格以用人

導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燕其鬚粥日僕射

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迸人則

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恪則殺之十七八為往

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

兵以救人死及是年八十卒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裴行儉

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

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

大約唐之選法取人以身體貌言辭法判文理

優長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

察其身言已銓而注注其姓名官職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

衆告之然後類以為甲甲次序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

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

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

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大七尺徑三寸半試

者凡十舉其後端出手

毋過一尺負米五斛負米二十步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受其黜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一年一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晚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化人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庚戌亨元年春三月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

西臺舍人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上疏曰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賓之左右豈可使醜類入侍軒闥又奏

啓獻公晟長孫即陛下外祖雖子孫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武士彠廟甚修而齊廟毀廢非所以彰孝理之風也上皆從之

吐蕃敗績

秋八月薛仁貴擊吐蕃敗之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月詔官名復舊

辛未二年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壬申三年春二月徙吐谷渾于靈州

吐谷渾畏吐蕃徙靈州以鳴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鳴沙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

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夏四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撲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又詰以吐谷渾地及敗薛仁貴事仲琮頓首曰臣受命來獻他非所聞上厚賜而遣之）

秋八月許敬宗死

敬宗先致仕及是死（太常寺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捨證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彤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昔晉司空何曾以日食離錢得謚為繆敬宗不逮于會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通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敬宗以婢為繼室其子昂烝之敬宗奏斥昂又以女嫁馮盎子王福時通之子）

冬十一月戊子朔日食

以邢文偉（全椒人）為右史（即起居舍人）王及善（鄆人）為左千牛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及善曰擲倒有故事乎及善曰擲倒俊（唐敦樂有）命宮臣擲倒（唐東宮官）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

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綵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唐官掌宿衛侍從）

癸酉四年春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秋七月婺州大水

甲戌上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雞林（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道）大總管討新羅

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詔削法敏官爵其弟仁問在京師立為王使歸國（明年二月仁軌大破新羅之衆于七重城新羅遣使謝罪上敕之復法敏官爵仁問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辛卯朔日食

以武承嗣（后兄元爽子）為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爵

以無忌曾孫冀襲爵趙公聽陪葬昭陵

大酺

大酺上御翔鸞閣含元殿東閣曰翔鸞西曰棲鳳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天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

后以國家聖緒出元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

子令明經舉人試策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劉禕之字希美子翼之子

夏四月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勗太子尋薨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為孝敬皇帝胡三省曰帝子謚皇帝始此

秋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瓘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元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

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紘駁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秋八月始遣使詣桂廣交（綱目作文今依通鑑改）黔等都督府注擬

敕廣桂等都督府比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九月以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也上怒曰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閻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冬十月祫享太廟

用太學博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唐書禮樂志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上元三年詔有司議禘祫年數史璨等議春秋魯禘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祫帝在禘後三年時以其言有經據從之）

安置卹王素節（帝之子蕭淑妃出）于泰州（隋置今為府屬江西）

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為申州（後周置今汝寧府信陽州是）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賕賄降封鄱陽王泰州安置（杞王上金後宮楊氏出也置後武承嗣誣有司誣奏上金與素節謀及皆縊死　澧州隋置今隸湖南）

丁丑二年春二月以高藏為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以高藏為朝鮮王扶餘隆為帶方王在諸州者（總章二年徙高麗户于江淮山南京西諸州）遣與俱歸扶餘隆為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于新城以統之

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高麗舊城沒于新城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邛州注見前

夏四月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謙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寧陵人

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謙等遂不行

詔廢顯慶親禮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師古其五禮并依周禮行事自戊寅三年春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于光順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二　三十四

秋八月徙周王顯為英王更名哲

以李敬元為洮河道大總管秋九月敬元與吐蕃戰敗是禮官益無恥守每大禮臨時撰定

績

先是詔以劉仁軌鎮洮河軍胡三省注鄯州城內有洮河軍鄯州今西寧府碾伯縣是仁軌每有奏請多為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知敬元非將帥才薦之使守西邊敬元固辭上曰仁軌須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乃以敬元代仁軌大發兵討吐蕃九月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副總管劉審禮德威子深入敗沒敬元按兵不救狼狽還走虜追擊之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

德應猶士詔從軍及敗救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憂太學生擬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人農師死士襲擊虜營虜乃遁去敬元收餘衆還鄯州上嘉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敬元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

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罰當者軍國之切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致理近日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請開蕃馬之禁使百姓皆得蓄馬若官軍大舉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矣上

卽調露元年春正月辛酉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京兆萬年人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伏內供奉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縣人魏元忠宋州宋城人

弘機作上陽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夏四月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六月遣吏部侍郎裴行儉立波斯西域國大月氏別種居達遏過水西距長安萬五千里而贏王行儉襲執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先是波斯為大食所滅其泥涅斯在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前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匐遮匐亦降于是因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為着都督府所治城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西域胡縱觀莫測方畧悉獻珍寶）

冬十月單于府突厥反遂寇定州

單于大都護府（注見前）突厥阿史那都支以歸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塞北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長史蕭嗣業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突厥遂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遁（州人李嘉運與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救嘉運）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隧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奮擊是誰為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圍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餘無所問上大喜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將軍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討突厥至是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在今歸化城故豐州北擒奉職泥熟匐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先是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致敵尚詐乃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

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多處方共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運糧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後二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詔復以行儉為總管討之行儉多縱反間伏念等浸相猜貳行儉遣裨將程務挺掩襲伏念窮廹執溫傳以降餘黨悉平陌刀大刀也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隋故郡在今青海南郎吐谷渾赤水城也

先是吐蕃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年始八歲上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至是入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于茂州唐置今州隸四川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注見前諸蠻皆降于吐蕃其地東接涼松茂雋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皇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偃師人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為人所殺天后遂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于馬坊得皂甲數百領以為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黨與皆伏誅

冬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

以立太子宴百官及命婦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昂之曾孫）上疏以為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賜利貞帛百匹（利貞族孫誼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耻與為比嘗曰所貴于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

三月以劉仁軌為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適視四殿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

秋七月太平公主（武后女）適薛紹（汾陰人）

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

（四皓羽翼太子其事已為古今嘗議若田遊巖之純盜虛聲蔣儼之拘牽俗論尤溺齊梁以來故轍真乃況而愈下）

徵處士田遊巖（京兆三原人）為太子洗馬

遊巖隱居泰山上東封嘗幸其廬徵為洗馬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義興人綱目作薛儼今依唐書改）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以輔道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明足下乃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何以塞聖主調護之寄乎遊巖不能答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徙故太子賢于巴州（注見前）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孫重照為皇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本丹陽人後徙咸陽）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

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夏四月甲子朔日食

關中饑上幸東都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字子隆聞喜人薛元超收之子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于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赤縣唐京師所理長安萬年二縣是也

聞喜公裴行儉卒謚曰憲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華陰人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駱賓王義烏人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于盈川唐置故城在今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為名將破阿史那都支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士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不復有追惜之色

以郭待舉潁州人岑長倩文本從子郭正一定州鼓城人魏元同字和初鼓城人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唐書百官志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鄢陵人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同元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

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置五府辟召然後升于天朝魏晉以求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趣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東都霖雨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秋七月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于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官者沿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因之上疏切諫以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　蘇維嗣世長之子

零陵王明自殺

初曹王明以太子賢黨降封零陵王黔州安置至是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使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殺寢于平閣夜失其首及明子後為天後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

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注見前死久矣何紿我也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明年五月骨篤祿寇蔚州殺刺史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今若廢之則濱河之地恐為賊有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蔚州注見前豐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唐休蔚名瘠以字行京兆始平人

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畧副使

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在西寧府西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為比部刑部尚書屬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癸未弘道元年夏四月綏州部落稽注見前作亂討平之

部落稽白鐵余余姓之鐵工因以為號埋銅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疾皆愈遠近赴之數年歸信者衆遂謀作亂據城平縣本西魏城中縣隋更名宋廢故城在今綏德州清澗縣稱皇帝置百官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王方翼討之擒白鐵余餘黨悉平

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封嵩山已而上疾甚故罷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于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祥道子本名齊賢後更名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尊天后為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遂崩遺詔太子柩前即

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越六日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中宗皇帝

中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

武氏窺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皆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弘道元年以相王徙封更名

帝欲以后父韋元貞京兆萬年人為侍中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宣令廢帝為廬陵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即睿宗妃劉氏為皇后永平王成器豫王子為太子廢太孫重照為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豫政事皆

決于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于坊曲一人言鄉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

太后以劉仁軌為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洛陽宮內朝之殿

太后御武成殿在洛陽宮內東北皇帝豫王也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紫色之淺者帳以視

朝

三月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邱神勣和之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為雍王尋復以神勣為金吾將軍

夏四月太后遷帝于房州即房陵注見前又遷于均州注亦見前秋七月温州唐置今為府屬浙江大水

流四千餘家括州亦大水流二千餘家

八月葬乾陵在乾州西北

賀善贊曰高宗濟亂人倫委政房闈幾貽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太后以尚書左丞馮元常安陽人子琮曾孫為隴州西魏置今屬鳳翔府刺史

初元常為高宗所委常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深然其言而不能用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獻瑞石元常奏言狀涉誣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之

九月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高宗上元初文武官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緑七品淺緑八品深青九品淺青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内史御史臺分為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五廟通鑑綱目曰初俱作七廟考唐書武后傳光宅元年追尊武氏五代祖為公高曾祖考皆為王遣使者告五世廟室裴賢傳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諫太后不悦而罷又武后紀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立武氏七廟炎諫止立五廟及天授改國乃于五廟之外又立周文王及平王少子武二廟共為七廟也綱目因仍通鑑原文未及詳考本史故于是年綱書七廟而目止及五世天授改國目中則詳記所立之廟前後似未明晰今依唐書改正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裴炎諫曰太后毋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擅委生者故

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悅尊五代祖為公妣為夫人高曾祖考為王妣皆為妃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淮安王神通子）擊之其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本眉州刺史坐事貶及弟敬猷（盩厔令免官）唐之奇（給事中貶臨海丞）杜求仁（正倫之姪姒詹事司直貶黟令）魏思溫（御史被黜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陽王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畧曰為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見檄問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鴦味道（鴦氏閎子鴦之後以字為氏味道蘭州金城人）為內史李景謀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元慶之子）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二王（皆高祖子）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于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于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盩厔人）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鴦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謀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申州義陽人為鳳閣侍郎）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鴦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謀平章事斬裴炎于都亭籍沒其家無顯石之儲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遺朝政變易嗣子眯忉作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于社稷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竊惜之陛下宜早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于朝堂杖而流之）

李敬業取潤州唐置今江南鎮江府是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直指洛陽薛仲璋以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渡江陷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日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聞李孝逸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使敬猷逼淮陰

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老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孝逸從之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復言于孝逸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將走入海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以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胡氏寅曰元忠智謀誠為可用然其言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夫敬業敗則武氏愈安何繫于唐室乎

太后殺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

初裴炎下獄務挺密奏申理至是或譖務挺與炎及敬業通謀太后遣使即軍中斬之突厥宴飲相慶太后以王方翼與務挺相善流崖州而死先是方翼為安西都護擊破那史那車薄及三姓咽麪等西突厥遂平以廢后近屬竟不錄功至是遂流死三姓咽麪鐵勒別部

配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帝在均州劉友益曰每歲首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太后頒垂拱格

夏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秋七月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于太后太后以為白馬寺主懷義鄂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遂得幸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因度為僧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紹以季父事之懷義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

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許州長社人表請閣之庶不亂宮闈

衣寢不出

丙戌二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下詔歸政豫王綱目于武后稱制後中宗睿宗自中稱謚以別今以日從綱中宗稱帝睿宗仍稱豫王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二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四方告密者鋒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長安來俊臣萬年之徒效之興累至秋官侍郎俊臣亦有文武臨朝而太明堂建非遷月陳奏快處然士

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于是周興來俊臣萬年之徒效之興累至秋官侍郎俊臣又造告密羅織經數千言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賊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連引莫不窮捕考按至有姦人發惡來險誣糾告疑似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元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衆未至土崩煬帝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子昂又嘗上疏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皆不可以不擇也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死則天下亂矣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夏六月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蘇良嗣韋待價拱之為左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于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于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秋九月有山出于新豐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乃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四月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

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洺州永年人）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必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

將膺間寄勝敗功罪繫之豈可令人從旁掣肘武氏罷御史監軍不當以人廢言乃開元反正於則天政事多所變更并監軍亦復舊制其後沒至委任貂璫匪惟矯枉過正且變本加厲矣胡寅以智術予武氏而不推究宦豎典兵流弊

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豫王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秋七月突厥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擊之

突厥骨篤祿寇朔州太后遣黑齒常之李多祚擊之突厥走散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賜姓得入宿衛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九月虢州人楊初成矯詔募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于儋州（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

孝逸自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而譖之出為施州（後周置今湖北施南府是）刺史至是承嗣誣孝逸自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卒

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饑

殘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立崇先廟

太后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命有司議室數博士周悰請為七室減唐太廟為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為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為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為之以僧懷義為之使凡役數萬人

夏四月太后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于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遂族誅之象賢臨刑趑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五月太后加號聖母神皇

武承嗣使人作瑞石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使人獻之曰獲之洛水太后喜命曰寶圖詔當拜洛受圖以洛水為永昌水告謝于郊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宗戚並會神都先加尊號

六月丁亥朔日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八月琅邪王冲越王貞子越王貞太宗子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后將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遮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于是元嘉子黃公譔詐為皇帝中宗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琅邪王冲

募兵得五千人擊武水隋縣五代周廢故城在今東昌府聊城縣不克還走博州隋置今東昌府是為門者所殺越王貞聞冲起亦舉兵豫州注見前未幾戰潰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冲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太后削貞父子屬籍更姓虺氏并欲悉誅韓魯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珦藍田人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乃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等于東都逼使自殺親黨皆誅常樂大長公主高祖女也下嫁趙瓌時為壽州刺史貞將起兵遣使告之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亦坐死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元軌子東莞公融虢王鳳子高祖孫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紀王慎太宗子獨不與謀亦坐徙巴州道卒慎女東光縣主楚媛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女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儉素楚媛曰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為美縱侈為惡富貴備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聞慎卒號慟嘔血不御膏沐垂二十年越王貞之敗也太后以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

縣紫臨朝以來所為恣睢逆理豈僅一明堂之奢侈蔑古哉是時中宗已徙房州宗室遺誅戮唐之將為偽周跡久昭著即循茅茨采椽之制亦何關於宗社安危求禮拾其浮詞冀以文其敢諫庸陋更出寒蟬下矣

逆人申理不言又半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豊州仁傑先為寧州刺史有德政及是流者道遇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太后拜洛受圖

太后拜洛受圖豫王及太子皆從內外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叙立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明堂成作天堂

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號曰萬象神宮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懷義所作夾紵大像也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以懷義為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瓊臺瑤室無以加也不報

己丑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大饗萬象神宮

太后服衰冕搢大珪執鎮珪為初獻豫王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周國先王武氏祖父亦與饗焉禮畢御門大赦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又尊周忠孝皇為太皇妣為太后葬日昊陵順陵

夏四月太后殺汝南王煒蔣王惲子太宗孫鄱陽公諶道王元慶子高祖孫等十三人及天官侍郎鄧元挺藍田人

諶謀迎帝中宗于房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為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是冬太后又殺鄭王璥等六人滕王修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璥元懿子修琦元嬰子皆高祖孫嗣王

五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軍注見前大總管討突厥

懷義行至紫河在今歸化城南不見虜刻石紀功而還明年復命懷義北討靺鞨

秋八月太后殺內史張光輔京兆人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唐置治常林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將奔突厥為吏所獲敬真多引海水知識冀以免死誣內史張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被誅初越王貞等起兵太后遣兵擊之命光輔節度光輔久留豫州多殺無辜狀仁傑謂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今官軍暴掠殺人丹野是一貞死萬貞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明公頸雖死如歸耳光輔奏之仁傑坐貶至是敬真誣加輔在豫州時有異圖遂誅秋官尚書張楚金祕人道孫族孫陝州刺史鄆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竟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時霽初太后問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為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及楚金等陳子昂為免死又上疏曰比者勅免楚金等死是日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惟陛下嚴懲酷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元同

魏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元同誣之曰元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元同歎曰人殺思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為徐敬

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

冬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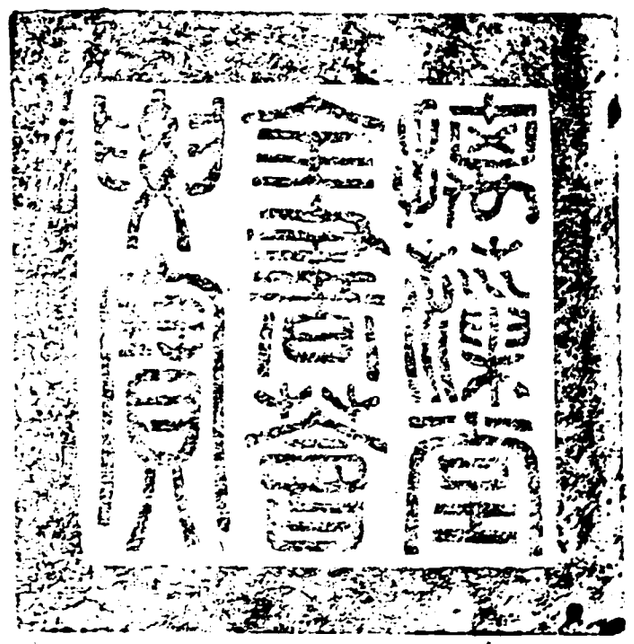
太后自名曌即照字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蒲州人太后從父姊之子改造十二字照為曌天為丙地為埊日為囘月為囝星為○君為㕑臣為忠人為㐫載為㐫年為秊正為㐭以獻至是行之

除唐宗室屬籍

從周興之請也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睿宗聖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慚之閭風化所係今之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武畧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補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諷諫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于和州以侯思止醴泉人為侍御史

王弘義衡水人為侍御史

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司即使思止告之元名廢徙貞遂滅族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冠之見後漢書輿服志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

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縣官使人捕躡踐立盡又見問里耆老作邑齋遂古以謀反教二百餘人弘義嘗從隣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文遠之孫杜景儉武邑人書作景佺通鑑考異曰實録華誤新書因之今從舊紀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俟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迫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摘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當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李日知滎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　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為閻浮提　制頒天下尋勒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武氏之罪貫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旦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恒有棄瑕忘而遂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後盡心乃事而復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覽求以教之論而未終辭大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顧何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

勒燕氏焚妳以武氏出宋武公之後至六國并于秦少子生而有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顯　睿王元曉子高祖孫等十四人　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敏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莞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幽于是年又書鞭殺故太子賢二子于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

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侍御史傅遊藝　衛州汲人　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　綱目于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于是百官親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　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王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五世祖高嘗祖考皆為皇帝妣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三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　涼陽人　為納言宗

文在手曰武字者恭邦當時亂臣賊子附會之詞故武氏之祖文王與王莽之祖虞舜均為蟻經汗史而其好為泥古更制惡蹟亦同

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為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為內史尋坐贓貶黜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游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畧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

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改唐崇先廟垂拱四年立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周為一月說見前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吳說已著於右說云以

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賢之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士彠兄孫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浚儀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

武攸寧無神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如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武氏此特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澌滅猶能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綱恢恢於此亦可見矣

陽通字明師詢之子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欵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乾祐子杖之昭德引

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為天子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綱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同權術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靜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給事中舍人次郎員外郎御史遺補拾遺補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

擢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劾之武氏笑曰但使知輩不濫何恤人言武氏雖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去之或加刑誅其賢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擢推擢其俱反杷也推吐雷反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杷推轉也盌脫盌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為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注見前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霸素謟事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為縣令
来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
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
宇永貴趙州相卿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勅一問即承反者得
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
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
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
曰皇天后土遣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
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
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
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
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浦陽人彥瑋子亦為俊臣等
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
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
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
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悟召

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
掠矣武氏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
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皆貶
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
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
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
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武氏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
卿自今名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皆
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言始開屠禁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
我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
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
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

此代吾勞汝勿言也 珀德特武氏委遇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邱愔所奏貶南賓隋滕唐天寶中改靈山今縣屬廣東廉州府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 名譔以字行朝邑人 于讙州隋置地在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輒遣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搆善思坐流讙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加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跡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蜀狗也伏願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矜以虐人非木石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 京兆新豐人 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 審禮敗沒事見前 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 即焉耆鎮後更名 四鎮勅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圍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 即元宗母後追謚為成皇后 為厭呪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 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于希臧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武氏名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竇孝諶拉杭之孫薛季昶絳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 字令璋思廉孫 之請也

癸巳　十年　周武氏長壽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甚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見武氏聞之令舉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　瓊州唐置今為府屬廣東

夏五月棣州唐置今山東河溢

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稱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十一年　周武氏延載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

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虜退而止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

武三思請鑄銅鐵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為文武氏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鎔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明年二月與越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

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
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酺晏捨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 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 又鑄銅為九州鼎 神功元年成置通天宮 及
十二神 子鼠丑牛之類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

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于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剖時見志焉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未 十二年 周武氏天册萬歲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春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

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 周為臘月說見前 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之子 棄官隱嵩山

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去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 以茅與椒編室 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

丙申 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為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松漠羈縻州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為媯馮智舒直作誠州因釋為湖南之靖州謬甚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敖曹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愎契丹饑不賑給視酋長如奴隸故二人怨而反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硤石西硤石等戍周師大敗初周師至幽州虜遣老弱

迎降故遣老牛瘦馬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虜設兵橫擊之生擒二將軍士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于東硤石敗死攸宜軍漁陽不敗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之曾孫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其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

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指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敍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

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陷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圄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屈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後復舊今隸山西）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高宗時分萬年縣置長安中省）尉吉頊（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召為台官尉合宮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彠兄孫）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譙人敬之孫）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成族孫）為散騎常侍張易之（昌宗兄）為司衛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

得幸于武氏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弟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　十四年　周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

默啜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閻知微萬年人立德之孫　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　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突厥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因歸道脅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綿農器鐵冶鑄具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絲五萬段農器三千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內是益驕　揚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已而懿宗軍至趙州閻知微復詐為酷刻吉頊亦以告容附俊臣而進奸黨相乘流毒四海然興之獄成於俊臣俊臣之獄俊臣與周興同列而南遁契丹遂屠陷河北諸州仍不免幾過之於頊殆也日亦何異胜陵與酈食其之相伺虞唐卿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趨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為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贓賄如山宽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獄俊臣與周興同列而南遁契丹遂屠陷河北諸州仍不免幾過之於頊殆也日亦何異胜陵與酈食其之相伺虞唐卿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屠陷河北諸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趨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為內史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贓賄如山宽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武氏乃下其獄俊臣與周興同列而南遁契丹遂屠陷河北諸州仍不免幾過之於頊殆也日亦何異胜陵與酈食其之相伺虞唐卿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于突厥武氏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而走賊徒滋蔓又欲罪移于草野詿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脇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俊臣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武氏復名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

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天子狄仁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于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保富貴矣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媯州注見前檀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

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已而默啜陰定州殺刺史高獻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被執詣默啜誘之降秦氏謂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　高獻萬年人頡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仁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未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河南人

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　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

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吐悉匐為右廂察骨
篤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
為小可汗位兩察上主兵四萬餘人
周以蘇味道趙州欒城人　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
模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棱
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
傑上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
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遣還本貫散糧運
以振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糧禁其下不得
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
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于天津橋南使百官共
射之夷其三族擢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二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
控鶴監丞簿等官　胡三省注先已置監今方備官
李迥秀字茂之大亮族孫　薛稷字嗣通道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衡魯孫
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己十六年周武氏聖歷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字友倩樂城人禱少室山朝隱
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武氏命武氏厚賞之
吐蕃贊婆弓仁降周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
勇畧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
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
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
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
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
帝及武攸暨士彠兄孫尚　等誓于明堂
太平公主

仁傑嘆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蔥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

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十餘事武氏善之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晏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年高不宜更侍遊晏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 謚曰貞

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窺其際也 是時羅織紛紛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及仁傑下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知其所不足亦猶舊說之意也矣

河溢濟源 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 字延構思謙子 為鳳閣舍人

嗣立兄承慶 字延休 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 漢縣晉廢唐復置今屬山東泰安府 令武氏召使代之 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校殆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忠枉遭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鄙之負冤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

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冥歡欣和氣感通矣武氏不能用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 注見前 尉

武氏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心腹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于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

三物一鐵鞭一鐵撾一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項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項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武氏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吳人罷

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

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于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謔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

武氏機惡之事稍存羞惡者塞耳不欲聞豈堪復挂齒頰敬則乃不以內寵二張為非惟斥侯祥之媒衒為無恥自謂能盡諍諫之職有靦面目一至此耶

乃王子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鶴于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衒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諫諍不敢不奏武氏勞之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吾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張錫文璀兄子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緝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陣如鶻

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于洪源谷名在涼州府平蕃縣西北

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注見前唐休璟與戰于洪源谷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

論已著前茲不復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陣六戰皆捷吐蕃大奔已而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麟德殿會休璟入朝預宴使者屢窺之武氏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猶厲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

武氏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諍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廷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其人雖老乃宰相才也武氏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宇士則潤州丹陽人太州今太原府太谷縣唐置太州後廢刺史敬暉字仲曜平陽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萬年人孝寬曾孫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六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恒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乎武氏亦不深罪之

三月雨雪

北林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之罷朝時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不行之象也武氏為之慙然凡物反常皆為之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暐博陵安平人為天官侍郎天官侍郎崔元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武氏謂元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容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隋縣今屬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奏皆意所未

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至是一練可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曰射長槊二曰騎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

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冬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字廷碩夔之曾孫按雪冤獄

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武氏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蒲州猗氏人為監察御史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容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隋縣今屬順德府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奏皆意所未

折理分莫不洗與洒同解散貌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

州府古浪縣是北境磧口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

及反還武氏善之徧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巳官
授之武氏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
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徧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卯 二十年 周武氏長安三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突厥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許之乃遣武延秀還
延秀為突厥所執事見前 仍遣使來朝宴于宿羽臺 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建
太子預焉 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
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
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
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

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
者請降手敕及玉契武氏然之 崔神慶武城人義
元子佩龜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應召命皇
太子以玉契召勣合万赴朔親王以金庾官以銅皆題
其官位姓名盛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
曰唐以鯉魚為符偽周武姓元武龜也故以魚
為龜

三月壬戌朔日食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既
周殺魏元忠為高要 注見前 尉流張說于嶺南
初魏元忠為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

殺之及為相武氏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
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武氏曰昌期何如元
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鄜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
如季昶武氏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
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武氏不悅由是諸武
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長久
武氏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 賂
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武氏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
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
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
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
滄源人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
孫累及入武氏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
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
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
武氏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

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武氏曰說反覆宜併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張說所坐無名若今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恂恂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拊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旭滄州景城人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旭曰魏公以忠獲罪旭為義所激奮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顛沛無恨璟嘆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氏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頓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武氏意稍解貞慎等乃獲免武氏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御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

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武氏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以此錢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

滅諸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武氏為之罷役召見延珪賞慰之

秋八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周以韋安石為揚州刺史唐休璟兼幽營都督

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先是武氏以姚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武氏詔姚元崇以字行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武氏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周以岑羲字伯華文本孫為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長倩被誅事見前為累武氏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元暐奏曰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欵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宗儻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尋敕璟安撫隴蜀璟先是璟方奏退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可

其奏武氏不聽既而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納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聞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為言

李邕字泰和江都人　武氏令法司議昌宗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氏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武氏不悅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武氏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事未畢武氏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武氏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復誅帝復位大赦

武氏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東光人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東之子為

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字溫閭鄉人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武氏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事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泣許之東之元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武

五臣反正其所處視平勃安劉為難而其才又不逮平勃遠甚蓋平勃於呂氏既死廢少帝而立代王少帝本非劉嗣也五臣於武氏尚存之日奉中宗入宮復位中宗乃其故主況既奉中宗又子無絕母之義故胡寅太廟賜死之說雖能說而不能行而武氏仍上尊號稱皇帝則害理傷義為尤甚故為五臣者惟有急請盡除昔時預亂之黨而

氏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崔元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帝復位大赦武氏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武氏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元暐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二月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寢陵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元元皇帝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復立韋氏為皇后贈后父元貞上洛王

後以別宮徙置聽中宗萬不得已之苦心猶為彼善於此耳綱目特書復立韋氏蓋譏其急王后父而連類及之劉友益乃謂因韋后不可立故書復以謹禍始此非定論夫韋后此時尚無失德中宗既復辟后之正位於禮宜然不得比諸春秋慎微之例惟中宗因而弗革誠如尹起莘所謂下愚不移當其幽閉房陵備嘗危苦女禍之流害皆所稔知即以后有翊護微勞亦何至誓從所欲盡蹈前車覆轍不特神龍殿之禍中宗自醸之即元武門之誅亦中宗貽之也張柬之等一時稍有幹才實無

左拾遺賈虛己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于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以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上不聽

以武三思為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冀州武強人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至是上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武氏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于武氏又薦三思于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

定識定力即其對薛季昶數語可知器小易盈宜及於敗矣且中宗闇弱至此猶云欲使自誅諸武以張主威其謬更不待言

雙陛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東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庶子也韋后惡之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禦之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敕出禁中不由中書門下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元暐固執不可拾遺李邕亦上疏言之皆不聽已而普思聚衆雍岐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力言之上不得已流普思儋州靜能于景雲初伏誅　蘇瓌字昌容頲之父

五月遷周廟主于西京仍避其諱

崔湜之漏洩與褚淵相似而不不同蓋淵與袁粲劉秉同謀誅討元惡淵忍於賣友以求富貴非粲秉所能逆億若湜本非敬暉等同類輒思寄以腹心無異執塗人而計作室必不能貸其忠益也夫五人協力何事不成奚藉局外之佽助且天下安有正人而甘為人伺探隱微者敬暉等謀既不深機復不密徒為僉壬所讒搆惜乎有戡亂之心而乏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字澄瀾仁師之孫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與鄭愔滄州南皮人皆為謀主先是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族滅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不若封以為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元暐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武氏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詔甚激切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畢構字隆澤河南偃師人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　豆盧代北複姓欽望萬年人　為左右僕射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為二宰相　馬端臨曰唐左右二僕射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遂為宰相考百官志唐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遂以僕射主省事故二僕射為二宰相綱目改二曰正未知何據今依通鑑

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　貞觀末除拜僕射必兼中書門下故曰同三品　午

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洛水溢

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以漢陽王張東之為襄州刺史

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以東之為刺史上為賦詩祖道詔羣臣餞定鼎門外　東之至州持下以法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盡城郭東之因壘為限以遏遙恐閭境賴之　考通鑑東之為刺史不知州事今依唐書改輯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

右衛參軍宋務光　一名烈字子昂上疏曰水陰類臣汾州西河人　安之衆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絶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後景龍元年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神龍皇帝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為順天翊聖皇后

上並許之

上御樓觀潑寒胡戲　注見前

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武氏死 綱目作皇太后武氏崩卻瘞唐宗祀滅唐國祚殺唐族屬其于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以列國陵祭不可以入宗廟死全首領亦已為幸而又稱之為后書之以崩何以誅絕其既往示戒于將來必若直斥其名而且以死書之為愈其說甚正今特採之于武氏之死削去太后改崩書死

武氏死于上陽宮年八十二 遺制去帝號稱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頃改前轍

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蓋不待將以武氏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體尚幽元冬欲啟之恐致驚黷況合葬非古宜于陵旁更擇吉地不從明年五月遂合葬于乾陵

酸棄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即難遠責中宗至誅言合菽麥善思猶可云曲而有直體何乃舉朝無人貽笑千古若此時宋璟韋又安在哉

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礓碰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時寶從一為刺史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礓碰激水以礱穀出米即今水磨也李元紘字大綱萬年人寶從一德元之子本名懷貞避韋后父諱更名

置十道巡察使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姜師度 魏州魏縣人 馬懷素 源乾曜 相州臨漳人 李傑 相州滏陽人 皆預焉

初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 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于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 壽春人 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

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猶亂領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到

天置員外官

罷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彈謀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復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崇長繒衣借勢納賂三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繒衣借勢納賂三失也能優小人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容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威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榮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廣東肇慶府是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端州治也

殺處士韋月將以尸思貞 京兆長安人 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 後周置今廣平府清河縣是 刺史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訴尹思貞于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為遠州司馬先是武三思惡敬暉等居京師出為諸州刺史

暉桓彥範洛州 尋復左遷遠州 暉朗州 元暐均州 彥範亳州 恕己郢州 暉滑州 敬暉已豫州 桓彥範已洪州 張柬之已瀼州 袁恕己已竇州 崔元暐已白州

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餘見前

至是三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 唐置今廣東瓊州府澄邁縣是 梁置今廣東之新州 梁置今肇慶府新興縣是 元暐白州 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

崖州乃宋吉陽軍明洪武初更名 彥範瀧州 梁置今廣東羅定州是 恕己竇州 唐置今高州府信宜縣是

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 初揚元琰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由棄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責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璹之弟 屢諫不聽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略易綱目書法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等尋為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竟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等崔湜薛稷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丁未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死廢又復之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大喜制復武氏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所賤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劄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崇訓兵潰而死

韋氏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太宗孫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

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隋縣今屬山西臨州縣丞寗嘉聶號哭

解衣裹之坐貶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
裴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識切王氏
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
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
客使侍御史再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
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
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
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肯陛下亦何疑之上
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國家枝葉無幾
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怨逆遠
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議不可不慎青
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于
難　席豫字建侯襄陽人蕭至忠沂州丞人吳兢汴
州淩儀人

貶魏元忠為務川[隋縣元改婺川今屬貴州思南府]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
元忠子太僕少卿升于永安門脇以自隨太子死升
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
惜太子殞歿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與太子通謀請
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
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梁置今四川順慶府渠縣是]司馬又令
給事中丹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乃貶務川尉行至
涪陵[隋縣故城在今四川重慶府涪州]卒[習藝館內教蘇安恒於高毋奇太子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遂見殺]

冬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遣使詣江淮贖生

中書舍人李乂[字尚古趙州房子人]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
魚鼈之利黎元所資江湖生育無限府庫供支易殫
與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
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罔救贖之錢
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戊申　二年春二月赦

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
官侍中韋巨源[安石從子]請布之天下從之乃赦天下迦
葉[複姓音加波天竺梵語]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
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天未受命天
下歌媚娘[隋時有此曲永徽後民間復歌之]皇后未受命天下歌
桑條韋[永徽未民間有桑條韋也女時韋也樂之歌]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韋矣昏庸一至於此尚足責哉

文學已不足為治理之本況獵

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皆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本名仁亶避諱改華州下邽人築三受降城中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黃河北岸元和志本秦九原近地漢更名五原東受降城在今歸化城西黃河東岸元和志本漢雲中郡地西受降城在今吳喇忒旗西北黃河北岸元和志本漢朔方郡臨河縣故理處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西突厥別部其可汗烏質勒居碎葉川神龍中遣子入朝封懷德郡王是歲死子娑葛襲封爵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拂雲堆在今吳喇忒旗西北唐書堆上有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于牛頭朝那山在今吳喇忒旗東蒙古名雞鹽拖羅海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壅門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即今甕城也

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劉友益曰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取浮華甚至使昭容第其甲乙猥褻已甚詞人乃以宋沈優劣為美談真足今有識者齒冷

置修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上官婕妤于是冬始進昭容此蓋史臣追叙之文第其甲乙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胡三

省注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凡數千人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不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若以造寺必為

理體養人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

冬十一月突騎施娑葛犯塞將軍牛師獎戰沒遂赦娑葛立為可汗

初娑葛統有父衆烏質勒有衆三十萬娑葛既立遂皆統之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教忠節以千金賂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忠節如

其言楚客等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凉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會嘉賓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牛師獎與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楚客頭楚客表周以悌代元振娑葛遺元振書言我無仇于唐宗尚書受闕啜金欲加擊滅故懼死而鬬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赦娑葛

罪冊為十四姓可汗

徵武攸緒入朝

時以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延秀美儀容善歌舞公主悅之反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召武攸緒于嵩山敕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士彠從曾孫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

制不許

十二月召王公近臣入閤守歲

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閤守歲設廷燎置酒奏樂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為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從一每奏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欣然有自負之色

己酉三年春正月帝幸元武門觀宮女拔河戲名以麻絙巨竹分朋而

天子而至蒙和事之稱其庸劣已無足責特不解崔琬明知楚客贓罪既慷慨彈劾於前復迎順結驩於後諫官抗直之道顧

挽水

幸元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蹔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郭山惲河東人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

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字無然張掖人同平章事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及御史員外官也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貲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夏五月流鄭愔于吉州隋置今江西吉安府是貶崔湜為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

如是乎

欽明輩蔑棄禮經假裸獻先生之文為助祭郊壇之証繆盭甚矣而韋后司晨煽禍輒思妄干大祀雖武氏在高宗時肆惡不至於此夫以精禋肅穆之典剏設齋娘使巾幗駿奔左右尤為褻越宜五行志譏其服妖也

壞御史靳恒李尚隱萬年人對仗彈之下獄流貶遠州湜先通于上官昭容及貶昭容密為申理乃以湜為襄州刺史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上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祼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長安人臨之子蔣欽緒萊州膠水人以為周禮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侍中韋巨源請依欽明議上乃以皇后為亞獻宰相女為齋娘助

執籩豆大赦齋娘有壻者皆遷官召崔湜鄭愔入陪大禮流人皆放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天蒼生並皆除赦赤子偏加擯棄天下之人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恓惶表奏不報

關中饑

關中米斗百錢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幸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不利東行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庚戌四年 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春正月上觀燈于市里

上與韋后微行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 上又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拋毬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褒老隨絙踣地不能興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幸隆慶池 亦曰龍池在咸寧縣東南

初武氏之世長安城東民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之 五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盧藏用字子潛范陽人

六月皇后韋氏弒帝于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 偃師人 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于后恐事泄安樂公主

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帝遂崩韋后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 太子時年十六宗楚客等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又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韋溫韋后從父兄

臨淄王隆基 即元宗 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 虔州贛人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羽林萬騎 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氏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 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

部侍郎崔日用滑州靈昌人素與宗楚客善以其謀告隆基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紹之子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暐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于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元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屍韋后于市諸韋褒祿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氏宗族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二奴王毛仲高麗人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是為睿宗廢重茂復為溫王劉幽求言于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相王遂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于內宅

立平王隆基為皇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

胡寅以臨淄不先白相王蓋欲自為此論刻而無當相王仁孝本非唐高祖之比臨淄默定大計不得不周詳審慎觀於事成歸王不成不累王之語其於天理人心亦可謂光明正大矣

平王有撥亂反正之功當為神器所屬宋王之讓叙合天理而當人心蓋亦內度己外度諸世實有不能與

平王抗衡者使建成當日能免及此何至肇臨湖殿之釁哉

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居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氏以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係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

人主其門如市

秋七月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元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謚曰節愍太府少卿韋湊字彥宗萬年人上言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忿殺充兵敗而死及其孫為天子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氏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在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子子駿日用從父兄帥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

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時又追贈韋月將郎岌燕欽融官爵各有差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敝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庶人

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氏之臨朝也鄭愔貶過均州與譙王重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在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陽長史崔日知子子駿日用從父兄帥衆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

賞擢朝隱保全楊孚尺折閣官

靈均皆伏誅初惜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已而殿中侍御史崔沍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怨積于下恐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之

冬十月以薛訥字慎言仁貴子為幽州經畧節度大使

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

十一月葬定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龍泉山下

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謚故英王妃趙氏為和思皇后招魂祔葬

許公蘇瓌卒謚曰文貞

制起復瓌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加李朝隱大中大夫

權奸蒭蘖由其習見中宗朝黨惡橫行善良削迹是以言之親切有味如此宜其遠紹貞觀之緒近啟開元之風也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大中大夫賜中上考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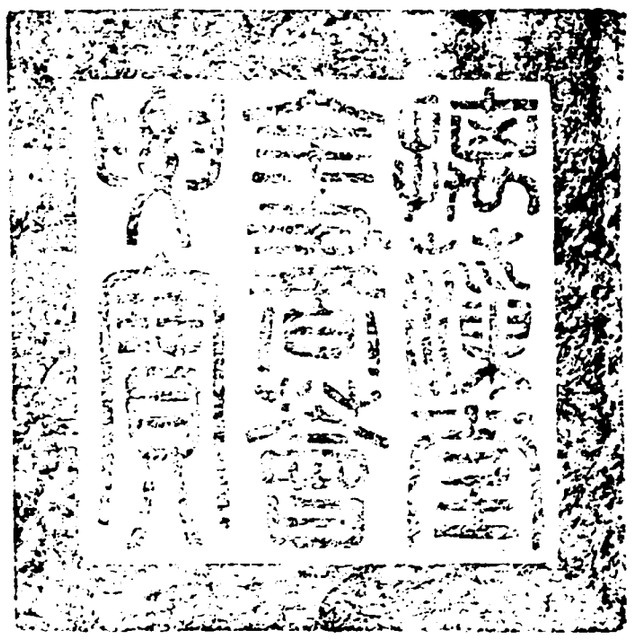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

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字子龔臨漳人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絕路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元方子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貶祝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

待御史倪若水字子泉恒州藁城人彈奏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鈐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故太子賢之子為豳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曰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

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陞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搆其間使將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業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說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蒲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宋幽二王寘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即還京師）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奈亂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州岐山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使之名始此）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揚益并荊四州為四大都督汴兗魏冀綿泰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蔡十州為下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各道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真二觀

帝以西域隆昌二公主為女冠為之造觀改號二公主為金僊玉真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敕聽之未幾復以為左僕射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陸澤人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吳人元方之子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

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事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召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山黃帝訪之問至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

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壬子太極元年元宗皇帝先天元年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以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元宗元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分注今依之

春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天冊萬歲元年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河南洛陽人

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合食于圜丘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嘗合祭矣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考新舊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地睿宗太極元年復用分祭賈曾雖建合祭之議而不果行至元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睿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今因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

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欽緒引之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注見一前八月帝傳位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垣中有五帝座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詰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勅曰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曰先天

立妃王氏下邽人仁皎之女為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州省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前事具亡命傭書于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

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以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

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暐洩其謀上太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初崔湜坐與燕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國

詔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峯州唐置地在今安南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

沙陁處月西突厥別部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世居北磧因以為號以朱邪為姓其後北徙是為後唐　沙陀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磧綿亘益即沙陀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擯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

當官集事固不必專事搥撻立威然令史受敕不行杖豈為過乃曲意原貸弋取寬厚長者之稱冀人感悅無敢犯者

元宗明皇帝

癸丑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上書諫以為

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隋氏以

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正忠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多忤其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之擾簡而難犯覽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榮名為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事具前其別種大祚榮及靺鞨酋乞四比羽等皆遷于內地

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險阻自

山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十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

稱冀人感悅下但與嫗市恩抑且濳赤廢法矣

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真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于

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萬騎）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避帝諱俱去隆）郭元振王毛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仲姜皎（上邽人謩曾孫）李令問（靖弟客師之孫）王守一（后父仁皎子）及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高力士（潘州人本馮盎曾孫中人高延福養以為子遂冒其姓）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

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伯信哉時窮治公主私黨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

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

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元宗之不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人君敕幾圖治惟當務實豈在崇尚虛名無論其獻媚貢諛不可為訓即以君王之尊而使臣

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既至上詢以天下事衮衮不知倦上曰卿宜遂相朕元之知上大度銳于為治乃先設十事以堅上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事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鑒祿莽閻梁之亂為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三品元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密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郎

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略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為時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加號開元神武皇帝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

下妄加稱謂以為榮亦復成何治體況尊號乃高宗以來弊政明皇方銳意維新顧於此仍循舊轍蓋不待天寶改元已萌不克自持之幾矣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

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譏足以盡之

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寖疎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悞故憂之遂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督都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置左右教坊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子弟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事具前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霫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納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若夫應對不對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是秋薛訥反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詔削訥官爵後奚契丹內附乃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唐置今四川順慶府是刺史

或告太子太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

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徙郴州憤恚道卒紹京屢遷少詹事以壽終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上邽人皎之弟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前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政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時又貶武后時酷吏周利貞等

崇縱子干請又詭言賈直明皇不惟不罪其父且罷知古官魁柄何在況崇之為人專事市恩府怨其於張說等固不待言即一知古薦剡未幾旋復排擠若此材幹雖優瑕瑜豈能自掩

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貞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唐置凡文

武官六品以下必過門下省定審謂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為工部尚

劉友益謂特書予之未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斷雕為樸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判然不侔誠不能揜其情偽矣

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司馬是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餙

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綿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南海求珠翠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山謚曰殤皇帝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寧縣東南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

等宅環于宮側又于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攝官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王晙帥兵擊之是冬

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晉縣唐為驛廢城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是大破之時王晙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方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擊之多置鼓角于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晙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數萬級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賓華州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

相同當如是耶

幽州節度控制北邊識得其人

任之未嘗不可倚為鎮鑰之寄天寶釀亂在誤用祿山不得咎設官之非也劉友益謂書置以志禍始真事後拘墟之見非定論也

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劒南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鄫王嗣謙為皇太子

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嫌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娼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使略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禍始也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儉謹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

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歷城人為朔川通鑑作朔州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尚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後周置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

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木波斯地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鄫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屢更名即肅宗也）為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頓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息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救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

庭試理人策惟韋濟（嗣立之子）詞理第一擢醴泉縣（隋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從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厥突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并卒（散走之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小將也）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迦可汗闕特勒（骨出祿之子）為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及是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會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遂抑其賞逾年始授郎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潁川人）蘇獻（頲從兄）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已而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邸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于中宗之上也遂從獻等議平子論之不已貶都城尉都城晉縣故城在今肇慶府德慶州）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同州府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詔徙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此何足辭　考通鑑作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今依唐書改輯）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子彝昇頗受賂遺又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求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敕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

本姓蘇氏石城人　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璟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畧簿領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嘗辦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其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

開元賢相姚宋並稱實則崇不逮璟遠甚觀崇請須武氏鼎銘表賀日食不應皆用諂諛順旨至太廟室瘞兩人進說詭正更自判然蓋崇深以救時自喜才具非不可觀而過事雜出機變故論相體者終當以璟為正

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畧簿領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嘗辦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其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諛謟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朝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始置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憲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

密通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牙（唐槉大明宮舍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

戊午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敏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貿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糴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為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河南叅軍鄭銑朱陽（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丞郭仙舟投匭

獻詩救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字善冲長安人）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街之捷（事具前）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變改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于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皆從之

己未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謙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為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宮中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幸也竇孝謙帝之外祖）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八月赦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范陽人）言禮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

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
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
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
之禮厭損降下也禮子為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所以明尊卑也
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庚申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
事

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
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員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
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魃音旱
神也大雅雲漢詩曰旱魃為虐戲于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
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
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
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
路于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
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
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
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獻以虜情難信馳
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出今直隸宣化府諸縣皆有之必不
畏食血非野馬胡三省注不畜而孳生于野謂之野馬必不畏刺此吾
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己于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狹識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初突厥毘伽可汗既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為可汗蘇祿突騎施別將也擁衆二十餘萬據有西方遣使入朝詔以為金方道經畧大使尋立為忠順可汗毘伽患之默啜時牙將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為國人所信服毘伽召以為謀主于是突厥降戶處河西者多叛歸之詔薛納王晙追討毘伽遂謀入寇暾欲谷以為不可乃止至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阿史那氏居北庭東發奚契丹掩毘伽于稽落水上毘伽始聞晙奏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唆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帳牙朔方奚契丹皆不至拔悉密引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敗走北庭拔悉密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三十四

欲谷還出赤亭注見前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辛酉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萬年人歿元孫為勸農使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已而置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論徙邊州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竟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景玄疏言之坐貶州縣希如之

十一年八月敕以檢括逃人慮或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逐其生業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自首閭所在閭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復以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赦舉縣令
赦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 京兆河南河中太原 上佐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 復為蒲州 時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胡康待賓反 蘭池綱目作蘭也州考元和志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康待賓益蘭州都督所隸之胡也唐書帝紀及地志亦俱作蘭池綱目疑有悞今改正 白池縣在今寧夏府靈州 王晙等擒斬之
蘭池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 元和志調露元年于靈州南界置魯麗含塞依契等六州以處厥突降戶謂之六胡州 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 開元五年置鎮并州後廢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 本西魏石石城縣後周更名故城在今靈州神木縣南 連谷 成唐置縣故城今神木縣北 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 亦曰合水關在今神木縣東黃河上 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而史那獻 本降胡為討擊使 以黨項反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 治新秦縣故城在神木北縣 以撫其餘衆 康待賓之叛也詔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晙合擊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赴知運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晙為責已由是復叛晙坐貶梓州刺史 梓州隋置今四川潼川府是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 謚曰文獻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 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終身不悟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以延之于家永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㚟 字威明瓜州常樂人 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勇著名為敵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麾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元（即劉知幾避帝嫌名以字行）卒

子元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

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巢縣子以子

貶累貶安州卒（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然死者同察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後）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踈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歷（即大衍歷也）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古渾儀止有赤道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一行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其儀令瓚乃造木遊儀以追列舍之變又施月環以究陰陽朓朒）以侯七政遺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北極天樞）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侯之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即古陽城縣也東南有測景臺）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儀浚

注見前　岳臺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　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注見前）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為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史記正義老人）眾星粲然皆古所未名（集覽乃潭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大率去南極二十度戊戌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已上皆見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注見前）豐（西魏置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銀（後周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麟（注見前）豐（隋置故城在今寧夏府鄜州）勝（隋置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等六州定遠（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豐安（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北）二軍三受降城（注見前）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隋置今山東東昌府是）決河

命蕭嵩（璃從之鈞之孫）等治之

（劉友益書法曰王恭辛泰決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

制增太廟為九室

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真氏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元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元宗用楊思勗始）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注見前）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

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此張者蓋即前破降西域入國鑑誤作張嵩今依唐書改正）

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小勃律接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贏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南三百里對大勃律今東西布魯特蓋即故地也）其王

沒謹忙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十萬餘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仙州唐置今南陽府葉縣是餘俱見前）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

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劉友益曰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謂各色徭役之人皆取不分良賤亦不究其有罪通逃）優

用府兵正如井田封建空言何補

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贓發勸嘉貞服素服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歸巡北邊聞姜皎杖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事具前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為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名熙神堯皇帝之高祖為獻祖光帝名天賜宣帝之子為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官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更代宿衛也州縣無得役使明年更號長從曰彍騎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以習弩射又明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每衛各有左右共十六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左右四衛不須

故但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彍騎為羽林飛騎考通鑑更令長從為彍騎在十三年二月今依唐書兵志輯二十六年又分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十二月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于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濮州濮陽人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案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乃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喪詔起為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京兆長安人等皆出外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劉友益曰宦者稱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為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為祭南北斗忽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

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字瑤光華陰人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

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明之子副之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卧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毘伽可汗本號小殺者與闕特勒暾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

主突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姓頡利發突厥大臣之稱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

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紀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皆

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欲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于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在今同州府西南）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

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同皎從父兄子）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字煥之絳州稷山人）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

卿為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寅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為相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貝州武城人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衍士占星狥私納賂敕源乾曜等于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逢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有功于國上以為然但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今黑龍江地古為肅慎氏隋唐曰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州置長史胡三省注史當作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于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

吐蕃久為唐扁
國一旦恃強抗
禮豈宜置之不
問且未幾即有
甘州之掠安望
其能悔過求和
張說惟慮連兵
不勝其弊而不
計縱寇之無以
紓邊怯懦苟安
豈得謂操勝算
君奚一出而青
海捷獲未嘗不
少挫其鋒惜籌
備未善無以預
防玉門之警此
蓋失之輕敵而
不得專咎其俾

請吏于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殭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武藝宛登州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後遣客刺之不死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奠追擊至青海西破之先是吐蕃自恃其殭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奠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奠勇而無謀常思僥幸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奠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奠勒兵躡其後及于青海之西乘氷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奠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是秋吐蕃攻陷瓜州

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奠之父進攻玉門君奠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遂瓜州城而去瓜州注見前玉門隋縣宋白曰漢廢玉門關徙于此故名唐天寶後廢今仍置縣屬安西府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蕃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師計反猶言一綹也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有蠶以知女功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盬殺王君奠

初回紇葉護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君奠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奠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于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讐會君奠邀擊吐蕃于肅州隋置今肅州護輸伏兵殺之

九河故道攷之書疏齊呂填遏八流以自廣則春秋時早已湮沒漢許商等按迹而求不過彷彿一二而已宇文融更遠千年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毘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毘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綱目誤作耗今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聞喜人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俱掌軍政人心寖安仙客本鶉

觚小吏以才幹為君㚟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栽立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敵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于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頗誅之由是少衰 建康軍注見前張守珪陝州河北人

戊辰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九河故道注見前開稻田并回易陸用錢先是江淮漕至陝陸運率兩斛計庸千錢乃今融令先納此錢而回易之于民官收其利收其不盡用之餘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安能而用陸運人有官無病民且不小利者盡得故道之至回易錢其弊也出錢之困省費之時廢庸而漕繼所謂見而忘大害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皆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己巳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吳王恪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寧府西唐書地理志定戎城南隔澗七里有故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其城四面懸崖數千仞石路盤曲長三四里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唐取士科有進士明經凡明經先帖文後

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第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自諸衛録事及五省令史外官諸吏等謂之流外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耻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取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皆通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絶句或年

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安石兄子等奏如此則禘與嘗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

五月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嵩于十一年冬同平章事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遥領河西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古以立秋後五戊為社此不拘戊日移于八月五日也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産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食之資吾不取也

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史競為

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
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
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
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
飛狀告融賦賄隱沒官錢事坐貶巖州道卒然是後
上復思之會有
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廣西鬱林州境
巖州唐置故城在今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庚午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
凡十二筵各賜五千緡或命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送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擢或老
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
資格各以罷官
謂罷官之後經就問者
若干選而集
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
火為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官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
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
之士無不怨嗟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俊
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
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
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焉張
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
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弒邵固叛降突厥制以
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
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
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
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
事從容言和親之利
上曰贊普嘗遣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

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因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戎狄之長策乎上悅

上即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曰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

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略而生變詐書生迂濶之論真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因言北門奴官毛仲本帝家奴補萬騎故云太盛不蚤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甚力士尤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曾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以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二月幸東都

壬申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胡三省曰此分押南牙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判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癸酉二十一年春二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

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邱邱讓于韓休嵩言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疏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于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儒黃觚上常遇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鄉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致而有司以循資格便于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

休儒掀捕盜官墜馬自有應得之罪既已知之而有章奏則杖斃無章奏則不問豈明允執法之道

事

休數與嵩爭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得從容引去若己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隋置今為府屬廣東）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

京畿（治西京）都畿（治東都）關內（京官遙領）河南（治汴今開封府）河東（治蒲

今蒲州府）河北（治魏今大名府）隴右（治鄯今西寧府）山南東（治襄今襄陽府）西（治梁今漢中府）劍南（治益今成都府）淮南（治揚今揚州府）江南東（治蘇今蘇州府）西（治洪今南昌府）黔中（治黔今重慶府）嶺南（治廣今廣州府）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楊政道（隋齊王暕之子）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傴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為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四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

三品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為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芟麥于苑中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河之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耀卿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貢賦永積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納水險而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傭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以方士張果晦鄉里世系隱中條山為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

相州勅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歸通元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時可突干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過折既降詔即以為契丹王已而過折為其下渾禮所殺上以書責渾禮而赦之因以為松漠都督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耤田御樓酺宴

上耕耤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

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

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

山唐縣今屬汝州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蒿即得秀所為歌名其詞不傳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

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初張審素為嵩州都督或告其贓污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督下將董元禮以兵圍汪脅令善奏會赦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

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瑝琇皆幼流嶺

表事在十九年至是瑝琇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弁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

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

相讐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

誄歛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胡三省曰為後納妃亂國張本

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即肅宗故

三月赦禮部侍郎掌貢舉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

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

張審素反即不實而其屬敢於以兵脅使謂非指使其誰信之是審素之死不得為枉二子年幼倖生又讐法而戕朝士柳宗元所謂悖驁凌上孰大於是胡寅乃云失在不訟司寇當免死流放此特因李林甫議而為之辭非理之正

穰苴為齊景公將監軍莊賈後期斬之　孫武斬宮嬪吳王闔閭使孫武法寵姬二人為隊長美人笑武斬隊長以徇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之字　識石勒事見前　杜牧忠良竟赦之　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子思順逃來救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犖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名聞守珪奏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集覽阿犖山新舊書俱作軋犖山按軋犖山突厥所謂戰鬬神也安祿山本營州雜胡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為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鳥獸盡鳴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搜廬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再適安延偃故更名安祿山　胡氏寅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元宗得以抑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毋黨服

上因耤田赦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絢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　說之子　職方郎中韋述　宏機曾孫　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舊章不必加數上固欲增之絢請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饈從之絢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沔述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為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

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　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懷慎之子有異政題贊于聽事而去　奐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寔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口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陲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尚有不可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

悅明日上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口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陲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尚有不可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上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容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裨醜杜璡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邽令自陳諫諍路絕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

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元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
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
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人）貶張九齡為荊州長
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引識書為證上怒甚命摄
于殿庭絶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唐置今南寧府上思州是
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
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
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
等皆愛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
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
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齡曰陛下享
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
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
輕搖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
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
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容故迕九齡罷相
太子得無動至是場洞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
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
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為庶人尋賜
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
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
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

來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
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
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救以穀賤傷農令
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
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謚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初上欲以妃為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讐豈可
以立后乎遂止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五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懷道之女為交河公主妻蘇祿）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寖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咄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明年秋嘉運擊吐火仙擒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烏蠻別種哀牢注見前）地居姚州（唐置今姚州為姚安府治）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巂曰越析曰浪穹曰遶賧曰施浪曰蒙舍蒙巂古為巂昆明漢置巂唐縣晉以後沒于蠻地在今大理府雲龍州越析唐初置州後為蠻所居亦曰麽些今麗江府是浪穹今大理府鄧川州是施浪居矣苴和城在今浪穹縣是遶賧次和山下蒙舍亦名陽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通鑑蒙巂蒙舍越析備越澹今從唐書）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大（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而五詔微弱乃賂

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大理府太和縣南名太和村城址尚存）卒為邊患胡三省曰南詔自此始

己卯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眞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高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眞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內官掌內傳宣及諸覲命婦朝會之籍）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于白眞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已而守珪瘡發背死）

秋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縣贈弟子為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似九齡不（讀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昕為十姓（即西突厥十部具見前）可汗

突騎施吐火仙既被擒詔立那史那懷道之子昕為十姓可汗莫賀達干聞之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干為突騎施可汗已而昕竟為莫賀達干所殺西突厥遂亡（後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莫賀達干斬之突騎施亦漸衰）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注見前）發關中兵救之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事見前）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糧以逼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元宗遷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

之吐蕃發兵來救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貶昱高要（注見前）尉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練副使（唐注凡有團結營之處置團練使）章仇（複姓本章氏因避仇遂加仇字）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曾孫）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前承饑饉比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採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 即宋王成器更封改名 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悼特甚曰天下凡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 在今西寧府西 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初嘉運入朝獻吐火仙之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隴右節度使經畧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疏言嘉運雖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況防秋非遠永言發期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乞速遣進逐嚴加訓屬上乃趣嘉運行及是竟無功

壬午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 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捐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凡州府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云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契丹奚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守捉登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 龜茲唐安西四鎮之一本西域國治伊邏盧城即漢延城也今其地為庫車城在吐魯蕃西南路望韋契丹別種地在今黑龍江西北餘注俱見前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 淮安王神通曾孫 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上疑之遣宦者往視齊物厚賂宦者還言其便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元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 音周室漢縣今屬西安府元和志樓觀在盩厔縣東舊有尹先生樓故名 山間 曲曰盩水曲曰厔 迎置興慶宮至是陳王

帝之子名珪　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宅在陝州靈寶縣函谷故關有望氣臺寮宇記春秋時喜為關令見紫氣丈餘飛入關曰必有異人過此次日老子果騎青牛至後人即其處立臺　上遣使求得之韋臣加同秀朝散大夫時人皆疑寶符即同秀所為問一歲清河人崔以清言見元元皇帝藏寶符在武城紫薇山勅使往掘亦得之東都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元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昭應　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初置七載改昭應縣曰臨潼今屬西安府　于是

二月享元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三月以韋堅字子金京兆萬年人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于是韋堅王鉷方翼之孫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絳州刺史嚴挺之為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上嘗陳樂于勤政樓下垂簾觀之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

舜五臣惟皋陶之後不有天下然何傷于邁種之德後魏高允以其裔英布由黥而王舉為刑官之戒其說固已不經而元宗尊皋陶為帝因李及理且皋陶作士並無理官之名附會誣妄徒為後世所笑而已

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曰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晉卿選人集者以萬計遥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于上擢其子奭為首祿山言于上上招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皋繇為德明皇帝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皋繇為理官以理為姓殷周時避難食木子而生因改姓李故皆追尊之

廣運潭在長安縣東南成加韋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至咸寧縣合灞水入渭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于桃林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歌辭曰得寶弘寶野弘農得寶邪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更甚 桃林縣名隋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陝州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

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名豫以字行襄陽人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胡三省曰回紇自此強盛

初突厥毘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録啜毒死毘伽被毒忍死誅梅録啜夷其種乃卒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立冊為登利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毘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登利年幼其母婆匐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攻登利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毘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遂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令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祿三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

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上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等帥千餘帳相次來降至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懷仁于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于烏德鞬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眉突厥遂亡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毘伽可敦即登利母婆闍卽帥其衆至是滅其地盡入回紇統

來歸上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拔悉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于己復以為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自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乙其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同離六乾七兌八艮其五行一為水二與五八同土三與四同木六與七同金九為火其方之色曰白黑碧綠黃赤紫而白兼一六八之三方

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

所用牲玉皆倣天地

亂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

護羣臣表賀上尊道教慕長生于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已而山人王元翼又言見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為觀以祝聖壽上說太白山終南別名今在鳳翔府郿縣東南其山最高古謂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即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要邊為務常曰太

唐太宗開基今主而有巢剌王妃之事至元宗開元致治庶幾無愧祖風而太真冊立恥甚新臺豈非前之貽謀不臧而後之罪甚效尤者耶

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張仁愿初名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忠嗣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女道士也）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為金吾兵曹參軍（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于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採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詞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于京師驢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于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新政唐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愍王承乾曾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上以外孫獨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以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破之（已而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

初鉷為戶口色役使（掌諸色雜徭役者）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

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

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

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鉷

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

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

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 楊釗侍宴禁中

專掌椀蒲文簿鉤校精密上嘗其彊明曰好度支郎

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春正月賊韋堅為縉雲 唐郡今浙江處州府是 太守皇甫

惟明為播州 唐置天寶初為遵義府是 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欲動

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 太子先封忠王見前

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

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韋

堅相見 堅為太子妃兄 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

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

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

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譴

怒不及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

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擄其全部

而歸 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

潛蓄異志託以禦寇冠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

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

奏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怒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

方節度許之 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憂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 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叢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于外先取二重因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敘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嶷溫于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刺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銖銖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吉溫項從子羅希奭錢塘人南曹郎唐書百官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判南曹

以陳希烈宋州人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李林甫

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

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

主書抱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

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

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

勿悲君今看女色味不變妃嘗以妒悍不避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

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

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

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

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

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

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綹而

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丁亥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

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蘭兵部員外郎芝為堅訟冤且引太子

為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

適之貶宜春本袁州天寶初改郡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

告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敦復先以

語以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

功擢嶺南經畧使林甫忌之貶淄川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

與定交會鄰郡太守王琚以贓貶江華唐郡今湖南永州府道州

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比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

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遣羅希奭按邕敦復皆杖

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虞鈆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

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自青州之

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霅

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字次律河

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縣坐堅罪收繫網典船夫傲剝適貢延及都伍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　網典十船為一綱以吏典之

除紋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紋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敕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瑤瑤之死不啓其子裘孝之誅不宥其臣羅紹言繩流喜天下宜寬真寬仁之主歟紋除斬紋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

御座東間設金雞帳置搘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先是置溫泉宮上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

內有集靈臺臺亦元閣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　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為漢陽太守

施哥舒部首長之子　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

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以大斗拔谷為名

副使李光弼

營州柳城人契丹王楷落之子　為河西兵馬使翰先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　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翰先伏于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上欲

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能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

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因以為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張垍說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于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

共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答敬忠懇請哀切至于再四乃令給紙筆答辨還鞫慎矜即因以為證慎矜不得已皆一一自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乃使盧鉉入長安嚴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闈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

或有時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人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胡三省注堡在吐蕃南依山北據娑勒川為固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唐書西域傳小勃律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藤橋去城六十里甫畢而吐蕃救至已無所及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濶盡

元宗寵任力士致太子諸王以翁兄稱謂將相皆出其門豈得謂之謹而少過蓋是時士大夫正直者少懾其氣燄方阿諛之不暇尚何有於疾惡乎厥後轉因元振遂起流毒滋甚終唐世

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嘗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李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而不能革宦官之禍實盛禍于此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禄山鐵券

以楊釗判度支事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鈿鎝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焉虢國尤為豪蕩（虢國新第堂成召匠圬墁以絳顯五百段賞之匠唉不顧曰請取嫫母塗蜡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上（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每冬氷合後游牝此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

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

中以謫卒二千戍之（明年冬青海氷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沒）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為折衝都尉）皆有木契（以木為契書）銅魚（刻銅為符作魚形契與書皆盡府中朝廷徵發下敕剖以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獷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

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元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元貞五帝謚帝皆曰大聖后皆曰順聖閏月上謂太清宮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元元皇帝及諸帝后謚號上太清宮元元皇帝之廟也

帝十三載二月復加元元皇帝尊號至十四字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

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寅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己而關中旱蝗祠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郡今廣東潮州府是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思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厚也溫使劍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介魏後周鄫隋後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考唐書天文志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熒惑後至而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山據此聚未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周之閏位數之也遷求故事五運遞代周漢唐之說也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鄫公

安孰甚焉

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皆坐貶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欲攻其短故有是命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莨菪酒莨菪藥名以其子醉釀酒飲之不復醒而阬之動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祿山至戲水在臨潼縣東下流入渭水古有戲亭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于上谷鑄錢五墟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陁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皮羅閤死閤羅鳳嗣忿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陁取夷州三十二

辛卯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帝之女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麗不限

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通鑑載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之上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益自驕恣考此出於祿山事跡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于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

稱温才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温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廳撫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留其將劉駱谷在長安每還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牀曰噫嘻我死矣

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雍奴人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契丹部人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音耐元皓氏系出長廣田承嗣盧龍人田乾真那史那承慶為牙爪尚本名不危頗有詞學薄遊河朔貪囚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齰草根求活耶祿山因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戎奏莊治簿書承嗣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當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人不在者祿山是以重之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可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曰東帝閣羅鳳刻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嘗後世容復歸唐當指此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勳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高仙芝擊大食注見前敗績

初仙芝偽與石國月氏餘種在漢大宛西鄙約和因兵襲之虜其王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皆入其家瑟瑟廣雅曰碧珠也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略盡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詬之曰趨敵先奔無勇也全己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

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捄退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唐羈縻州以室韋部置治于良鄉縣之故東閭城　歸罪于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　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透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鄚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思叛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朝方節度副使獻忠有權略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俾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　祿山遂頓兵不進已而阿布思為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　阿布思遁入葛邏祿其業護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為文武憲部

夏户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

鉷權寵日盛其弟户部郎中鋌凶險不法　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七匿鉷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　鋌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鋌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縡縡帥其黨格鬬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國忠白上鉷必預謀上以

鉷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之解辨乃命特原銲不問使國忠諷鉷表請罪之鉷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韋會等事皆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鉷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

甫父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鉷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讐敵矣是秋上復幸左藏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

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劍南國忠既領劍南節度南詔數寇邊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聞之憂懣不知所為至是林甫疾劇上遣中使召

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死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

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凡領四十餘使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氷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但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

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迥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耶昱報曰子之所責者都督楊炬請其地為金城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遂與唐搆勢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如魯夫何慙論聖賢事業乎劉迥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婿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近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其含珠襦其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瘞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蕃河西節度使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忘本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怒詈翰擊吐蕃悉收九曲唐軍名在今蘭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蕃駱都督楊矩請其地為金城公主湯沐矩表與之由是吐蕃遂與唐搆勢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嘗乘白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韓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

夏五月以魏周隋依舊為三恪

目國中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其前國忠子暄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暄上等

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表吉溫自副因擇良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詞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

力士雖特有正言然林甫祿山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效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

晉因力士致將相相剛亂源本其所自釀蓋宦豎本無深識其初不過因諂媚為之薦引造事受已成雖汲汲直陳亦已無及其罪固不可以一言貸也

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深思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字會微湊之子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温代之

國忠以温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贓污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温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温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口四萬三千六百九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唐之盛止此

礼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使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字殷卿安石子為桂嶺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吉温為澧陽本澧州天寶初改為澧陽郡後仍復為州今隸湖南省長

史

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之謀苦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吏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瑨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瑨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心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賈循華原人輔姓晉大夫智果別族為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鞚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瑨琳受賂事泄上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心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

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宮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　時上幸華清宮

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　祿山子慶宗尚宗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清宮還誅之

以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為朔方節度使

子儀先以天德軍　在今吳喇成旗西北　使兼九原太守至是授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猗氏人為河南節度使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郡今河南開封府是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介然至陳留繞數日祿山已自靈昌太守郭納以城降介然遂被殺祿山聞其子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于是陳留將士降者皆殺之以快其忿靈昌本滑州天寶初改郡今衛輝府滑縣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以榮王琬帝之子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乘突入關則長安危矣不可不且潼關無兵若賊乘突入關則長安危矣

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并州文水人御史中丞盧奕懷愼之子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祿山假子張孝忠本奚種名阿勞後歸朝賜名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曰今賊鋒銳未可與爭且東京陷賊衆心離沮若收兵固守以待四方之援此上策也憕然之奕又曰今賊兵新得東京必謂我無備若以精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憕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欽緒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乘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郡太守吳王祗信安王禕之弟起兵討賊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即宋州注見前太守東畧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漢縣

今夤州府單縣是尉賈貴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祇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

時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乾曜族孫）崔圓（帝子）為劒南節度使

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副之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飢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齊孝燈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繢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搞其首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送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詰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恃平太守馬冀各以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為主軍事皆稟焉景城未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天津府清池隋縣明省故城在滄州鹽山隋縣今屬天津府餘注俱見前）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闕先引常

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收斬之先是哥舒翰入朝以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六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疾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鬬志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唐軍名單于都督府治此地在今歸化城南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擊破之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陘關在今代州南胡三省曰時河東太原閉關以拒賊子儀既破賊衆關始開常山即恒州注見前太守顏杲卿字昕真卿同五世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先是祿山至藁城漢縣今屬正定府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擒之賊將張獻誠方圍饒陽千年因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城解饒陽圍此亦一奇也杲卿說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命藁城尉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即幽州注見前盧龍唐志無盧龍郡胡三省曰當作北平密雲本檀州天寶初改郡今順天府密雲縣是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注俱見前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馬燧字洵美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

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表屢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如此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屠謙咼古禾反碟也之二人北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為賊守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圍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答曰大夫遠來疲弊遇敵恐未易當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雖銳不能持重氣沮心離乃可圖也光弼曰善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方圍饒陽太守盧全誠拒守不下聞常山

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與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紀常山糧道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復如博陵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効遂攻趙郡降之　渾瑊勒渾部酋長釋之之子

真源　唐縣今鹿德府鹿邑縣是　令張巡起兵雍邱　注見前　討賊

先是譙郡　注見前　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元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　柳城胡人　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高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　一作萼字伯高趙人　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于真卿萼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特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賂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百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駐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心腹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敢及鄴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義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　真卿欲與之兵衆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　書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敢公能無悔乎　真卿得書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　京兆萬年人　將精兵十萬出嶺

音舊唐書嶧口在相州西山胡
郭口三省曰蓋即壺關之險也賊據險拒之不得
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嶧口以出
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然後帥諸
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
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
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李擇
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
東昌府今屬
祿山所署魏郡太守哀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
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
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
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
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
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
思明所敗北還
王元志酖殺之
以虢王巨高祖子鳳之曾孫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垍薦虢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
祇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陽縣東）亦曰嘉禾山在今定州曲

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南即古泜水源出山西遼正定定州至祁州與唐河合唐河古一名滱水）

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

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今曲陽縣隋曰恒陽唐元和中更名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前者頻果卿起兵漁陽路絕）

卿敗而復通今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絕（郭李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詰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因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勲一旦絕之請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晏特之如初）

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

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將之名為傑冠實絡翰也翰聞

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令所親杜乾運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

以為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佑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東槍槊不能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烽候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成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

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歛于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

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閤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興平縣西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上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宦者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

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喉衆叔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安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

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其去祿山蓋一間耳

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諠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誅之陳倉漢縣唐至德中改寶雞今屬鳳翔府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太子之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帝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凊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太子子即代宗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

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章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寧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為州屬慶陽府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以崔圓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為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是月改扶風為鳳翔府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卻之時祿山遣其將以勅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大震關即隴關在今鳳翔府隴州西郭英乂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于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嗜酒專以聲色寶貉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玆靈武之月行即位出於何與且靈武距創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貶一介奏不告故范祖禹直作為來庶後叛父持議厥且正矣

蜀天子北行亦無迫迫之患

帝至普安 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為普安郡 以房琯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垍張均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三十六

相 初陳希烈羅相上許以相代之拍拜謝既而不用故拍懷怏怏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 是為肅宗 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先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 字之巽 逼族子 水陸運使魏少遊 那州鉅鹿人 判官崔漪盧簡金 宗室永安王孝基曾孫 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

良娣新產禍戰士縫衣貓婦人圖寵取悅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竟日託於馮婉妒之當熊肅宗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他日竊柄宮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巧言斯惑不明世矣先為小忠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亟得以太子即位靈武不為上皇而即書為上皇表故正書法至八月

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于太子且籍北方

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時文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三十七

武官不滿三十人搜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良悌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李勉字元卿高祖子鄭王元懿曾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張良娣鄜州人家新豐元宗母竇太后女弟之孫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

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

在

李泌字長源魏柱國弼六世孫至靈武

府靳州後隱居頴陽後魏縣今河南府登封縣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靳春隋縣明省故城在今黃州上自馬嵬遣使召之謁見于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遣之帝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令狐潮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葉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詳所系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

帝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令狐潮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葉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史不詳所系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將十四人斬

趙州人貞一字栖筠

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欽軍還平原已而光弼

郭子儀引兵西入（子儀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守王俌守常山未幾俌欲降賊諸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趙郡俱陷）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于靈武

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欲復古制人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難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悅以為租庸使（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洋川本洋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瑀汝陽王璡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

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子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元膺子上皇至蜀拜同平章事）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冊寶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素聞房琯名虛心以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大事多謀于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六堂上坐奏立部八堂下立奏）繼以鼓吹（銑歌鼓吹曲）胡樂（龜茲疏勒諸部樂）散樂雜戲（兩畿赤縣所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曲）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在洛陽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子弟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祿山

怒支解之（祿山聞鄉曰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上津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鄖陽府鄖西縣）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不敢相臣語出孟子然非堯舜之正道雖舜

上欲以建寧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倓英果有才畧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

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于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委俶與泌掌之　通進禁門側置輪盤遇夜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盤旋轉而進）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

守禮之于承寀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
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
帝如彭原
安西兵入援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
之于是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彭原郡合狹隘
打于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
乾樹雞為子不以欲有聲先是册寶至靈武上皇賜良
娣七寶鞍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
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

寧王倓泣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北憂禍亂未已
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
以喜極而悲耳既而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
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
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賤天位非私已也
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
申是惡泌及倓倓謂泌曰先生舉倓于上得展臣子
之効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
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
俟不從 昭成元宗母竇太后謚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
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
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 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
旬日而更慫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 一作陶斜在咸陽縣東其地斜出故名
敗績
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琯以為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
進明入謝上怪問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吾用
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而房琯專為迂

闊夫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
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琯在南朝佐上
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下于沙塞
空虛之地又多布私黨以副戎權其意以為上皇一
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
許之琯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揖為司馬劉秩字祚卿知幾子
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過賊將安守忠于陳濤
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
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

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瑁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餚陽裨將張興東鹿人死之

思明攻河間景城李奐李暐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

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

郡皆陷餚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餚

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

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

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

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

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

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

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等討之（綱目）

以至于死

（上皇遣高適等考唐書通鑑及綱目注本文遣適等者乃肅宗非元宗也綱疑有悞劉友益乃謂病膚宗而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

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

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

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

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

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

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

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

成式遣兵拒之皆為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

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八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汾陰人）長史龐

堅（涇陽人）殺之

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

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

洛陽殺之 上問李泌今賊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玉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冠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命每遇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張巡移軍寧陵 注見前 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于雍丘之北以絶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馮翊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救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鍾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疾疾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唐

肅宗皇帝

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懿祖之後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閹

宦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為之謀夜持兵立帳外使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寧王倓

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廐名小兒廐牧閹奴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

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疾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愚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給事東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上即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令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貳上賞慰之及建寧死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一能為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先是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墼音吉土塼也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

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註當作嬀蓋嬀州也檀州名注見前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

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俟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征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綱目是除載在正月至鳳翔已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輯考通鑑三月戊子上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鋭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

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邏與南霽雲（魏州頓丘人）雷萬

春史不詳里系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欲巡射子奇而不識判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西網目誤作溝今依唐書通鑑改敗績

先是闕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闕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郭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與王思禮進屯潘西潘水之西也潘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為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斂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

馬子儀既敗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房琯罷以張鎬同平章事

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

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于內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常盈門上惡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幽州薊人奔襄陽

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

鎬兼節度採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

賊屢攻工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卽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工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在長安縣東神禾原上北澧水注見前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內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罷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初工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京師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于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意程日冀恃岂
祇感泣而已也

擢書至鳳翔工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奏上皇命左僕
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
表請工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工
皇不來矣工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工曰為之奈何
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及今成功聖工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教養之意
則可矣工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是夜上
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
之工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
以孤城力障江淮何愧疾風勁草而遽辭肋攻
陽修巡先死不為遠迹後死不為屈之語足以
發明韓愈扶獎

衡山歸隱史但稱其去就之高未免膚見觀泌
家陳造膝拳奉于父子骨肉間以啓沃格心為
己責是真不愧大臣風度者雖漢之嚴光且弗
逮遠甚況仇繡輦以下乎白衣山人之目殊不
足盡之

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
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
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
對曰陛下今就臣揖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
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
豈朕而辭揖鄉耶對曰陛下不辭殺臣故臣求歸若
其既辭臣何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
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
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
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
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
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
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
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
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

先是子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
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能鬬遂為賊所圍
張巡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
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
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
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
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鐵鑁大
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灌之
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
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為皆應機
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
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
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
立辨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
柵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
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衛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
淮唐郡今江南泗州是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
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霽雲至臨淮進
明愛其勇壯具

食延之睿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睿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睿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睿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痛哭賊圍益急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容逋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先是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至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抉視其齒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姚閭崇曾孫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數萬巡一見問姓名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二十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為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先是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伯嶼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逼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逼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于新店在陝州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

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

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絶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家汲郡為秘書郎蘇源明字弱夫武功人知制誥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在衛輝府淇縣西南亦曰蒼岭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汝南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

上在彭源更以栗為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詔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先是廣平王俶入東京百官受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崔器令謁朝堂請罪如前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至是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與器共按之峴以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賖皆怨諲器而峴獨得衆譽　李峴吳王恪孫呂諲河中河東人

崔器以執法致怨李峴以曲恕沽思其是非為有目者共睹唐史轉列器于酷吏傳無識其矣

立廣平王俶為楚王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

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雚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李翰　贊皇人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劉友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均均以世臣甘心事賊于法不原元宗于此尚知力持威柄乃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初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氏者廹于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玭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囚承慶等奉表降至是上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

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烏承玭字德潤張掖人承恩承玭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

肅宗轉以藩邸私恩力為陳請將何以正人心而勵臣節若陳希烈等在朝容悅臨難偷生即使反正來降操三尺者亦不能為之曲貸況以此等敗裂名義之人猶可姑留以冀自新之効耶肅宗聞流言而自悔真所謂夢夢

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于九泉上皇曰垍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我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司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胡三省注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充其制皆如四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軍神武亦置左右共為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

戊戌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
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胡三省曰觀察使始此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工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工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工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字端卿淮陽王道元之孫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
工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工悅之遂以璵同平章事璵在開元時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有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至是復以祠禱見寵乃奏置太乙壇工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回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與張通幽固謀通幽賊將通儒弟也會杲卿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救宗族杲卿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啟之更表毀短杲卿留泉明別遣使獻之杲卿尋死難竟無褒贈及是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為之言于上皇杖殺幽通而贈杲卿泉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還使壯士翟喬賊之于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陷為史思明所虜至是思明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斂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初行新歷

山人韓頡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捶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明年更鑄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錢殍相望言者皆歸咎于琦乃貶琦忠州長史（忠州唐置令隸四川）上元元年赦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是赦至寶應元年赦大小皆當一民始安之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左司郎中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後回紇以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勲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瀘州人）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靈昌人）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

自平盧輕授節使八柄下移朝廷制命軍中幾視若弁髦而懷玉之廢置擅專終復攘為己有則尤其甚焉者也自是而江淮山南西川盧龍踵其惡轍竊奪相尋藩鎮之禍其所由來漸矣

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觀望未進會崔光遠拔魏州思明遂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　薛嵩訥之從子）

以侯希逸（營州人）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初元志既酖殺劉正臣祿山以親將徐歸道為節度使元志復與侯希逸襲殺之遣使上聞詔拜元志平盧節度使至是卒　劉正臣事具前）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王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紀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嘉山之敗事具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胡三省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張后專橫故特書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子儀至河陽周摯引兵爭之不得都虞候張用濟築南北兩城而守之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為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刑賞之正哉

以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興貴于武德初棄執李軌事具前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鞫獄坐貶鳳翔馬坊押官為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鎣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曳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匿若簫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鎣流播州

官天興本雍縣至德初更名金改鳳翔今為鳳翔府治毛若虛終州太平人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畧無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于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辛京杲蘭州金城人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浴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

光弼誘馬一事傳紀家泥古游牝之說嘖嘖以為秘計殊不知戰陣多用騸馬即數在取多亦不過間及牝馬從未有以牡馬參隊伍者雖有游牝誘將安施書生不諳軍旅並不察物情好

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在虎牢崿嶺在登封縣東南即箕山也龍門即伊闕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

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思明使龍僊挑戰嫚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閒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白孝德安西人思明屯兵河清唐縣今為鎮在今懷慶府孟縣光弼軍于野水渡在孟縣西南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光弼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既而思明果謂日

越日光弼長于憑城令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顏曰夜去矣曰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顏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顏與之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兆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却乃攻中潭光弼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闕西複姓元禮寧州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城外置柵柵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

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顏曰夜去矣曰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顏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顏與之見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兆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摯引却乃攻中潭光弼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闕西複姓元禮寧州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大潰時光弼城外置柵柵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論姓自吐蕃來降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

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賊衆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庾子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賊將安太清走懷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抚懷州攜太清送之京師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坊州唐置今鄜州中部縣是餘注俱見前節度使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既而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京兆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先是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

之楚元等攻破荊州衆至萬餘倫發兵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襄州將

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為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侶卒

侶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

會侶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

西北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元禮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玉真公主上皇之妹如儇媛上皇舊宮人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元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令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狗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還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

輔國請遣上皇肅宗初未之許輒矯上語行之此豈素服請罪所可了事肅宗不責以大義治以國法乃為甘言以順其意是不但無以為子亦不成其為君尹起莘所謂寄生非苛論也

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後周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陳元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峘之弟）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曹州人）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即馳詣廣陵解峘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注見前）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展

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鎮馮智舒釋為鳳陽府之白沙山謬甚）設疑兵若將趣北固（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者李峘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鎮名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北）峘軍潰奔宣城木宛陵縣隋更名今為寧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寧府唐乾元初日昇州）潤及蘇湖濠（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楚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將兵三千屯任城（注見前）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

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
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遂斬
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
江淮至是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 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
懷州皆陷

史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畏光弼猜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及河陽再敗遂入城
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
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
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
言東都可取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兵恃功多
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說故附會朝恩
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陣于邙山光弼
命依險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
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
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
屯陝光弼既敗上表求自貶詔以為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復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貶李揆為袁州長史以蕭華嵩之子同平章事

荊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
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
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
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
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
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
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有
廢立請召曹將軍思明大將為衛史失其名謀之王苟不許今
歸李氏矣朝義召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
之朝義即偽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已數十
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

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悦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即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面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帝生于九月三日遂以為天成地平節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會劉晏敗司農卿嚴莊怨晏告晏道禁中語矜功怨上晏遂與莊俱坐貶載遂代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衆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壬寅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節度使

時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景從兄為節度使景山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既而絳州行營隨方不君本鎮謂之行營兵乞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　國貞淮安王神通元孫本名若幽上以為河中節度使朔方諸道行營都統鎮絳州因賜名絳州素無儲蓄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思郭子儀之寬王元振因矯命于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具畚鍤待命士卒皆怨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耶元振帥之孰國貞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殺之

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　隋縣今屬平陽府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帥于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衆帛數萬以給絳軍時工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不思張氏有可殺之罪輔國非殺張氏之人汪克寬引北魏高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折之較劉友益尹起莘謂說將擊拭后于氏例為有見故改書

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工不許固請不已工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工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工皇崩　年七十八

工自仲春寢疾聞工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時高力士遇赦自巫州還在道聞工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弒皇后張氏

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擅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京兆三原人　黨于輔國工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

以昭義例

太子出后召越王係帝次子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廐勒兵收係遷后于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弑后并係

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

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唐置鄆州今曹州府鄆城縣是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先是田神功見官屬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官屬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宦者封王唯此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匄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初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瑱樂在襄漢諷將士上表留已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瑱淮西行軍

司馬裴茂謀奪瑱位容表瑱偪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肅宗以為然徙瑱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容救茂為防禦使會肅宗崩上即位復留瑱山南東道瑱聞徙淮西大懼又諷將吏請留上欲姑息許之裴茂先得密敕即帥麾下趣襄陽瑱以兵迎之且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敕告示之茂驚惑瑱縱兵擊之擒送京師賜死　至是瑱入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注見前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帝長子即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本范陽內屬奚復賜以名李寶臣字為輔以州降

工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思伽闕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為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中原無主可汗信之清潭至謂曰先帝雖棄天下今皇帝即廣平王興葉護共收兩京者也　回紇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即有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登里可汗至是工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工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工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于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兵馬使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王亦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拜舞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适歸營行軍司馬韋少華等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地名胡三省注金人隱疆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扶風人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

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即今易州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即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君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容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張忠志之未降也祿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詔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寶臣握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王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怒皆部入君劉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鄭縣唐置州改莫宗省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偓柳城胡人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至不得入獨與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偓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于林中懷偓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偓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河北之始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以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有兵衆十萬奏請名其軍曰天雄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固懷恩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虐斂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隋縣今屬平陽府）府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特功驕寵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以梁崇義（長安人）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劉友益曰留後始此

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鈎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引戍兵歸衆推為帥上不能討因以為留後崇義奏改葬瑱三月辛酉葬泰陵（元宗陵在同州府蒲城縣東北金粟山）

史臣贊曰元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竇貴身失國而不悔始終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喬陵（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剌于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侯而父道虧倘徵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魏州人）將兵討平

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字公權華陰人上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

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謂學老莊者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曾之子京兆尹嚴武字季鷹挺之之子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

懷恩自收京以後疆埸之宣力居多恃功驕蹇已非一日狼子野心固不能保其克全臣節然

彼時未遽有跋扈之形徒以雲京懷疑激怒實為過舉迨嫌釁已成抗不赴徵則逆跡顯著矣代宗竟視為固然不即聲罪致討威令不行復何以馭下乎

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後綰又奏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

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書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不撫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疑沮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唯陛下圖之 同羅鐵勒別部安祿山反

同羅叛寇朔方郭子儀遣懷恩討平之驃騎謂程元振上遣裴遵慶孚光良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詞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鬮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

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注俱見前）等州（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

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蠭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沒至是吐蕃入大震鬮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為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

鬮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

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

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

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邠王守禮之孫）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自晉鄉病卧家興入脇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即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

去高暉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鬬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松維保三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故城俱在今茂州保縣西山即大雪山亦名蓬婆山在今松潘衛疊溪營西諸州謂松茂雅嶲等都督府所隸諸羌羈縻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元振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敕流溱州上念其切復命江陵安置溱州唐置地在今貴州思南府界

十二月上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

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工以是愈愛之

甲辰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

工之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

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

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

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儀李抱玉魚朝恩四人

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

玉從弟抱真字太元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

歸京即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

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懷恩使其子瑒寇太原不克

大敗而還逐圍榆次

工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

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援如反以手摩也穗以給禁軍宮厨無虗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初置于河中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

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

號青苗錢

臨淮王李光弼卒謚曰武穆

光弼以名將擁兵自雄不共朝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母在河中上恐遂成嫌隙數遣使存問已復迎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已而懷恩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懷恩與回紇吐

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于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急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先是子儀使其子晞將兵救邠州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弱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九月闕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

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見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

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營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遲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工不能用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謘字士明寬之子為左司郎中

河東租庸使裴謘入奏事上問椎酤之利歲入幾何謘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劒南節度使嚴武卒

武三鎮劒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毋數戒之武不從及死毋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內麥稔尹起莘曰上書旱此書麥稔饑荒之急幸有是耳然稔止畿內四方萬里未知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已

先是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即以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召還京師以鄭王邈帝之子為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入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函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盧逵反吐谷渾別種

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趨奉天党項趨同州吐谷渾奴剌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虜衆披靡瑊夾虜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人京師聞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邠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戰力捍寇而遽欲脇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盧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後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

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甚厚不若捐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逐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前陳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捐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崔旰擅戕制帥擾亂蜀中罪在不赦鴻漸奉詔鎮撫首當勦滅禍魁以次綏輯乃貪其重賂轉以節制相推讓其惡與叛臣等代宗竟爾曲從其請專事調停唐之紀綱至此掃地矣

閏月以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為朔方節度使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漢州注見前刺史崔旰安平人從衛州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初嚴武在蜀奏崔旰為漢州刺史旰將兵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舉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郭英乂為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至即誣殺崇俊遣使召旰旰辭不至英乂怒自將兵攻之敗還旰聞英乂裁損士卒稟賜下皆怨怒又毀元宗鑄金真容初元宗離蜀以所居行宮為道觀仍鑄金為真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因宣言英乂反發兵襲之英乂奔簡州隋置今屬成都府為普州注見前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注見前牙將柏茂琳瀘州梁置今隸四川牙

將楊子琳劒州注見前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為劒南東西川副元帥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旰無一言責其干犯反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旰工不得已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夔各為本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明年鴻漸還朝以旰為西川節度使鴻漸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為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擢其兄弟皆至大官久之旰入朝會楊子琳襲成都詔旰還鎮賜名寧先是寧弟寬為留後數與子琳戰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丙午大歷元年春正月赦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堂廡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逐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謂朝恩之子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注見前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猶

託他事陰中言者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侯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京兆人言成均之

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
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罷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
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為壽共直緡錢二
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
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上不聽
衛州進士高郢上書諫曰先太后帝母吳氏寘福窮壯
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
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
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
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
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
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家運祚
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
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
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
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
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恩賜胡僧不空官至
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
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
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　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帝母吳氏寘福窮壯
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諫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耶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恩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由是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戊申　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時過
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
為相泌固辭
追謚齊王倓倓于是春追贈齊王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
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
岐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鄜使尚
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謚
倓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儇詔以希彩知
留後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泚幽州昌平人及弟滔
共殺節度使李懷儇希彩自稱留後成德節度使李
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領
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縉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

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內出盂蘭盆釋經佛作盂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盆器也華梵共舉賜章敬寺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
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屠吐蕃定秦堡胡三省注吐蕃志吞秦土築堡于洮州以定秦為名吐蕃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

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蕪行出大震闕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乃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侯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遣徙勞弊怨詛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日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從于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六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冊以為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

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我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于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戶歸資言焉之死者亦計戶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　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字叔心乃定　嚴郢字叔心華州華陰縣人為嚴郢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乃至還戶賜栽不敢肆

冬十月杜鴻漸卒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七　二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　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人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從溫為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　既定計白上上以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 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注見前

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外

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則不救梁岷二州注見前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抵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

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可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妾弟侯莫陳岱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擬岱長安尉岱參臺李栖筠劾奏其狀上起浩岱及濟虛邕皆坐貶朝廷稍肅岱音戴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韓滉字太沖宋之子判度支

壬子 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殿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若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

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
又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
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
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
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
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
涇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當為用及泚為節度明

癸丑八年春正月賂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字坦遂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
讓其叔父嘗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嘗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卒

初彰為史思明滑博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為
滑亳節度使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
兵三千詰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
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遺表稱
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

諸民江淮織鞾人以為累自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興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過艦至此復為市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
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
勉代彰

秋九月召邠模入見

晉州男子邠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
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
請以蓆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
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

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
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寧節度使郭子儀遣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
改長武今

吐蕃寇涇邠渾瑊拒却之

屬邠州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虜所陷段秀實發
城中兵出陳東原吐
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

我不在諸將然弱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
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
其罪使將兵趣朝那注見前
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

為民請命止於鐵檮感格而已土龍之法雖創自仲舒繁露即偶爾倖中亦時會適然非其術

國臣（河曲人）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即秦亭注見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贈司空賜爵肅國公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注見前）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嶠帥衆歸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遂陷洺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注見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清束身歸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

進初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

王武俊亦說竇臣釋承嗣竇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橋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承倩齎詔至竇臣遣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竇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竇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復遣客紿竇臣同取范陽竇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承嗣知范陽竇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竇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竇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竇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竇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真像觀之滔與之竇臣鄭州靈曜逆戰滔不虞奈何自神人也是夜遂襲其軍戎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竇臣曰河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狀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內有驚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竇臣慙怒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而退　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

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謚貞懿皇后上悼

已殯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

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已亦屢為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狀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本冥人將精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

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
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
備非常璘卒都虞侯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
之表奏入宿衛分從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
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
恐不聽入命押牙馬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
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
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

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
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
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
以其姪悅為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
舅金吾大將軍吳湊濮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謀之會有告載縉
時人譏衮云云益出於佐醫者之口然衮猶稍知節操較之恃祿固位者流猶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意養姦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傅作相必當
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謚曰文簡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于
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
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
召刺史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
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
醬菜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指
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
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
人遂為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
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

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池鹽遇雨必敗滉奏矯偽豈待

展轉遣驗且明知其不實而猶曲從置柯之請是不惟昧於燭理抑亦侈於飾非梁閽至此何以馭下

上方倚楊綰使釐奨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義興人）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苻秦縣今屬西安府）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蜀漢縣元省故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

其後無不提矣留後鮑防（字子慎襄陽人）不從逆戰敗還回

澧州（注見前）司戶而不問滉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已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注俱見前）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永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鄧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

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澶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

益屋（人）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

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亦曰陽武峪在代州崞縣西今有堡）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而構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曜因誤我遂逐惡鷹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與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遼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之極矣

李忠臣貪殘好色惡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侯李希烈其族子也為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德宗

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莧也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衮以為禮臣為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子儀以司徒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

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懷光為河中尹常謙光為
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
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
君獨不為鄴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鄴公
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
小過以明鄴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
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釋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
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
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
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荊山
之陽及豹貙女滑反似貍蒼黑無前足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
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
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
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
知其獘遺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
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
者皆潛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
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
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
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
字本立鄭州南陽人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
劒南上素聞滉捨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
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
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
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滔傭
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
院擇能吏主之不
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宪滯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胡三省注唐時
登聞鼓在西朝

堂之前

詔天下寃滯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撾鼓者甚衆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郤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勳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誠園璘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恃寵貪縱與黎幹相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二人勸代宗立獨狐貴妃子韓王迥皆賜死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以張涉（河中人）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人）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涉尋坐贓放歸田里上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贓敗左丞薛邕亦以為宣歙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付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

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贈賄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蘇州吳人）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攷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試黜公衆才成得而官焉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效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用

（既濟所議雖切當時之弊然以選舉委之刺史在州府辟用既不盡公而無私若仍任資格則其術用故事正亦猶之吏部耳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

是然後詔謝告賣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寧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楊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陝州安邑人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

維茂注俱見前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注見前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已而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治坊州

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即順宗為皇太子

得賢佐理自是為政之要文詞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

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汲人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以其家富使戍武崗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聚衆侵掠州縣討之不克武崗晉縣今為州屬湖南寶慶府上

千進誠無足取然必如何而足當有道之目播初無所指陳且播固非有特立獨行之概者因盧杞薦而得相杞一語斥責即不敢復言其人品可知則其所稱道亦不過託之空言而已

遣都官員外郎閻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誠無足取然必如何而足當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皐為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皐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皐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德宗皇帝

庚申　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詳具前　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為官為僧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入以制出戶無主客主土著也客不常居者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丁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馬氏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苟或變之則必至于煩擾無稽而官民交病蓋以古今異宜故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眾頗疾之楊炎因欲為載報仇時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玆事曖昧況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統領乃復以韓洄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

之弟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二月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貞觀八年設黜陟使後罷至是復置

使凡十一人分巡各道是時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乂

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謂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由是軍士皆德悅而怨

朝廷以段秀實為司農卿

初大歷末元載請城原州事未行而載誅載嘗為西河西隴右山州形勢言于代宗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宵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實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夏蓄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涇西兵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逼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載得罪事遂寢　西州唐置即漢車師前王庭注詳前四鎮即西域四鎮時行營兵皆寄治涇州隴山秦嶺見前潘原唐縣元有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推沙堡在今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石門木峽二關名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南及是楊炎秉政欲行載遺策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為之具秀實報曰安邊郤敵宜以緩計且農事方作不可遽興功炎怒

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又議開農州民役作問里騷然京兆尹嚴郢上疏言之不報已而渠卒不就　豐州唐置治九原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陵陽渠在故九原縣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夏四月行軍別駕劉文喜據涇州作亂伏誅

楊炎將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軍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遂據涇州以叛詔泚及懷光討之　泚等圍城久不拔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徵孽不除何以令天下乃減御膳以給軍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已而裨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奏捷至上使覩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月築奉天城

德宗因術士說築城以備非之

常其去梁武既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主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盍若勸其親賢詰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發丁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頡莫賀（登里之從父兄）殺登里可汗而自立遣使冊命之初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力士養孫葉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言曰吾為人所殭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后詔以睦王述帝之弟為奉迎使諸沈四人為判官分道求之初高力士有養女嫁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或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言狀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辭實非太后驗視者疑之殭迎入上陽宮上發宮女齎御物往供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羣臣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恐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葉景超往覆視景超謂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高氏言曰吾為人所殭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敢言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然終上之世無聞焉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荊南節度使庾準（常州人）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先縊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新舊所在寄重兵其費不貲宿倚辦于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汙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捧紿多少遷次緩速皆

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請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穩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奏流殍然後賑之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汴蔡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閩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載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轉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計歲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于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用者宵莫能及

秋七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依朝廷累善撫而禁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為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蓋兩失之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上即位命回紇使者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留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董突獻策光晟請殺之光晟奏于上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犀胡盡殺之獨留一胡使歸國曰回紇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回紇請復讐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後上遣源休送

董突等喪還其國回紇相頡子思迦立休等于帳前雪中欲殺者數四留五十日可汗遺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憤怨我意不然汝國已殺董突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竟不得見可汗而還

冬十一月詔日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及是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姊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父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

唐戶口莫盛于天寶自安史肇亂繼以河北猾兵壯者危于鋒刃老弱斃于輸將數十年閒戶口滋耗不及盛時三分之二富庶不可常恃如此讀史者可為深鑒

德宗不許惟岳之請數語深中藩鎮事情尚見斷制厥後雖三鎮連兵拒命未幾而惟岳誅喪積玩之風雖以稍振但河北稍

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上愍嫁之所齎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天下兵民之數

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至德後藩鎮叛服不常今依唐書其入叛臣逆臣傳及拒命而未歸誠者容書死餘依綱目原文仍書卒

李寶臣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其子惟岳匿喪作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田悅請繼襲至是悅亦屢為惟岳請上卒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卻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奈何無故為叛臣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真泣諫惟岳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遽欲貢之此甚不可若執青魏使者送京師而討之則節鉞庶可得矣惟岳默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後竟殺真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舅也切諫不納乃稱疾杜門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

子哀張氏李寶臣本姓張氏故云

以楊炎盧杞字子良奕之子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郭子儀妾不離側杞常往問疾子儀惡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心腹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符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延齡

河東人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發京西兵戍關東

發京西防秋兵一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平州人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勸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罍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夏五月增商稅為什一

是著至襄陽崇義懼陳兵而見不受詔上命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先是詔加梁崇義同平章事崇義雖興李正己等連結而兵勢寡弱禮數最恭上欲以恩信安之詔加同平章事賜鐵券遣御史張著賫手詔徵之及

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以張萬福（魏州元城人）為濠州（隋置今江南鳳陽府是）刺史

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北跨汴水）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渦水注見前）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

沿將張伾堅壁拒守（悅召承嗣舊將邢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于嶂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嶂口注見前

六月梁崇義拒命詔淮寧大歷末改淮西軍為淮寧節度使李希烈

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既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謚曰忠武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九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縢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家八千八千人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秋七月北庭安西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名忠至是賜姓）名爵寧塞郡王郭昕（子儀弟子）武威郡王贈表光庭工部尚書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絶不通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絶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自回紇中來上嘉之皆賜爵郡王光庭天寶末為伊州（注見）前刺史吐蕃攻之累年不下糧竭兵盡自焚死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贈官

楊炎罷以張鎰（字季權嵓山人）同平章事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于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于臨洛大破之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于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

亦解

李正已死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正已既死子納擅領軍務田悅求救于納及惟岳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注見前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字茂初趙州人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

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初李寶臣奏以張孝忠為易州注見前刺史孝忠歸朝後以兵屬寶臣寶臣奏為易州刺史寶臣晚節多忌刻連殺大將召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意耳遂得免至是朱滔將討李惟岳慮孝忠悉其衆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田悅已破襄陽已平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此轉禍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請闕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感德滔深相結

使

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實之外館迫脇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亦曰曲江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裏宇記池為漢武帝所造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長安志唐秀士每年登科賜宴于此元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盧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故元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賕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祫于太廟

先是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向而饗之其後鴻臚卿王權請祖東向之位從之

劉洽滑州匡城人後賜名元佐唐朝臣等大破青魏兵于徐州

先是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洧正已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程先白張鎰盧杞恕不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于是李納遣其人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詔朔方大將唐將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洧遣牙官王智興字匡諫温朝臣將兵五千人與宣武二年改汴宋軍名宣武節度使劉洽滑州刺史李澄遼東襄平人共救之時神策兵馬使曲環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爭奪青魏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青魏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已而劉洽

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亦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等說等納遂復與田悅合朝廷以納勢窮賊不可捨上乃因說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博洺州降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在漳水上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倉口即黎陽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于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于是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悅兄從以洺州降悅士卒不滿數千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誓

惡出府庫及欽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時李納為河南軍所逼徵兵于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其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于後世也醬臂而別璘與其副李瑤遂降于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長春之子　符令奇臨沂人璘字元亮李瑤曼罵而死悅之奔還魏州也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悅入殺長春嬰城拒守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朱滔張孝忠攻拔東鹿　本鹿城縣唐更名今屬保定府　李惟岳發兵圍之滔孝忠與戰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先是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東鹿之戰使為前鋒武俊自念今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必殺己故戰不甚力而敗惟岳將康日知　靈州人　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武俊或曰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欲使誰卻敵乎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衛常寧與武俊擊趙州又使武俊子士真將兵宿府中武俊既出謂衛常寧曰今幸出虎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大夫暗弱終為朱滔所滅且天子有詔誅之中丞為眾所服倒戈以取之轉禍為福如反掌耳武俊以為然遂引兵還襲惟岳士真納之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拒者族眾莫敢動遂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　自李寶臣據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

復權天下酒

惟西京不榷

二月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時河北畧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定趙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朝廷

必取恒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侑曰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若司徒矜魏博而救之非特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郅說王武俊郅曰大夫出萬死計誅逆首康日知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畧同誰不憤絕今聞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徒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効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使者送朱滔滔言于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

未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強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概見矣

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方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武俊亦遣其子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曰司徒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不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司徒遣人語孝忠曰惟岳負恩為逆孝忠歸國即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且武俊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雄復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彊寇之間莫之能屈劉怦昌平人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舉兵而南

王綱不振專恃兵力已難靖亂況因軍興括錢間架諸法箕斂無已師未贍而民已朘與剜肉醫瘡何異奉天出走唐之不亡倖耳

衆莫敢前卻進取寧晉本癭陶縣唐更名今屬趙州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注見前遂與滔救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人東討悅且拒滔等已而懷光與滔等戰于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北古河堰也敗績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營于愜山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擊之滔軍崩沮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武俊由是恨滔魏縣漢置舊屬大名府今省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叔明五世孫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又詔鹽每斗價皆增百錢

洺州刺史田昂入朝

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

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杞又以李揆有才望惡之奏使吐蕃上曰無乃太老杞曰使吐蕃不可揆乃行至吐蕃酋長曰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不可揆恐留之紿曰彼李揆公是否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如上性多忌因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于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相曰以足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鄙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臣事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等共議請與鄚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不然則用兵無名將吏無所依歸滔等皆以為然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吿天而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初武俊誅李惟岳遣判官孟華入見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畧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有異謀上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于大夫甚厚何遽自同于逆亂異日無成悔之何及武俊奪其職及是武俊以華為司禮尚書華不受嘔血而死武俊又以衛常寧為內史監常寧謀殺武俊殺之孟華史不詳何所人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亦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播儒厚可鎮風

之官勉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容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運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禁水即沙水自中牟首受汴逕祥符尉氏至陳州府南合于潁謂之小黃河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幽趙狐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牙將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闕播奇之薦于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于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耿介小無鬚見希烈恐懼便液污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漢縣今屬開封府圍鄭州東都震駭初盧杞惡平原盧奕死東都事具前真卿以舌舐面血令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瞿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于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頗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又使人邀之于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肯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刀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窘告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請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

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吐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掘坎于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劒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是月以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討李希烈擊破之遂克汝州

哥舒曜翰之子

三月曹王皐敗李希烈兵斬其將柊黃隋置今湖北黃州府是斬

注見前州

時希烈兵柵蔡山在黃州府黃梅縣南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斬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隨戰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柊之遂進柊斬州表伊慎為刺史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即汝南郡注見前

希烈遣其都虞侯周曾等將兵三萬攻哥舒曜曾等

晟趨趙州王士真解圍走逐北畧恒州及是晟謀取深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圍清苑累月不下朱滔自將救之晟軍大敗會晟病甚還保定州王武俊以滔未還魏橋遺宋端趣之言頗不遜滔怒曰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謝之然以是益恨滔李抱真因使參謀賈林詣武俊

詐降說之林見武俊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諸將亦數表大夫至誠天子語使者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武俊乃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

淮南浙西荊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皆仰給度支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于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贊數言究致亂之本頗中肯綮使德宗因是遣悍卒省橫征國勢雖衰猶可暫弭邊人之藉口生覺其如井此不用何至所云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其見尤為明切中理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之畧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為叛亂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詿誤失圖勢不得止者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于本而務救于末則救之

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寖微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覬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覽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節將子弟四救涇隴邠寧更不徵

發仍罷閭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河中人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

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一匹衆益怒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閭架陌錢矣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愛州日南人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遂行賊登含元殿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紇還事具前賞薄怨朝廷休有口辨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還先除光祿卿故怨入見泚

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羣臣不知乘輿所之盧杞白志貞王翃陸贄等追及于咸陽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請城奉天見前乃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皆鬱鬱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召之不納騎士踰垣入刼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狥社稷耳乃往見泚說之曰犒賜不豐有司之過

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泌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泌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泌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泌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宿營于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泌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白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懌懌耳遂奉詔詣泌泌殺之　吳溆湊之兄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泌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泌迎乘輿未發泌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泌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使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泌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泌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

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衆笏前唾泌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泌中其顙濺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前助泌泌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泌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泌攻奉天復謀殺泌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降于朱泌

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泌為泌所厚行軍司馬齊映瀛州高陽人　齊抗滑之孫　言于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皮與其黨作亂殺鎰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泌上始以奉天阻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泌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嵩之孫

朱泌僭號

系譔冊而死雖死不能免從逆之罪祖禹比之婢妾之引決誠當若蔣沈託病不受偽官雖較優于系然詭全倖免視段秀實之象笏濺血忠烈凜然則相去不啻倍蓰矣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泚尋改國號曰漢源休勸泚誅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沈絕食稱病潛竄得免蔣沈欽緒之子

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食盡奔洛陽希烈遂陷襄城

以馮河清京兆人為涇原節度使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殺左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為中書令翃詐為寧遺泚書獻之杞譖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洺

朱泚犯奉天詔韓遊瓌靈武人渾瑊拒之

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奉詔將

兵拒泚遇于醴泉遊瓌謂監軍翟文秀曰當急趣奉天以衛天子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宥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字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于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

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慮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于梁山注見前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葵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葵之日月亦戰死于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十一月以韋皐字城武京兆萬年人為奉義軍節度使

初泚鎮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欲執留後韋皐以應泚事泄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皐中丞玉謂之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皐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犹耳雲光從之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皐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奔詣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皐為節度使

李晟將兵入援

李晟聞上幸奉天帥衆奔命張孝忠遣銳兵六百與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注見前晝夜兼行上以為行營節度使李懷光以衆五萬入援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進屯蒲城今同州府蒲城縣西魏置唐改奉先宋仍復故名此云蒲城蓋史臣追叙之文晟亦自蒲津即蒲津關注見前濟軍于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撫御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時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自襄陽入援屯藍田鎮國軍兵馬使駱元光襲破泚將何望之軍華州屢敗賊兵賊由是不敢東出上即以元光為節度使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屯中渭橋于是泚黨所據惟長安城而已尚可孤字文部別種駱元光本安息人官駱奉元養以為子遂冒其姓後賜姓名曰渾瑊擊破朱泚李懷光敗泚兵于醴泉奉天圍解

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采蕪菁根本草注蕪菁北人又名蔓菁其根可食而進之泚百道攻城造雲梯高廣數丈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恼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賊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無甲冑瑊撫禦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

輾地道即渾瑊所鑿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亦瑊所畜風勢甚盛須臾雲梯及人皆為灰燼賊乃引退于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以蠟舀表隨賊攻城乘間逾塹抵城下大呼曰我朔方軍使也乃縋而上上得表大喜即令舁韶至城上懽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又敗之于魯店魯店在乾州東泚聞之懼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充泚至長安為城守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金商金州西魏置今陝西興安州是商州注見前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李懷光之赴難也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于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

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晟等刻期攻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曹王臯遣使貢獻

自朱泚作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

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已竊據稱尊於時德宗即數其罪而誅之以謝天下人心庶可復振乃必俟表論諠騰僅以貶黜聊示薄罰太阿倒置積翫不懲遂致一難未平一難復起自取之疚又將誰尤

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

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揚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臣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上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今急務在于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

之本繫于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于朝廷朝廷之誠不升于軒陛上澤闕于下布下情壅于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今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刑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

隱情以言為諱至于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反在推誠且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于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于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惟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于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于已而望盡于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于前而曰誠于後衆必疑而未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

為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稱其補闕是則聖賢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容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不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莫之省納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臣以為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未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是也下有其三諂諛

顧望畏懊是也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聽辭必勦説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疑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慢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懊者避辜而情理之説不申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宥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顧采用其言

李希烈陷汴滑州

希烈攻汴州李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賊勉上表請罪上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希烈遂叛襄

注見前

江淮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結李納

于鄆州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興元下[illegible]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渴易為飲而赦脅從以鎮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橫逆如故浸淫以至于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八

唐

德宗皇帝

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先是陸贄言于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難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請救秦人遂走吳師復國詳見劉向說苑陛下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典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因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

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至是乃下制大赦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副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勳舊務在宏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李希烈僭號

李希烈自恃兵强遂謀稱帝遣人問儀于顏真卿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賁孫廣李緩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遣其將楊峯齎勅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腰斬以徇具奏少遊附賊之狀上以建封為濠壽廬都團練使希烈欲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邱希烈兵不得過希烈又南寇蘄黃及鄂州為曹王臯及鄂州刺史李兼所敗希烈由是不敢復窺江淮已而希烈將兵圍寧陵濮州刺史劉昌拒守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鎮海

節度使韓滉遣其將王栖曜將兵助之以强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廬州隋置今江南廬州府是霍邱隋縣今屬江南潁州府鎮海軍建中初置治潤州王栖曜濮州人

置瓊林大盈庫于行宮

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為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

夷大難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患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諑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通作隱　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徵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上即命去其榜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復與姜公輔俱于建中四年十月同平章事

蕭復嘗言于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瀆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庶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既而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先是李抱真在臨洺　上出奉天抱真退屯臨洺事具前　遣賈林說王武俊歸國武俊許之　田悅欲與武俊共襲抱真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圖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且易定滄乃趙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辭悅而北會武俊先所召回紇兵至幽州朱滔欲與俱取東都林復激武俊曰朱滔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王河朔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拔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邪乃定計通好抱真而與　然武俊猶外事滔而陰約田悅共背之使相望至是朱滔使人說田悅欲與共取大梁悅不欲行而未忍絕滔召官屬議之　許士則曰朱滔敖懷仙屠希彩怵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謀同謀者覆其心腹詎可量哉今不若陽許偕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則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　會武俊亦遣田秀馳說悅秀述武俊語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洽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汴及滔乎入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向其陳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入郎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　悅意遂決因遣秀還具道其謀而報滔曰如約滔喜將步騎五萬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入

趙境武俊大設犒享入魏境悅供承倍豐滔遣使見悅約與偕行悅曰昨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然悅不敢貳已令步騎五千從行供芻牧之役矣滔大怒即日遣兵攻拔數縣又縱回紇大掠而去悅閉城自守滔分兵攻貝魏于是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

遣使發吐蕃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博平人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

先是李晟屯軍東渭橋軍勢日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惡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懷光屢月逗留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久乃許之晟

以俟時耳懷光又發卒城咸陽移軍據之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而拔軍此來何邪懷光殺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我死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　石演芬西域胡人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字遐

晟以孤軍處二强寇間卒能建

問梓州鹽亭人聞之馳表奉迎時李建徽陽惠元尚與懷光連營懷光襲殺惠元建徽走免先是陸贄自咸陽還奏言建徽惠元軍附麗懷光必不兩全宜託言李晟兵少恐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為掎角仍先諭旨二人即日進路上不從遂及變懷光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復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上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夏州人守奉天休顏徇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

車駕至盩厔相謂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遂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行者俱得入駱谷注見前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初涇卒之亂兵部侍郎劉迺以病臥家朱泚召之不起使將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歎曰鎮不能捨生以至于此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欷歔而反迺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床不食而卒喬琳從至盩厔稱病為僧泚召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

功匡復蓋忠義激發雖流離顛沛時自足恃以自固幸則為晟之戡亂定難不幸則為張巡許遠之致命遂志所謂易地皆然也

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東渭橋營塹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辨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及其將佐扈㟧許士則蔡濟等登城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

半之士卒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于是將士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于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聞悅死遣將馬實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强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上以緒為節度使

李懷光奔河中

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襲之三令其衆衆

不應皆竊言曰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之問計于賓佐李景畧良鄉人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既而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且往河中俟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聽爾俘掠衆遂許之懷光乃謂景畧曰鄉者之議衆軍不從子宜速去遣數騎送之景畧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于不義遂遁歸始懷光方强朱泚與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已而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昕曰昕微賤賴太尉得至

此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相結舉兵殺昕會崔漢衡以吐蕃兵至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于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車駕至梁州

山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謂岷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藻之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于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

山峨眉山也岷山注見前峨眉山今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西南有大峨中峨小峨三山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上之在道也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于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近實而于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受俸者惟係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

費祿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效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鳳翔節度使李楚琳遣使詣行在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殺張鎰事具前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僅通王命惟在褒斜儻或楚琳發憾猖狂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幸兩端顧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又況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

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成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盡者憂于見疑著勳業者懼于不容懷反側者迫于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志　注見前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注見前

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將從瑊拔武功泚遣其將韓旻等攻之子達以吐蕃拒擊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姜公輔罷為左庶子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畧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矣倘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遠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　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涇原牙將田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牙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而附于泚　泚授希鑒為節度使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以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為工部尚書

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甲

自隨軍府遂安

李抱真會王武俊于南宮 注見前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其將馬實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使合兵攻滔林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倘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之翰先是租庸鹽鐵使包佶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繒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滿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先是租庸鹽鐵使包佶遣判官王紹進奉江淮繒帛比入關上已西幸紹由間道走洋州見上行在時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及紹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未幾韓滉使亦至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王紹本名純字德素萬年人後避憲宗諱改名

吐蕃引兵歸國

朱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吐蕃吐蕃受之遂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上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蹤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擯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惠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卹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

勝不死則悉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于撫接勤于祗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對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夫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而下無死綏之志矣且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實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實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實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邱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于桑林胡三省注在經城西南經城廢縣在今廣平府威縣抱真列方陳

朱滔顯行悖亂為抱真等所敗脫而喙走劉怦為唐留守即當邀擊以擒之乃發兵具仗以迎是亦賊耳史撰時人以此多怦徇私情而昧大義繆甚矣

于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滔歸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圍己怦悉發守兵具儀仗迎之

以程日華本名華定州安喜人為滄州節度使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孝忠版其將程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將士安之朱滔王武俊更遣人招華華皆不

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涉滔境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為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以所陳兵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賊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悉
表守節不屈者劉遜蔣沆等遣掌書記于公異吴人作
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
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
朕也晟之在渭橋也焚惑守歲久之乃退實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
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翬非相拒也吾聞五星
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
非所及也朱沆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纔百
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沆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
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啟節投火中曰還汝
節沆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沆獨與范
陽親兵北走寧州沆將梁庭芬射沆墜坑中韓旻等
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詔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維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上發梁州

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
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
小有震驚非吾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家室相見非
曰晟賴將士之功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

楚琳被詔使附
河批當敢定之
初明正其罪為
民側下示警所
謂名正義順而
德宗乃欲因勢
脅公近於詭譎
即性對欲羈校
官識亦矢之矣
行豈當時諸有
不得不然者乎

臭父初使魏博
不動聲色而出
渠校首撫定一
方及至河中則
以畏猜失直僨
事兼喪其身豈
智于前而愚于
後邪

詔以梁州為興元府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迴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虜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鸞杖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鉏哉

秋七月至鳳翔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赦之

副元帥判官高郢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眾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

車駕還長安

渾瑊韓遊瑰戴休顏以其眾扈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眾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于三橋在長安縣西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閭閻讀曰閎胡三省注唐世天子日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閤日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為杭州刺史徵詣行在日直西省朝野皆屬目

上以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關懷光不東身歸罪乃虐殺使臣嵐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并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眾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李希烈聞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邪遂縊殺之事聞詔贈司徒

懷光叛逆致乘輿播遷其惡與朱泚等萬無可赦且彼時渾瑊馬燧共秉師員軍聲頗壯勇滅尅日可期顧議者一則以度支不給為慮再則以旱蝗糧匱為辭曲請寬貸昧敵愾之義矣曾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遂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以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晟至鳳翔討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尋詣涇州誅田希鑒晟託言延邊至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引見諸將問姓名得前為亂者三十餘人數

其罪而斬之顧謂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

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懷光懷光遣其將徐庭光軍長春宮在同州府朝邑縣西北寰宇記後周武帝置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已而度支以懷光所部將士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其別貯以俟道路稍通即時給之

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慈州唐置今山西吉州是餘注見前以渾瑊

木踰年而河中捷至誅國者能無赦顧

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

懷光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已而燧復取絳州

冬十月以竇文場王希遷皆宦者為監神策軍兵馬使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竇文場代之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希遷分典禁旅

十一月李澄以鄭滑降李希烈奔蔡州劉洽遂克汴州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

爾時藩鎮中惟滉恪秉忠純初未嘗稍萌異志徒以不附權貴讒謗交騰德宗之疑可謂不辨黑白使非泌力為申救心跡幾無以自明迨江東餽運既通關中賴以充贍則泌之言洵有裨于國計非直全滉身家而已

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趣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詣澄降汴州守將田懷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然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十二月加韓滉同平章事

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

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字仲文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于上曰臣之上章非私于滉乃為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之大計也上即下泌章令皐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乏糧宜速致之皐至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少遊死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死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

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是歲蝗大饑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

盧杞遇赦移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注見前刺史給事中袁高字公頤起己孫應草制執以白盧翰義禧七世孫劉從一林甫元孫二人皆同

平章事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竊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所知華夷同棄倘加巨姦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唐謂大明宮含元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叔高曰叔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曰杞之執政百官當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手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卻京顧曰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此陛下于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于陶城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即此前注見

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注見前

六月以韋皐為西川節度使淮西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以曹王皐為荊南節度使

泌以單騎深入危地非苟且嘗試之計蓋知抱暉特一庸妄人其志僅圖注節耳急之則叛人恇擾且將助而為變惟直啖以所欲而潛攜其將佐之心然後一言逐之其勢易如發蒙振槁可謂能斷大事者

朱滔死以劉怦為幽州節度使

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遂病死將士奉劉怦知軍事詔以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是秋怦卒以其子濟知節度事

秋七月陝虢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

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為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

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還

大旱

灞滻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詔浮費冗食皆罷之

八月馬燧平河中李懷光縊死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元光使白燧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唐縣屬河中府後廢）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妶（音捉整也）隊矣（唐河中府夾河為兩城西城即河西縣東城即河東縣河中府所治）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懷光首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先是懷光太平守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斬

罷討淮西兵

加馬燧兼侍中

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

鳴岳密通款于馬燧事泄懷光殺之事連慕儁高郢李鄘懷光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因之至是燧皆出之于獄奏置幕下　李鄘字建侯邕之孫　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駱元光以徐庭光辱己殺之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公輒殺之是無統帥也欲斬之韓遊瑰曰元光殺裨將公猶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乃捨之渾瑊盡得李懷光之衆朝方軍自是分居邠蒲矣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進瑊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迴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瑊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瑊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瑊亦自殺上以懷光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

延賞憸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

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言之畧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流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倘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

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于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勅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上從贄言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以張延賞為左僕射

初李晟戍成都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

尚結贊之反間耳

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字公茂知幾孫崔造字元宰安平人齊映同平章事

造少與韓會盧車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

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造既改法事多不集及元琇失職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功以滉兼度支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造亦尋罷

二月李泌開運道成

泌自集津倉名在三門東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黑瘦及麥熟市有醉者

人以為瑞然人食飽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夏四月淮西將陳傪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傪奇為節度使

希烈別將寇襄鄭州樊澤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傪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衆來降詔以為淮西節度使

秋七月陳傪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

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以曲環為陳許節度使

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八月吐蕃入寇使渾瑊駱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注見前上將軍

初上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

京城戒嚴

吐蕃遊騎及好時此唐所置好時縣也故城在今乾州西漢故縣在州東南京城

戒嚴民閭傳言上復欲出幸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

李晟遣兵擊吐蕃于汧城即臨汧城唐書地理志汧陽有臨汧城汧陽縣今屬鳳翔府敗之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于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是冬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佖襲吐蕃與戰破之乘勝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韓遊瑰沙堡遇吐蕃追之虜棄所掠而去尋寇鹽夏等州皆陷之野詩番姓良輔其名鹽夏州注俱見前

冬十一月韓滉劉元佐曲環俱入朝

劉元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相與約為兄弟請拜其母其母喜為置酒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元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父行為丈人行故呼其母為丈母垂白不可使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元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十二月李晟入朝

上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張延賞等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其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為延賞為相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李晟為其子請婚于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于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解和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嶲州獲西瀘唐縣故城在今四川寧遠府西昌縣令鄭回相州人回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及孫異牟尋皆師事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相號清平官

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為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說異牟尋自歸于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眨齊映為夔州注見前刺史

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眨之

劉滋罷以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襄州人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滉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謂韓休以禍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强力嚴毅自奉儉素衣裘十年乃易及是病卒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是年始分置浙江東西二道各置觀察使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儉人不可復用會渾疾不視事詔下用之渾病間遂乞骸骨不許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戍之退屯鳴沙縣隋故城在今寧夏府中衛縣宋白曰人馬行沙上有聲異于餘沙故名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大懼

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畢辭厚禮求和于馬燧燧
信其言為之請于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
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鄜洮渭使晟及劉元佐等
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從之會滉卒張延
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
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
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
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
瀛州樂壽人遂以君牙為鳳翔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吾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故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泄于人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先是遣右庶子崔漪使吐蕃漪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耳今明公欲修舊好固所願也然渾侍中信厚聞于異域請必使之主盟及是漪還遂遣瑊與吐蕃盟于清水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尚結贊請盟于土梨樹堡名在今平涼府鎮原縣東或言土梨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初韓滉佐可使將兵復河湟元佐亦贊成之至是元佐奏言吐蕃方強未可與爭張延賞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辭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閏月省州縣官

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嗟怨盈路既而以李泌言詔所減官並復故

以曹王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事泄少誠殺之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以皐為節度使以襄鄧復置今安州唐置今南陽府唐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唐縣是餘注俱見前隸之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刼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

嚴張延賞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璜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璜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璜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注見前韓遊瓌屯洛口即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兎亭川東北以為璜援元光謂璜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璜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璜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伏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泉當作百泉隋縣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請各以甲士列壇東西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璜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于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璜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璜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鼷入其衙散馬不銜伏鼷上而入之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璜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壇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既而上遣中使賫詔遣尚結贊不納而還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

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奔與官官俱
文珍等歸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
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懇懼謝病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
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
道不與人為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
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
願陛下為約焉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
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

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怨反仄恐中外
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
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
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
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

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
是也
秋七月以李昇為詹事
初上入駱谷衛士多亡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鮮于仲通之弟表請宗姓之子昇及郭曙子儀之子令狐建彰之子等恐有姦人
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
安上皆以為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故與叔明
有隙知昇私出入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蕭升妻第密以白

上上使李泌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其延
賞乎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且言昇
承恩顧延賞無以中傷而鄜主乃太子妃之母也故
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罷昇宿衛以遠
嫌從之是月張延賞卒
以韓潭為夏綏銀三州皆唐置夏注見前綏今陝西綏德州是銀今綏德州米脂縣是節
度使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

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于是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潭為節度使帥神策軍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夏州

以元友直為諸道句音鈎勘兩稅錢帛使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謂權利而以為軍資自懼遣法率其數

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促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以留應本道諸州留以給本州經用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

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惟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乃以友直充使友直句簡

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民不堪命後諸道多自訴于上上意悟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以後悉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初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險皆仰給于度支李泌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

詐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募戍卒屯田京師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原州注見前蘭州唐置今甘肅蘭州府是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繒因党項以市之計十

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治鑄農器羅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有五六

八月辛巳朔日食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謂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渾曰為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縟藉而渾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

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

公主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二子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而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盡言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不足惜若寬敬臣子使臣以復敬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報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

事且其時先帝常懷畏懼臣臨薨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曰朕固知之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一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惠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鄜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預于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惡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閒一日上閒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舒王名誼代宗次子鄭王邈之子帝愛之取為己子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于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注俱見前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為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耶帝為雍王時見回紇于陝州事具前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泌凡十五對反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己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葢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嘆

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為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己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凡泌所約五事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與天竺皆久慕中國代與吐蕃為讐臣是以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

吐蕃陷連雲堡在平涼府涇州西三垂峭絕北據高所為涇西要地

先是吐蕃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駭虜大掠驅丁壯萬餘口而去至是復陷連雲堡涇西恃連雲堡為斥堠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常苦乏食已而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十月李欶奴等作亂伏誅

妖僧李欶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欶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欶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連及者遊瓌以欶緒誅委軍入謝上遣還鎮

大赦詔和糴粟麥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上畏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徵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于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推牛驢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　四年春正月以劉昌為涇原節度使李元諒即駱元光賜姓名為隴右節度使

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是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降勅折稅（所市之物準時價以稅錢折之）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泌惡輸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詔葬白起廟贈兵部尚書

臨陣戰勝神助固亦有之若后人若祖宗疾苦下意若吁呼相關德宗既知非稅誅求又知雖之重為民累即當速為改絃以極窮厚慈若乃僅復元言一切而於誅斂一毫不捨察不戮如孟氏見牛未見羊之謂邪

咸陽人或上言見白起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欲于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立廟祈禱將長巫風今杜郵（注見前）有舊祠請勅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贈兵部尚書可也上從之

夏四月更命殿前射生曰神威軍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凡十軍

五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

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貲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吐蕃大掠而去

六月徵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夏縣）為諫議大夫

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在今解州夏縣東南集覽釋為張掖之柳谷口誤）

李泌薦之

秋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

先是韓遊瓌忌都虞侯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得衆心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置神策軍至是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之未至戍卒裴滿等帥衆作亂奏請希朝為節度使都虞侯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勒兵斬之而迎獻甫上聞軍衆欲得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

冬十月回紇可汗遣其妹及大臣妻來迎公主仍請改號回鶻

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請改號回鶻許之乃冊合骨咄祿為回鶻長壽天親可汗以咸安公主帝之女妻之明年冬天親可汗死立其子為

忠貞可汗

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拒擊破之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邠寧節度使

韋皐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唐縣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是以塞其趨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始弱矣皐遣兵拒擊破之于清溪關外在今四川雅州府清溪縣南與寧遠府越巂衛接界其地連山帶谷夾澗臨溪倚險接關恃為控禦

十一月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注見前為咽喉地屬徐州鄰于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建封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其下畏而悅之

橫海節度使程日華卒

子懷直自知留後明年以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徐伸為景州刺史景城注見前弓高漢故縣

在今河間府故城縣界唐故縣在今東光縣西景州治弓高元移蓨縣明廢縣入州今州屬河間府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同平章事

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頗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為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衍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命也君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于彼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既而泌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上遂相之參為人剛果峭直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

泌有謀畧而好談神僊詭誕故為世所輕

庚午六年冬十月回鶻忠貞可汗為其下所殺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殺忠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畧先據高坐梅錄俯僂前哭景畧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畧于庭威名聞塞外明年春遣使冊阿啜為奉誠可汗奉誠立五年而死無子其相骨咄祿有勇畧諸酋長畏服之立為可汗遣使來告乃冊為懷信可汗

吐蕃陷安西

先是吐蕃寇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北庭地近回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至是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與沙陀酋長皆降于吐蕃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

辛未七年春二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卒秋七月以其子昇雲為留後昇雲尋賜名茂昭授節度使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侍郎解內職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八　六十三

竇參惡之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九月遣使來獻俘

冬十二月以吳湊為陝虢觀察使

福建觀察使吳湊治有聲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以湊為陝虢觀察使

八年春三月宣武節度使劉元佐卒

元佐卒將士擁其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孟介請于朝許之元佐有威署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

今廣西柳州府是

別駕

竇參陰狡而慢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申恐

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元作謗書以傾執上

察知之貶參賜通元死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八　六十四

以趙憬字退翁隴西人陸贄同平章事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而罷或言于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閉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俾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愜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讒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遺且竈竈澤雁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因將誰恤乎況德宗昔于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

名不加辯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遍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情故必多且今日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上竟追前詔不行

平盧節度使李納卒

軍中推其子師古為留後

秋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請以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

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八月遣使宣撫諸道

時四十餘州大水溺死三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讐敵

西羅思之灾蒸斗謬
獨斯恤之升
前後自相刺謬
亦已甚矣

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陟字殷卿京兆人等宣撫諸道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從陸贄之請也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纖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

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運彼所乏益此有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頃者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

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備浸充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十二月以柏良器柏氏古柏國之後以國為氏為右領軍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

竇文場惡之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矣

癸酉 九年春正月初稅茶

之苦荼槚之別名也陸羽茶經曰茶者南方嘉木一尹一名荈蜀人謂之荼周公爾雅檟苦荼郭璞注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茶記茶之始其字為茶如春秋書齊茶之類自陸德明等始轉入茶音至陸羽盧仝以後遂改茶字為茶

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二月城鹽州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彦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三月貶竇參為驩州注見前司馬尋賜死

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為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于路竇申杖殺貸財奴婢惡傳送京師

夏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字子元河南人同平章事

先是上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元宗崩肅宗疾甚詔

以晉卿掾宰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子發
丕堅壹等與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贊以為不可上奏言之晏曰昨臣所奏惟慺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皆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古者爵人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睹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慺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諮記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恐逆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

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盜臨受賄盈尺有刑至于土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眴道一閒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絶其意于至是慺反疑贊排已置之門下由是與贊有隙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上表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皐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嶺即雪山亦曰雪嶺在今雲南麗江府西北滇載記雪山九峯積雪四時玉立萬仞望之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或謂之雪嶺唐韋皐約雲南共驅吐蕃于雲嶺之外蓋即雪嶺外也獨與雲南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詣皐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皐遣使慰撫之秋七月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置欠負耗贏染練庫

戶部侍郎裴延齡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抽貫錢即除陌錢也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所償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左補闕權德輿奏曰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市物再給其直以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負獨立時人靡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衆喧于朝市豈皆朋黨邪上不從德輿固爭之德輿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

唐時藩鎮傾奪惡習相沿苦復假以朝命是益等之使亂士寧雖失士心實朝廷所置萬榮以

麾下偏裨敢于閉城抗拒是直弁髦憲典矣德宗欲使代居其位固為失宜陸贄請獎之而別加寵任仍不免調停之見[illegible]何由得[illegible]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 謚曰忠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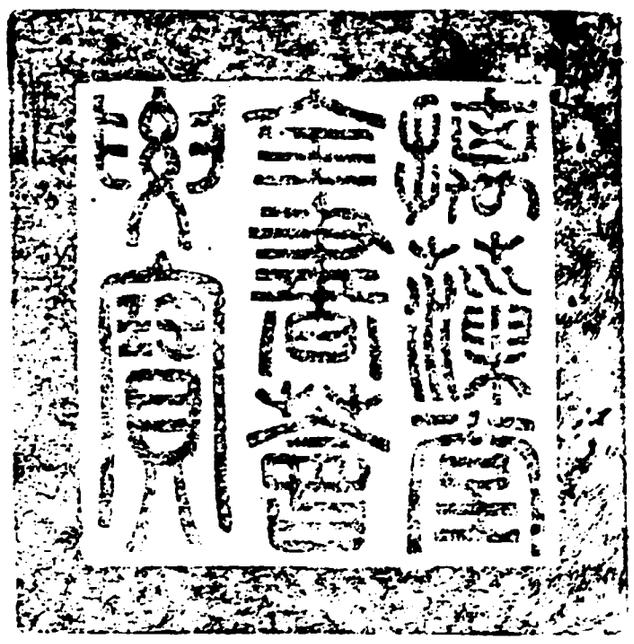
冬十二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

劉士寧淫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畋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勅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奏曰萬榮得志驕盈不悖則敗與其圖之于滋蔓不若絶之于萌芽且為

國之道以義訓人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為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理必寧息上

[illegible]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八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唐

德宗皇帝

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注見前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在今大理府太和縣西滇載記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封為中岳神祠在山中峯之麓先是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

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表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為册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詔賜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因與使者宴出元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唯二人在耳表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于唐異牟尋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惑方士之言餌丹二萬餘九不食而死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己都虞候王延貴字君佐汝州梁人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何如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指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夫鬬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衆擾擾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掠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績者獲詬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儻軍慶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

延齡面肆取妄討德宗直訊問元天寶豈高有人臣之禮賓主

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上申奏之物請加推驗不許以其好訕毀人莫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其有寵莫敢言陸贄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延齡妄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毒代之共工譽邦之少卯跡其奸妄十蠹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遠彼遂號羨餘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臣以畢鄙仕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事見前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指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夫鬬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衆擾擾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掠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于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績者獲詬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儻軍慶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

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于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于遙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

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

租庸調變為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贊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冊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耳理之不得其道皆足病民亂政贊前後奏議多達國體此則不免迂腐為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畧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兩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闕田為課績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

多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畧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唐置今隸四川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于陸贄充為京兆尹滂為鹽鐵使銛為司農卿以職事相關時證延齡之妄故惡之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

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貶贄為忠州別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字退之河陽人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

監軍以留後遷除為市恩之端留後即以監軍鑄印為報德之具朝廷惟其所欲恬不為怪監軍有印從此遂為例事貞元政治若此無怪乎強藩凶閹之交結橫行矣

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補闕熊執易崔邠字處仁武城人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趣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

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尋改城為國子司業

五月以李說字巖甫淮安王神通五世孫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有功于李說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謂曰有勅以李景畧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謚曰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
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
劉濟韋皐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
欲以悅其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蔣王惲之孫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
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
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
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之緒
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
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
字文明鄭州滎陽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
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
濫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
脇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
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九　九
以嚴綬捷之族孫為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以
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胡三省注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于常稅之外別自
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
吏祿或賖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
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
肅濟源人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
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

董晉從容定亂戴柳吏張頗見經濟乃轉以為柔仁而別用行軍司馬撓其事遣于用人機宜失之遠矣厥後宣武軍之變非朝議實激成之乎

郎幕僚進奉自綏始綏以進奉上記其名尋遷河東行軍司馬不踰年即授節度使

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呂渭字君載河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儇鳴鶩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時萬榮子迺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迺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侯鄧惟恭滑州匡城人執迺送京師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尋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時朝議以董晉柔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

安陸長源字泳吳人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唐人稱侍御史為端公邪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常為延齡所薦上即以為同平章事崔損字無元諱之從孫

冬十一月以韋渠牟述從孫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宮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道三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人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捂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恍躁尤為上所親狎故事上生日用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既而以儒士參之渠牟嘲詼辯給上悅之由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是遂為諫議大夫　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丑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　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方渠廢縣及四鎮故址俱在今環縣　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謂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為義成節度使

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　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馳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言專殺之罪遂自救驛吏以聞上異之遂召還盈珍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

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茂昭之弟為左衛軍尚公主

茂宗許尚義章公主帝之女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艾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貧無特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

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

九月以于頔字允元謹七世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由陝虢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上晚年益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開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因改洪吉州長史頔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詔下頔怒已解復奏署舊職初襄州有縣器天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是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

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

徵科無字原應並行下悖使遇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于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到官且載妻子逃逸官箴又可問邪

吳少誠叛

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涚（時曲環卒涚以刺史知留後）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朝廷以涚為節度使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貶陽城為道州（注見前）刺史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隋置今隸廣東）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案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正臣之子）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錫名曰全諒）

以李錡（國貞之子）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強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守約等皆去之李守約勉之子）

以韓弘（滑州匡城人）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溵亦作濊水經注汝水別派謂之濊水東逕征羌城北合小濊水南流注于大濊水考征羌故城在今許州郾城縣南有沙河下流至陳州府商水縣入于潁即古濊水也）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謚曰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胡三省注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中書門下不過者寢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其奏不下也）

庚辰　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興卒伍史失其先世）為蔡州招討使

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溵水之南也）大潰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畧既為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府商水縣西南）已而少誠襲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為行軍司馬勅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劫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鄘還愔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留後及大將數人

惜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惜為節度使初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迴歸及是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即除秘書郎

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裔孫）為義成節度使貞元元年更號滑亳許節度為義成

軍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辛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後為功即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赦人然

辛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本渾瑊僮奴瑊以膂有高固因名之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衆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侍省官名薛盈珍往詗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皐大破吐蕃于雅州唐置今為雅州府屬四川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勅皐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皐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

正牙聽政之所假奏事以訟私

逋庸鄙無知宜加譴責然於令甲固無損也乃由此遽改舊章奚啻因噎廢食

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唐置故城在今四川茂州保縣及昆明城唐縣後沒吐蕃今為鹽源縣屬四川寧遠府明年吐蕃救維州皋擊敗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四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皋為司徒南康王

壬午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

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癸未十九年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甚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同平章事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強飲以冀逭人之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偽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觀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郢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漢縣今屬廣東連州令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為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甲申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京兆萬年人為天德軍防禦使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元魏時盛族後徙籍不常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

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因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杭州人善書王叔文越州山陰人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說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字伯沖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温字和叔温之子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子韓曄滉族子韓泰字安平瑗曾孫陳諫史不言何所人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為死友而凌準字宗一程异字師舉長安人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順宗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慟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之即憲宗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内西苑東北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倡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為通州（西魏置宋改達州今屬四川）長史

實殘暴掊斂及貶京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

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侍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僩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伾亦尋為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于閭里者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責酒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責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

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李吉甫字洪憲栖筠之子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貞元十八年春同平章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一之孫為左庶子

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竇羣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　竇羣字丹立京兆金城人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執誼附權倖身至為相而進請　事下能自主正坐一官相買是　黃裳歎言自誅心之論

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啓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誦杜甫字子美襄陽人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陸質即陸淳避太子名改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

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徇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逕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為叔文等所倚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九　三十一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唐縣今屬福建汀州府尉

宣化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

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亭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

以其子執恭為留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

先是韋皐表請太子監國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戒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顧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

荆南裴均字君齊光庭曾孫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

中外皆倚以為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

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

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是司馬叔文為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

伾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為憲宗

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

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

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

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臯卒謚曰忠武

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

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

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

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

畫像為土神祀之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

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君業絪從子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為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頔頔之兄坐貶餘慶與頔素善頔所奏事餘慶多勸行之德宗以為朋比遂貶郴州及上即位復以為同

平章事明年夏餘慶罷

始令史官撰日歷劉友益曰日歷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已又貶泰等為諸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城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粗政尤多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難而心憒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姑息以養之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捄克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不如德宗者是以

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注見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

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于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凡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勞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代北複姓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後家太原及弟光顏字光遠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蕭俛字師謙華之孫沈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出焉上以稹俛為左右拾遺居易為盩厔尉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畧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邪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伾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巡對猶云轉對貞元中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後罷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葬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師古卒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為節度副使總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用兵雖難隃度而黃裳策劉闢必敗委任崇文諸所部署機宜悉協是以李唐積玩之後惟憲宗削平諸鎮粗有可觀茲後實

九月堂後主書堂後官也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代宗時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斥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

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

先是崇文破鹿頭關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以鹿頭山名連戰皆捷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復屢敗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即今綿陽江源出綿竹縣下流至漢州入雒江雒江今名石亭江鹿頭諸將皆以城

既不就徵又復附陳得失韓愈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又為好名出仕之戒

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幽州范陽人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韋皐封南康王故云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先是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皐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邛州梁置今隸四川崔從字子乂融曾孫段文昌字墨卿志元元孫初杜黃裳建議征蜀指

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盧龍節度使濟之弟德宗時舉部歸朝授秦州刺史御軍嚴整蕃戎懾服黃裳使謂崇文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注見前山人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河中解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吐突代北複姓承璀閩人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置寺處之其後往來為姦十二年遣歸其國

丁亥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薦賢為國亦當有迪知忱恂之實舍人筆疏三十餘人豈必悉真幹材吉甫于數月間選用畧盡得人之道固如是乎山公啓事每為後來虛聲假託觀此益信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字弘中聞喜人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以右神策鹽州定遠軍名唐初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兵隸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希朝以宿衛出帥以革任用邊將之弊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制削錡官爵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討之時常州刺史顏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辛秘系出隴西睦州隋置今浙江嚴州府是餘注俱見前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趣城執錡械送京師時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淮安靖王名神通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

殺事具前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為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勅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摘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敢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社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傳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兗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萬戶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勅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勅使所至煩擾不若但付急遞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彈奏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

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直諫舉人

牛僧孺字思黯弘農人七世孫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　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後　韋貫之本名純避諱以字行貫八世孫　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涯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

垍貶貫之巴州刺史調各從辟于藩府劉友益曰唐末黨禍起于此

僧孺等久之不調以裴垍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沽直言而坐貶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劉友益曰朱邪入中國始此

沙陀勁勇冠諸部吐蕃每戰沙陀降吐蕃亭具前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衆七者大半餘萬人詣靈州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

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嘗謂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送本道留州存留本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都省所立之價就實估出物處時價以重斂于民有司于折價則準省價以多取錢于買物則又準時價以多取物是反覆詐征于民也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待之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他日有言宰相慊公者不好得之垍則必不可

李吉甫罷

吉甫病醫者夜宿其家御史中丞竇羣劾吉甫交通衍士上大駭訊之無狀羣坐貶吉甫亦乞免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邠公杜黃裳卒 謚曰宣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嘗所屬意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己丑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賜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

甚重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劉栖楚鎮州人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

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于頓入朝均節度山南東道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以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

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

朝廷久未起復遭喪在軍不解職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今大同縣西北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都之川也在今寧武府神池縣東北之黃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拆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秋七月貶楊憑字虛受弘農人為臨賀漢縣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尉

中丞李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檝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嵩之子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審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隣道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

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隣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因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

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俱興財用不贍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隣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況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以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為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諫畧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帥將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

光顏得奮其勇可為千古炯鑒

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朝乎

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穆質懷州河內人右補闕獨孤郁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惟用傾巧之智搆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

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上不能用

十一月吳少誠死牙將吳少陽滄州清池人自為彰義軍留後

初少誠與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及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明年三月遂以少陽為淮西留後尋授節度使

庚寅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先是幽州牙將譚忠絳人使于魏時田季安方與其徒謀出兵以拒吐突承璀忠聞之往說季安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忠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

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特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善其言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冀州武邑縣已而忠歸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絕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唯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時諸軍

宦寺强横不加罪愆朝官受辱轉見貶黜可謂倒行逆施胡寅惟以憲宗不能長育人才致微之一經折挫不克固守為惜亦不揣本而齊末矣

皆未進濟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乃自將兵七萬獨出擊趙拔饒陽束鹿注俱見前于是諸軍皆會于定州及是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河北用兵久無功會上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遲延所費滋多且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

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在今同州府華陰縣西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字敦詩武城人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允字保君承玭之子為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允款要垍言

于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允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允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罷兵于是制先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弑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圯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

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即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

不欲子孫染于汚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

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鍔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垍罷為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為自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避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招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湟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嘗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儉薄多藏何用邪

辟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自淮南召還復以前官秉政上尊任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魯詔授吳少陽淮西節度吉甫既見上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途中使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上色變翼日罷藩為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宜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

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内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寧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遽之使品官内侍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范陽人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豐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禄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仲宇秉虞人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秋九月梁悦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此唐所置富平縣也今屬西安府漢故縣在今寧夏府靈州　人梁悦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關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依法專殺而無

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為罰不蔽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于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隋置今廣東惠州府是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

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人故假以私恩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涉峽州司倉李涉渤之兄孔戣字君嚴巢父從子峽州注見前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復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迎逢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于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責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人安不亦美乎李

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者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

大稔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錢者

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廊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廊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談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官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內兵馬使田興字安道廷珍之子為都知兵馬使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興不果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上意以吉甫議為然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

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尋賜名弘正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自據魏博至懷

監軍以聞上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宇中立閻喜人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偏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奉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桓遣遊客閒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弘正曰我世與田氏約相

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
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
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置振武乾元初置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地在今陝西葭州神水縣天德注見前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

官官所沮而止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三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

唐

憲宗皇帝

元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

鄙之故罷

貶于頔為恩王名連代宗子傳

初頔在山南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

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德宗時加同平章事及是復加司空奉朝請既而

頔以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

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正

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

素服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唐置今廣

東雷州府是季友等皆貶官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

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

兵籍軍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極聞緣言而始驚會緣

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薛存誠字資明寶鼎人

徵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

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此中受降城也注見前于天德軍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為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棚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先是振武注見前集覽是條釋振武為雁門考雁門即今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有神武軍非

振武也集覽誤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東南去中受降城二百里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時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

罷而即止邊防按閱祖相臣去留何以為政然元和方有事詩戒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文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在今鞏昌府靖遠縣西南烏蘭關外唐于此置烏蘭縣後沒于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側祖厲河之側也祖厲音嗟賴河在靖遠縣西南北流入于南河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甚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絳既罷召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在今鄂羅多斯右翼前旗有新舊二北三百里開元二十九年置寶應後廢新宥州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元和九年置）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

迭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更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　五

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六月以張弘靖（字元理延賞子）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名歷官河中節度使及是遂入相（自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為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家）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字永裕佑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嘆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猶言清職）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長女郭妃（曖之女）所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早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吳少陽死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壽州與六安霍山接界山）多產茶）以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及是元濟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

信州人董重質吳少誠之婿

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比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與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吉甫為淮西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貫之同平章事　貫之先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柳浮華先實行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于宰相東宰相者得無重乎上美其言改尚書右丞未幾遂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七

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時又語鄧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過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思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請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孥洟泣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柳公綽字寬華原人李聽字正思晟之子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　唐置今廣西柳州府是　刺史劉禹錫為連州　隋置今州隸廣東　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　江見前　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宗元善為文雖坐廢名蓋一時在柳州頗著政績既殁州人懷之為立廟于羅池以祀焉禹錫自朝州還作元都觀看花詩語譏念當路者不喜後入為主客郎中復作遊元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意試權近聞者益薄之尋以裴度薦為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會昌中左

盜焚河陰轉運院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刼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容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遂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

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實于是詔內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就殺元衡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宗表并議其罪晏等而師道容潛遣人說使毋殺元衡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之上不聽誅晏等而師道容潛遣去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為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

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以閹宰相不次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敵稱捕者得之奪槊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使折之臨刑嘆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賕名元

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宰相不次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貶官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　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

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為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嶽字蔚章吳興人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于柏鄉隋縣今屬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字虛舟元道曾孫同平章事

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即拜同平章事詔禮部尚書王播字明敭揚州人署榜逢吉險譎多端既得位務償好惡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謚莊憲合葬豐陵

夏四月以皇甫鎛涇州臨涇人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南胡三省注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于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貫之罷

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為吏部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在今陳州府商水縣故澱水城西南當鄖城之東

先是光顏重胤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

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字元直聽之兄）為唐鄧節度使

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素滋為彰義節度使理唐州滋至州吳元濟圍其新興柵宋白曰柵在吳房縣西南吳房故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西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威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即鐵城注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軍中小校也）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元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剉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既而董昌齡以鄜城降（元濟以昌齡為鄜城令而質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戕吾也會官軍進逼鄜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元濟聞蔡人以鄜城降

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一名時曲在商水縣西南激水于此洄曲故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昌齡授鄜城令兼監察御史後蔡平而母在封北平郡太君）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歷二年無功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字慶之史不詳何所人）

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守興橋柵（在遂平縣東南）時帥士卒剉麥于張柴村（在文城柵之東）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諸軍亦日有牒稱得賊牒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獲軍令令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書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

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
為行備　朗山隋縣今汝寧府確山縣是

六月吳元濟請降

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
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歲貢蚶呼甘反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
蜃合反小于蚶而殼薄其文如貝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
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
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
章事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是年七月丙辰與裴度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宰相李
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
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

窮寇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
自詣行營請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命
度以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戶
部侍郎崔羣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字會元扶風人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
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
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
士令狐楚字穀士德禁之商與逢吉善度惡其合中外之勢
以阻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
度遂行以鄜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
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
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

逢吉既與裴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為東川節度
使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宣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會逢吉罷遂竟用宿　張宿

本寒人自
云諸生

李憩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憩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塗陽家說八月以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為往亡白露後十八日為）憩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憩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憩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憩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憩夜襲徐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李祐言于李憩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憩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澣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憩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四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憩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守烽之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勒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出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憩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憩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憩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憩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鑽（鑽鑿也）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憩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憩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憩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憩降憩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

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公始敗于朗山而不憂勝于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于奉己而豐于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

以李鄘同平章事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既歸遂引鄘為相已而鄘至京師恥由宦官進遂辭疾不入見不視事未幾罷為戶部尚書

裴度入蔡州

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躬具櫜鞬櫜姑勞反以藏弓鞬居言反以藏箭出迎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

唐自德順不綱方鎮跋扈甚至刺客姦人鴟張京雒尚何足以為國幸憲宗力排浮議獨決策于裴度武元衡而元衡又為盜殺孤危之中不忘破除積習是以大憝就縛諸藩斂手國勢不至陵夷然事定而氣已盈措置漸乖初政況穆敬以降哉語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韓愈惟斷乃成一言洵為扼要之論

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已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十一月帝御門受俘誅吳元濟

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于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董重質雖降上以其為元濟謀主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不死乃貶春州唐置今肇慶府陽春縣是司戶

以宦者為館驛使

舊制御史一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聞喜人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

之源絶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
必在大上不聽
十二月賜度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賀并獻三州
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昕李公度屢諫之判
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昕亦被囚及淮西
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海密三
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字友道宗室遠
裔居荊州詣鄆州宣慰遜至鄆州師道先惑其妻之言中
悔乃嚴兵見遜遜盛氣正色責其
決語師道謝曰既重煩朝使何敢復有二三遜歸言
于上曰師道愚頑反復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
情不聽納貢割地
上怒決意討之
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在西安府唐東內苑中引
龍首渠之水自城南注此起
承暉殿
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武統運張奉國大將軍李文
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
之上怒貶奉國等于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
興矣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時李鄘罷相遂以夷簡同平章事
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
鎮乃罷為淮西節度使
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
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北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
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不聽權去掌書記
林縕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縕為禮部員外郎滄景
自程日華至權入朝
凡四傳十有六年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桓耆史不詳何所人以策干韓愈曰
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
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于田弘正
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
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
州圖印至京師棣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

濟阻兵禍陰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之然頒
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
天子神聖威武若身親恩縗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
宜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殿殿北來趙人已獻城十
二忠深為公憂之想泣曰聞先
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賜六軍辟仗使印

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
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
矣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七月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先是上謀討師道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鎮滑州
及是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元和二年置武
寧節度使徐泗濠三州橫海兵共討之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淮西既平上戛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
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
遂以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于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乞與小人同列
求退不許乃上疏
曰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賓之相位
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剋
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北音裁損淮西糧料錢至清
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慮獘劇不宜為
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
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摘叢髮
所可恬者淮西還定河北底寧豺宗欽于削地韓弘
輿疾計賊立朝廷之力能制其命裁直以處置得宜
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
墜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
不為重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時內出積年緡帛
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
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出奏事言之鎛于上
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

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鎛益無所憚
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為相月餘不敢
知印秉筆故終免于過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
為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
子小人為徒謂之朋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
人為徒謂之朋黨水雖相加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
所為耶
正耳

冬十一月以柳泌本楊仁晝更姓名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曹王皐之子因
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名在今
台州府天台縣北山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名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

庶幾可求上以沁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然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俱莫敢言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渡河逼鄆州

先是弘正請自嫌陽渡河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渡河即當仰給度支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于河北宜且使

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宋以前為黃河津渡處渡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城

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勿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脫所誅者師道而已于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賜韓愈為潮州隋置今廣東潮州府是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

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略曰昔者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夫佛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斬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若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于忠懇宜

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悟先于宣武逃至澤潞師道迎而用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隋縣今屬兗州府以拒官軍務為寬

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

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滅族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軍中稱都將為都頭乃令士卒夜半即行人銜枚馬縛口天未

明悟先遣十人宣言劉都頭至比悟軍至城下城中噪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于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函師道父子三首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自李正已據淄青至師道凡三世五十四年而滅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

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鄉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詔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旁郡也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晉武平吳贊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勞聖慮

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摧陷擴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鎛异并進度且不安其位中興之業自虧一簣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者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

夫武儒衡字廷碩元衡從父弟上疏言之鎛自訴于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館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草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戒近習容悅之辭任鯁骨正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李翺字習之趙郡人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

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羣臣上尊號

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曰賀禮曰助賞及是上加尊號又進奉亦曰賀禮于是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時程异卒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八月以韓弘為司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累表請留京師故有是命弘靖鎮宣武繼弘嚴猛之後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

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侄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廷時人榮之

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

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田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于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于農矣執政見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洞蠻長唐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邑桂之西）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道古之兄）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命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耀卿從孫）容管經畧使（治容州今梧州府容縣是）陽旻（字公素惠元子）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亦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後楊清為安南將士所殺而黃少卿久未得平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聚相保比緣經畧使多不得人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豈容兩管經此凋弊疫癘十空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搆厥苦心深若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服仍擇素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時不能用）

吐蕃圍鹽州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靈州人）言于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貶裴潾為江陵令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

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辯矣上怒貶潭

崔羣罷

初帝問宰相元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羣對曰元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羣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言于上曰羣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不時又多陳敗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怵懼羣具以聞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于上也上以為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于是中外切齒于鎛

以狄兼謇字汝諧仁傑族曾孫為左拾遺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孤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謇才行擢左拾遺楚以兼謇為仁傑之族乃自草制辭盛言天仁竊位嘉臣擅權禍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于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禁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于中和殿考唐書憲宗紀正月宦者陳弘志及四皇帝崩又王守澄傳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于內中和殿舊書紀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據此則憲宗被弒史臣特諱言也通鑑考異以茲事曖昧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范祖禹以移克寬則以為當依漢平隋文例書弒其說紛然不一今于提綱仍依綱目而以新舊書紀傳及考異諸說並注于此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閏月太子即位是為穆宗

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即皇帝位以吐突承璀
嘗欲立澧王惲憲宗次子為太子守澄等于是殺承璀及
惲劉禹錫曰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鎛西宮即西內殯在焉臨朝集羣臣于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之西宣制貶鎛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
俛俛亦鎛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俛及宦官救之得免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薛放河中寶鼎人為工部侍郎丁公著字平子吳人為給事中
放公著先為東宮侍讀及上即位未聽政即召二人
入侍禁中參預機密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初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妃郭氏為后憲宗以妃
知制誥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閤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
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
上與羣臣皆釋服

二月赦天下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
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字師皐弘農人上疏曰陛下
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
如此而不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
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以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
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夏五月以元稹為詞部郎中知制誥
初稹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
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稹上以為
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閤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六月葬景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南金帷山
贊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可謂中興之主然有二病一任宦閹二好進奉至于末年信感異端

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以崔羣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秋七月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楚出為宣歙觀察使以崔植同平章事已而楚再貶衡州刺史 崔植字公修祜甫之子

八月浚魚藻池 在長安縣北唐故禁苑內雍錄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

九月大宴

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 字待價淮陰人 帥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已而羣臣入閤諫議大夫鄭覃 珣瑜子 崔郾 字廣略邠之弟 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閭外閭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獵雜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獵與臘同言如臘之雜也

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 王武俊賜謚忠烈 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于都將聽事不稱留

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諸將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謂曰諸公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未敗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成德更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吐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中尉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千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然後軍士感悦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幸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上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兵千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皇帝

辛丑　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蕭俛罷

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時段文昌亦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王播為鹽鐵使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珏等諫曰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

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常于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

營為一道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曰久故舉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于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滔之孫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總尋卒于定州自劉怦得幽州至總棄官凡三世三十六年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

以士玫領之餘皆統于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唐縣為開州治開州注見前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字文饒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

黨牛怨李已足奈亂朝當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朋戶紛爭亦連族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羨錢徽不奏人私書此更蔡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稱節且不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字公垂敬元曾孫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譔宗閔壻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于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黜朗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

各相傾軋垂四十年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保義可汗死冊所嗣為界伽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憲宗女妻之

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弘靖驕貴自尊政事多委幕僚韋雍輩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之謂曰今天

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會雍出逆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貫與慣同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因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州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滅族衆共殺之弘靖坐貶吉州刺史未幾瀛州軍亦亂執觀察使盛士玫送于克融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回鶻阿布思之種王武俊養以為子因冒姓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節度使討之

初田弘正從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成德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倰字德長祐甫從子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

輕魏以為無人也請公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趙州人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州

九月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今西藏衛地有唐碑上刻長慶初與吐蕃會盟之文至今完好番語謂大為伊克廟為招伊克招猶言大廟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貨遷有無所

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文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五萬（入綱目誤作八今依通鑑改正）又積于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以魏弘簡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宿州（唐置今屬江南鳳陽府）刺史李直臣伏誅

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檢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光顏代之

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自憲宗征伐西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廷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因張弘靖罪有輕重請救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克融既得註節乃出張弘靖盧士玫）

壬寅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注見前）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也曰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巡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甚蓋由節將大重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敢蚁者不聞浮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從東速進問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衆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兵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庶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退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諸道追監軍請皆停罷衆齊心一必有成功疏奏不省 下博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深州

魏博將史憲誠（建康人）作亂節度使田布死之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漢縣今屬冀州）以饋運不繼發六州（魏博六州之稱日誤作六軍今改正）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置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請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嘆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毋使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字中玉襄邑人）乃入啓父靈柩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時諸軍圍之衣糧饋運在遠即遽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庭湊雖受命不解深州之圍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也往至鎮庭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于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相繼故雖以諸道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禄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亡不能復取

以傳良弼（字安道清河人）為沂州刺史李寰（事不詳里系）為忻州刺史（本漢樂成縣隋改名明省故城在今河間府獻縣）兵馬使傅良弼博野（本晉博陸縣後魏更名今縣屬保定府）鎮逼使李寰所戍在幽鎮之間

克融王庭湊互相誘脇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不與

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承偕恃恩陵轢悟遂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汶圍承偕欲殺之

幕僚賈直言 河朔舊族人為李師道幕僚 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

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請流承偕于遠州必得出上從之悟乃釋承偕 自是悟浸驕恣效河北三鎮招聚不逞章表不遜

三月詔内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宫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始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奬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于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皆扼腕嘆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先是節度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以智興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授為武寧副使已而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興引兵先入其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埇橋 注見 前 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王播罷

度入朝不數日詔以為淮南節度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以王播代度鎮淮南播仍兼鹽鐵轉運使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

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中書舍人韋處厚字德載萬年人皆以為不可事遂寢愈以為城郭之外少有易鹽商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固此取濟兩得利便今吏人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吏人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驛擾極多又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講侍舊恩逢吉先為東宮侍讀密結近倖召拜兵部尚書李賞告變逢吉實陰使之唐書逢吉本傳裴度元稹知政度嘗道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為犯法必不行矣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言于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逢吉于上有講侍舊恩逢吉先為東宮侍讀密結近倖召拜兵部尚書李賞告變逢吉實陰使之唐書逢吉本傳裴度元稹知政度嘗

條稹憸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告變言于方欲為稹刺度舊書所載畧同通鑑考異以為李賞自告非由逢吉今于稹度罷相條依通鑑輯而以逢吉事畧見于此裴度元稹既罷

逢吉遂復相

秋七月宣武押牙李㝏作亂討平之

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晟長子）繼之薄賞勞而竣威刑其妻弟竇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㝏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時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㝏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㝏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兗海曹華（宋州楚邱人時為兗海節度使質實以兗海曹華為四川繆甚）皆以兵討㝏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于郭橋（鎮名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今曰郭橋集）初㝏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不奉

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臥家質擒殺之遂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于是軍政大治（李質尋為金吾大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上畋于驪山

十二月立景王湛（帝長子即敬宗）為太子

上與宦官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歷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

姦吏舞文固法所不恕然使贓吏犯法竟置不誅所謂三尺又安在耶且受賕不已必為狂狗

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汴州開封人為嶺南節度使

翼城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所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于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

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簿不能贍因注通于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公綽過鄧縣鄧城縣也本漢鄧縣唐曰鄧城宋省故城在今襄陽縣北此云鄧縣蓋蒙漢舊縣之文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

清黑白章勢更而至者為軒輊勅法之以奈典有相因公綽意非明罰正

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上自複道雍錄開元中築夾城自大明宮複道由通化等門達曲江芙蓉園外人不知也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胡三省注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畢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謂之次對官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之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故事京兆新除皆詣臺參

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故有是命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敬宗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況無疾乎庶人尚爾況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孫思邈華原人

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亦密上疏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于吾兄是夕上崩太子即位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會紳族子虞怨紳以紳平日密論逢吉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即李訓始名仲言字子訓後更名字子垂及補缺張又新深州陸澤人薦之子伺求紳短及上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名察後改名悰穆宗之弟時上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于上請加貶謫乃貶之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

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譖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母王妃越州人為皇太后

幸中和殿擊毬

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三月赦

詔諸道常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上視朝晏百官班于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于金吾仗既坐退班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今聞未彭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堦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臣繼以死牛僧孺曰如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于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亂疾不拜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栖楚李續之姜洽張權輿程昔範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月有求請一者先賂關子後造于逢吉無不得所欲）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河中人）遣兵討平之

卜者蘇元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求獵多不在宮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元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匿兵于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右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紹升清思殿坐御榻與元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元明驚曰事止此耶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

宦者法當死詔並杖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

五月以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竇易直（字宗元京兆始平人）同平章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注見前）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字南紀淮陽王道元六世孫）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貫之罷相處厚以考功郎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會上見度奏狀無同平

厚莫以危詞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自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側罰不容誅即詭飾以行激切而頻斥先朝罔顧尊親之位亦宜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

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于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

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

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十一月葬光陵（在同州府蒲城縣北堯山）

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庭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進吉用異言保全崔發讀史者親以為善處事而實非也以毆百姓之中人而用之於庭强項令不惟無過且應獎擢不勸乃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泗州上聖寺有僧伽塔人敬事之故智興于此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

敬宗皇帝

寶歷元年春正月赦

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先是鄠令崔發武城人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赦日衛尉建金雞擊鼓宣詔乃釋囚忽有品官注見前數十人執梃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上橫畏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偏及于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張

蒙罪遇赦而中人復敗執梃隨之是抗王章矣逢吉特謂母老可念而原之宜發罪竟不可赦而中官亦無罪乎故逢吉之言於理未明即李渤之言亦於理未盡

仲方九齡從曾孫李逢吉從容言于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故相韋賢之之姊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

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倖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

求出乃升鄂兵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宰奇章公牛弘封號僧孺其裔孫故以稱之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其納誨箴畧曰漢魏叡治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終以規為瑣是為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服莫辨嗣琴始仆柏谷微行野豕塞路翬翟貌獻餐斯可戒懼二箴尤最明切上雖褒答而不能用故後卒及于禍　漢驁成帝名驁獻明帝名元服任宣子欲刺漢宣事嗣琴馬何羅欲刺漢武事與此前柏谷漢武帝微行至柏谷逆旅主人欲攻之其編覩容貌非常殺雞作食獻之

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

赦文但云左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

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供而羨餘相繼

造競渡船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于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後刻舟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

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悟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胡三省注今人謂屎為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既而朝廷得悟遺表議者皆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以為劉悟死已數月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嘗典兵其衆必不盡與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而新帥已至軍心自有所繫然後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為昭義留後

冬十月殺袁王長史武昭名紳順宗子

昭有才力裴度討淮西時奬用之度違昭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屈及度入相昭有怨言時李程與李逢吉不協程旅人水部郎中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君官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怒因酒酣對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逢吉聞之張權輿以其語告逢吉會度請入禁逢吉欲因昭事以傾度顯度前用昭之罪乃令人告之由是昭彙皆下獄逢吉黨

周幽秦始各有滅亡之故即明皇以失政播遷穆宗以服餌短祚咎皆自取此數君者雖不幸驪山其能倖免乎維時敬宗方在諒陰遠事遊觀權輿苦以此糾繩則辭正而理當不此之務而歸罪驪山亦殊昧進言體要矣

李仲言諷彙誣昭與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武昭之獄李逢吉欲借以傾裴度新舊書所載皆然而通鑑于此事畧不及逢吉蓋以新舊書之言皆出李讓夷敬宗實錄讓夷德裕之黨故深詆逢吉通鑑不以為然于是逢吉詭謀秘跡多不具載而考異于八關十六子且為之辨其說不足據綱目不考正史原文于武昭之死書曰伏誅亦未為核實今于綱特改書目則兼採新舊書輯之

十一月幸驪山溫湯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王幸驪山而國亡元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蒞任之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庭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于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裴字也坦其腹度字也天上有口吳字也被驅逐言吳元濟被擒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舊于第五岡置元都觀興善寺以鎮其地度宅畧與元都觀相對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少年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度初至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咕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

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崔咸字重易博平人所由官唐人府縣官之稱栖楚尹京北故云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官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自稱常山王尋以載義為盧龍節度使殺之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

出為河東節度使

冬十一月李逢吉罷

逢吉屢沮裴度入相而不果上知度忠寖疏逢吉至是遂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內立絳王悟憲宗子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穆宗次子

上遊戲無度押曉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謂之打狐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于室內克明矯稱上旨命學士路隋字南式陽平人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于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牙兵迎江王涵入宮癸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卒守澄等欲號令

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于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罰于義何嫌又問江王踐阼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攝冢宰百官謁江王于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尊母蕭氏為皇太后

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歷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上即位詔令儀矩一出處厚遂以為相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唐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冀州修人為忠武貞元十年以陳許節度為忠武軍節度使

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慰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及是忠武帥王沛許昌人卒裴度韋處厚始奏用高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莊陵在西安府三原縣西北

八月兗海節度使李同捷叛詔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畧本王日簡賜姓名卒其子同捷擅領留後朝廷經歲不問全畧卒于寶歷二年三月敬宗持詔不下及上即位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搆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已而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等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

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為婚獨以資財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憲誠為無二心會憲誠遣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時烏重胤屢破同捷兵王智興亦奏扳棣州會重胤卒以李寰代之寰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詔改寰夏綏以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字去華昌平人對策極言其禍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正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于前當除于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彊暴漢之亡也失于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

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已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縶藩臣下臨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考官散騎常侍

考官既歎賞蕡策乃以指斥宦官擯棄此錄衡鑑之公安在諫官又復為執政所抑鉗口不言紀綱於是掃地矣

宰相叙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謝

馮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字公美濟源人李郃字子元道州延唐人杜牧字牧之佑之孫崔慎由字敬止融之孫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滅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節度幕府御史

秋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

庭湊陰以兵助李同捷乃下詔罪狀庭湊削官爵命諸軍四面討之時同捷軍勢日蹙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義成節度使李聽討破之志紹奔鎮州 开音牽舊書作开音其皆姓也未知孰是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

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隳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憸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栢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勵用命之士哉

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于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耆斬同捷傳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

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靈武人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字得仁後更名孝章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

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八月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陳州人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滄州乘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滑州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

元穎暗事召釁誠不足惜然蠻人已襲陷諸州而不釁其內犯之罪乃因表誅節帥為之汲汲貶逐措置若此河北賊尚可去哉

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嵯巔遂謀入寇初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弄棟節度使嵯巔殺之立其弟勸利勸利死立其弟豐祐豐祐趫敢善用其下會杜元穎為治無狀嵯巔遂謀入寇勸龍晟異牟尋之孫弄棟漢縣南詔于此置府今曰姚州為姚安府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嶲戎邛州戎州唐置今四川叙州府是餘注俱見前詔發近鎮兵救之嵯巔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嵯巔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三月以溫造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討平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
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名新軍謝
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
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
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
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
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
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冤及
叔元激怒亂軍之罪上始悟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討亂兵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
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
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
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
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陞北沙陀（沙陀保神武川在陞嶺之北）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
畏伏公綽至鎮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
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像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禄人也使夫人與其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忍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字慶臣史不詳何所人）同平章事

上患宦官彊盛元和實歷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
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
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
是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

皐之上獨以門戶恩怨之見牢不可破是以擘畫雖中機宜而舉措動多隔閡況宗閔僧孺輩乎於此見黨人之禍人家國可為深歎

申錫引用王璠不密害成固皆

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在今雅州府清溪縣南）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惱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粮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辛亥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三月貶漳王湊（帝之弟）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自貽伊戚特是文宗既與謀誅宦寺方且寄以腹心乃反間一行遂墮其術而不悟甚矣其憒憒也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字魯玉元和初進士）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以為信然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宴敬則等于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給事中李固言（字仲樞趙人）諫議大夫王質（字華卿通五世孫）補闕盧鈞（字子和藍田人）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于貶所開成初詔復官爵）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衝（戰船也）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

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鄂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
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副使悉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
裕遣兵據其城維州城本姜維故
壘在高碉山上具奏其狀事下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
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
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失信養馬蔚茹
川亦曰葫蘆河出今固原州西南北流至寧夏府入
黃河元和志蔚茹水在蕭關縣西一名葫蘆河
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
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上以為然
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
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發明曰維州之絳司馬氏光既是僧孺而胡氏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挐孰從而折衷郭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帥衆來降固非其他招納叛降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時邪而絕之乎審此則牛李之是非決矣

壬子六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右補闕韋溫字弘肖貫之元綬之子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
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帝長子為太子
十二月牛僧孺罷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
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
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
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
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
太平非臣所及退謂左右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
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出為淮南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

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憾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癸丑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字慕巢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又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識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珣瑜子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皆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不由宰相進擬從中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未幾宗閔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八月詔諸王出閤停進士試詩賦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閤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損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閤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于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既而德裕罷相進士復試詩賦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罪言大畧以為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畧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

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飈暴交捽豈暇異圖自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猶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刺使迭來抑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皆曰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棹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

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後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于將耳彼為相者安得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哉　跳身謂逃至京師也　刺邦謂眼為刺史也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欶字言源長慶初進士閻內奏彈注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于右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蠶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欶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欶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舉欶以自代曰加臣之罪雖于理無辜在欶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魯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何如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八年春二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字藏之隴西人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

元忠獻志誠所造兗衣曆物詔流嶺南道殺之　已而以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初李仲言流象州（仲言以武昭事獲罪具見前）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逢吉由山南節度使留守東都）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于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仲言之惡著于心本（猶言心根）安能悛改上曰逢吉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閤老不用封敕豈當稟宰相意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邪鄭肅字义敬滎陽人韓佽字相之長安人閻老唐兩省官相呼之稱）

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及是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以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仲言尋改名訓）

十一月王庭湊死子元逵自知成德留後

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甚謹（已而以元逵為節度使）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先是德裕見上請留京師上以為兵部尚書及是李宗閔言德裕見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以王播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播（注宋申錫之謀事見前）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乙卯九年春正月浚曲江及昆明池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初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

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至是王瑞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
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
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
為鎮海節度使不得面辭而去德裕尋復貶袁州長
史（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徵遣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以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

故上用之
五月以仇士良（循州興寧人）為神策中尉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
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
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
煊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
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上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
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
事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
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搆之云此語
出于虞卿家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
閔不許注毀之于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
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
虞卿亦貶虔州司馬虔州
唐置今江西贛州府是　以李
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
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
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于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時人皆言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朝曰
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遂貶封州司馬然訓亦忌注
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李甘字和鼎長慶
未進士封州唐置今肇慶府封川縣是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珏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
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
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至是以注

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玨貶江州時注訓所惡皆目為二李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陳弘志伏誅

當時皆言陳弘志弑逆事具前

時弘志為興元監軍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憲宗之崩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為使其法籍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後注訛遂罷

李固言罷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以注

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

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

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

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

任之天下事皆決于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先是涯請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及是上問鄭注

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以涯為使其法籍

民茶園而量給之直官自造作人甚苦之後注訛遂罷

殺王守澄尹起莘曰按唐書王守澄陳弘志二人之罪惟均然弘志之死杜封杜殺之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又加至于守澄則陰遣酖通之而又贈其官故綱目書殺今依綱目

訓注為上謀誅守澄先授守澄神策觀軍容使尊以

虛名實奪之權至是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

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

訓注之陰狡于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

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能散地

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

旬古宦官之禍至甘露之變而極注訓合謀各懷私見既挾妄功之意復無禦變之才築室道謀宜其敗耳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猶不足為若輩責也

者不惟天子感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元和中進士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部曲以羅立言宣州人知京兆府事韓約朗州武陵人為金吾衛大將軍又與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謀并注去之宰相惟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即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即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

之入士良等至左仗韓約繼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眾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官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眾恩疾趣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

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餗李孝本李訓為人所殺傳其首于廟社狥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穉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豫知也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除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

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紳賴之

十二月乙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注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乙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將卜訴事元賞趣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將軍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其黨訴于仇士良士良乙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何也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庸可怒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

丙辰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仇士良魚弘志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姦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可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李宗閔之黨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又嘗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于經術上甚重之

秋七月以魏謩字申之徵五世孫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名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謩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謩于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

謩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蕪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歸嘗觀之對曰此歸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于後上乃止又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丁巳二年春三月彗星見

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上對柳公權於便殿舉衣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稱上儉德公獨曰陛下富有天下宜招賢納諫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未節耳上謂有諍臣風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世家潁川同平章事

夷行性介直同位多相牴牾獨與鄭覃善每議政事嘗助之是冬李固言罷為西川節度使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在今西安府學內

初鄭覃奏經籍訛繆請令儒臣校正準後漢熹平故事蔡邕書石經事見前勒石太學從之既而覃以宰相判國子監奏以起居郎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等勘定文字旋令上石至是始成考舊唐書鄭覃所立石經官校字體有乖師法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即今西安府學石經是也天祐中韓建改築長安新城石皆委棄外城宋元祐中呂大防始移今學年歲久遠剝泐殘闕後人別為摹補刻立小石于碑旁開成舊本所存什之五六而已

前盜殺武元衡以許孟容一言尚令窮捕茲則累擊相臣直同兇戲且彼謀自強藩此則隙由閹豎每況愈下國事尚可問乎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字繼之於陵子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時宦官恣橫李石忘身狥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入朝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詔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纖人鄉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覃等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

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素與嗣復狂善固言既罷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也引二人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上名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謇論尤切至于流涕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神策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通鑑考異曰太子永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以故第云暴薨

吐蕃論恐熱普死弟達磨立

恐熱多病委政大臣僅能自守故不為邊患達磨荒

太和政事已成尾大不掉夷行所陳深中時弊覃玨等不知以國事為重而各匿私心言言傾軋朝政不綱正坐此輩庸臣所誤嗣復之因勢中傷尤為奸險文宗毫不知昏眊殊甚矣

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公裴度卒（謚曰文忠）

度鎮河東以疾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陳夷行並罷

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美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殆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秋七月以崔鄲（鄲之弟）同平章事

鄭覃陳夷行既罷鄲以太常卿入相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穆宗第八子）為嗣上謀于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往來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搆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聞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柯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于彊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鶻相掘羅勿弑彰信可汗

掘羅勿引沙陀兵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馺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庚申五年春正月帝不豫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矯詔立頴

武宗序非當立且甫立即殺溶及成美雖士良等欲以此為功而武宗之殘忍亦甚卒之享國不長其子亦不得立可以觀天道矣

王瀍穆宗第五子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帝崩瀍殺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帝所為也綱目于提綱不書士良等矯詔而分注載之綱與目義例不符今依唐書帝紀改書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為太弟成美復封陳王越二日上崩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太弟遂即位時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

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又不聽

裴夷直字禮卿河東人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于是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五月嗣復罷以崔公同平章事八月李珏亦罷崔珙博陵人也

名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

人兢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率皆明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比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遣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閒矣

上嘉納之

冬十月黠戛斯注見前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欽塞求內附

黠戛斯部落即古堅昆唐初結骨也注俱見前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盡驅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字汪城人彭屯雲迦關唐書地理志單于府有雲迦關單于府今歸化城是以備之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窾要璫豎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明罰飭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玨如果詭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重順尋為節度使賜名弘敬

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

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武宗皇帝

辛酉會昌元年春三月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

復李玨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于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玨既罷士良屢勸上除弘逸等于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玨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時陳夷行方復相是月夷行以御史大夫同平章事德裕乃與夷行及崔珙崔鄲三上表請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嗣復玨

耳杜悰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慎乎見聞錄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曲貸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二人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服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玨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上受法籙于趙歸真

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先是回鶻諸部奉烏介特勒為可汗及是天德軍使

田牟布之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數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敗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粮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已而嗢沒斯誘殺赤心擊走那頡啜率所部來降詔以嗢沒斯為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赤心那頡啜俱見上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范陽人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不知留後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去

九塞之一于是李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脇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已而以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十二月遣使慰問太和公主回鶻事具前

汗先是黠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時朝廷未之知李德裕請遣使齎詔詣嗢沒斯訪問公主所在從之及是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黠戛斯達干殺之劫

公主南渡積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册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上賜烏介可汗敕書喻以宜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接應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册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壬戌二年春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卹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注見前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唐置今山西大同府是詔諸州發兵伐之

九月以白敏中字用晦居易從弟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病衰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以高少逸渤海人為給事中鄭朗字有融肅之弟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太

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畋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賞之

吐蕃達磨贊普死

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史闕其名以為相達磨卒無子

佞相立其妃綵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邪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綵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因拔刀殞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綵妃佞相為名舉兵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癸亥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徐州人帥沙陀朱邪赤心執宜子後賜姓名曰李國昌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于殺虎山即黑山今在歸化城界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室韋別種在突厥北

雄迎公主以歸已而公主至京師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二月甲申朔日食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先是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令蕃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于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册命上恐其不修臣禮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賂遺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

人君居中叙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警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況遠尋笛裔傳會史誰尤失敎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離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册命上以為然乃以趙

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

君自入朝朝貢不絕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

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

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

謂李廣之後可汗乃都尉謂李陵笛裔以此合族尊卑可

知今欲册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自回鶻至塞上及

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

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上言維州據高山絶頂之衝是漢地入吐蕃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到西蜀以揚國威中緝邊備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鄯州宣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戕臣累表陳論答詔嚴切竟令還蕃帥即以此降人戮于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 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在宥州西 故有是命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

事皆未就卿豈可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鎮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

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及疾

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

知兵馬使至是卒稹秘不發喪遍監軍崔士康奏稱

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謀于宰相多以為

回鶻餘燼未滅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

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

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

忠義知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

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

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

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

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謂邢洛磁）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畧曰澤潞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拇其語切要曰當如此直告之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先是崔士康表至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己知其死者都押牙郭誼（兗州人）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于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于是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

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杨曜子）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册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遽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受詔即日出帥屯趙州詔以李彦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五月以崔鉉（字台碩元器子）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字禮玉萬年人）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慤愨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羊同國人于鄯州本唐地
蕃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
之年四十餘爨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
沈勇有謀畧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舉兵擊
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
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
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
當位以宰相坐之于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
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已而婢婢
騎走歸尋復擊婢婢又大敗于是婢婢傳檄河湟曰
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獲
也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
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字昭度新興王
孫宣慰河北三鎮

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
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沿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彦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
上從之彦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
副因以代之已而雄代彦佐為節度使受代之明日
即踰烏嶺破五寨上得捷書喜甚謂宰
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聚折
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
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弟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分
將士故士卒樂為致死烏嶺山名在平陽府翼城
縣東北與澤州
沁縣接界
八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宰智興子
三國魏縣今屬廣平府
平恩漢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
趨茲州何弘敬扳肥鄉

先是王元逵擊敗昭義兵拔宣務柵在今順德府唐山縣東北以宣務山名詔加元逵同平章事及是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聞宰將至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時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攻陷河陽科斗塞亦曰科斗店在天井關南天井關注見前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有疾李德裕請以王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從之茂元尋卒宰遂進克天井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塞之功劉稹不加重賞怨稹密進款于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遣諜告宰許為內應事覺為稹所殺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沔與張仲武有隙沔破回鶻獨迎太和公主以歸故仲武疾之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故徙之

甲子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沛之子奏乞益榆社隋縣今屬山西遼州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在大同府西北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舊制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自河東從義成竭府庫以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侄詣劉稹約為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李德裕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名兵討亂上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

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至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柳子即柳林在太原府太原縣東南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揚弁盡誅亂卒送弁京都并其黨斬之

三月甲寅朔日食

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

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鎮名在懷慶府河內縣北處宰肘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劉濛字仁澤晏之孫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即西安四鎮見前十八州謂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壘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乃遣給事中

歸真之不宜親近德裕剴切言之乃武宗溺而不悟自謂不為所惑夫談道滌煩已進兢業萬幾之義未幾而學士除拜寵待過優馴至躭餌金丹詭稱換骨狎暱道流之害更不止妨及政事已也

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趣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字諭蒙公綽子裁減凡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于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請敕悰同選

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名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悰既相李紳罷為淮南節度使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少年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邢州將裴問請降于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請降于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字子彊蒲州人為三州留後上從之并詔盧鈞乘驛赴鎮鈞先頒昭義節度　路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與正協謀使人說稹以兵授誼東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于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駑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欺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

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路州以應遙言　事見前　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路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皆斬之　盧鈞素寬厚愛人及是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露

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所畫詔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北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救使以求自尊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由是而三鎮不敢有異志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于封川

乙丑五年春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五上表乃許

夏五月以李回同平章事

杜悰崔鉉罷回以戶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

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有常住之寺蘭若釋氏靜室至是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入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九月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為崇元館學士

元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給事中韋弘質官劉友益曰不言所貶之官史失之也而書病德裕也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狥愛僧人多怨之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

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道所謂賤人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質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

罷正旦朝會

丙寅六年春三月帝崩光王忱本名怡憲宗目作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徐昭文考證曰武宗疾篤旬日不言宦官定策禁中立光王忱為皇子帝之叔即位是為宣太叔是忱之立非由武宗乃宦官也且太叔之號于古無之考周懿王崩父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當依此例據事直書曰帝崩光王忱即位以著舊王入承大統之義而去宦官所定不正之名今從之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上名瀍避

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之後益自韜匿羣居

旁從水土所勝也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

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于楚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幼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于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太叔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宣宗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夏四月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德裕既罷遂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趙歸真等伏誅

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既而禘于太廟禮院奏祝文于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秋七月回鶻弑烏介可汗

烏介之衆降散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其相弑之而立其弟遏稔遏稔哀殘部仰食于奚後張仲武擊奚破之遏稔走室韋餘衆為黠戛斯所虜回鶻寖耗滅

八月葬端陵在西安府三原縣東

賀善贊曰武宗天姿英果善屬賢相故能外降黠戛內平劉稹然雖知惡釋氏而仍信道流則亦未得為卓然者

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以李景讓名後已澄之孫為浙西觀察使

景讓在浙西有牙將忤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其母鄭氏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狐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冬十月帝受三洞法籙于道士劉元靜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二

唐

宣宗皇帝

大中元年春正月赦天下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同平章事盧商字為臣范陽人帝即位初相與御史中丞封敖字碩夫冀州蓨人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字存之扶風人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鷺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于時李德裕不之重及是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

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 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 蕭氏崩 謚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 字子直楚之子 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鬈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

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凡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

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贓罪 盜用官錢強取所部百姓女 當死湘武陵凡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 字袁華武城人 李稠 晉江人 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 文宗母居積慶殿故以是稱之 蕭氏崩 謚貞獻葬光陵側

夏六月以令狐綯 字子直楚之子 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鬈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二

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作雍和殿

上敦睦凡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

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于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初淮南節度使李紳案奏江都令吳湘贓罪 盜用官錢強取所部百姓女 當死湘武陵凡子也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 字袁華武城人 李稠 晉江人 覆之與前獄異李德裕素惡武陵貶元藻稠湘獄不復更推即如紳奏處死至是湘兄汝納訟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奏狀如汝納言于是貶德裕潮州司馬 有丁柔立者方德裕柔政時武薦其清直可任諫官德裕不能用至是柔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宰相附貶南陽尉 明年再貶德裕崖州司戶 德裕竟卒于貶所

戊辰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三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 書名金鏡錄 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寘于案上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王子之幼者名術士采嶽明使

太阿不可倒持宰相安得有權李唐中葉以後威柄下移政府擅竊威風恬不為異雖以周墀毅直聞韋澳語尚爾陽然習俗移人吁可懼矣

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字子斐貫之之子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謚懿安葬景陵側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呂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甚怒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漢縣今屬江寧府

令後咸通中皞復為禮官伸前議乃始以太后配饗憲宗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絪之孫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無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

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耐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北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忻肯遂罷鄭顥言于上曰周秩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子直方為留後直方尋授節度使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張允伸為留後明年綝卒軍人復立允伸字進昌范陽人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程之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唐宋藩鎮親軍多謂之都銀刀注詳後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侯胡慶方復誅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秋七月克復河湟

先是吐蕃三州秦原安樂三州注俱見前七關石門驛藏制勝石門俱在平涼府界來降詔諸道皆出兵應接至是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昌緒取蕭關八月收安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

溫池唐縣故城在今寧夏府靈州鹽利靈州有大小二鹽池委度支制置戈

是冬西川節度使杜悰取維州

冬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號以昭功烈

庚午四年夏四月賜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

宗族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先是周墀既罷以崔鉉魏扶字相之盈之孫同平章事既而馬植貶魏扶復卒于是崔龜從字元告武城人及綯相繼為相龜從于是年六月先相

辛未　五年春二月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逢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宴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字能之石之弟為夏綏節度使

党項屢為邊患上頗知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虜不勝憤怨故反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党項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為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為南山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兼邠寧節度使軍于寧州定遠城注見前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制以党項既平罷敏中都統以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

奔于鄜州注見前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太子未立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

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十一月以張義潮沙州人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一旦帥衆被甲誅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餘注俱見前至是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壬申六年春二月雞山胡三省注在逢果二州之界逢果二州注俱見前羣盜寇大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逢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胡三省注消東西川及山南西道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饑寒盜弄兵于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尹劉潼字子固晏兄子招諭之潼言今使羣賊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眞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盡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丹陽人鄭太后之弟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赦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字存之搆從曾孫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今據古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顛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既而諴北諭党項平之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謂恃宦官人莫敢言魏謇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章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欵其為首者碎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李璋字仲禮絳之子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休既相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由是不敢復言

冬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字可之關東人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復修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于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仍嚴禁私度僧尼從之

癸酉 七年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純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稅租八十二萬緡摧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甲戌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元會

先是左補闕趙璘以日食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鬬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字表卿僧孺子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鬬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

宣宗于唐季世中尚可謂力操斷制者故大中之初宦官不至肆行使于其時善為控馭盡罷羣閹兵柄何至復有太和之變乃僅與一二侍臣蓄目咨嗟所謂築室道謀事何以濟且衣緋衣紫于朝臣章服尚爾斤斤而宦者則視同固有威柄何由自主乎

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硤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陝州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臘于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軍家謂北軍宦者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尋除行言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柱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乙亥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紹鼎尋授節度使二年而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

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上聰明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論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鄧州注見前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鎖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監軍埋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挈肘之弊而轉宼失律幷坐之法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犯薪救火而何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李訥遜弟建之子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事聞貶朗州注見前

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幷坐監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于遊晏政事不治

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

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

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

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一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丙子

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朗以御史大夫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內園使李敬實過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衛敕令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

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于貧戶耳臣不能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

休屢以疾辭位遂罷為宣武節度使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祇德先為江西觀察使以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顥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

十一月册回鶻庭特勒為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于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遽加

殘滅近聞已厖歷即厖特勒今為可汗尚寓安西回鶻前為黠戛斯所虜遺帳居山林間稍歸厖特勒特勒自稱可汗居甘州有磧西諸城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遣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冊拜可汗端章在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後回鶻復屢求冊命乾符初遣使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敗逃遁不知所之遂還黑車子注見前嗢末本吐蕃奴部論恐熱之亂嘯合數千人居甘肅瓜沙間以嗢末為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十二月以崔慎田字敬止融元孫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字啓之梁長沙王懿九世孫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罷判度支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仲郢子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于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宰相議事上前他相或委曲規諷魏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魏謩既出鄴遂相尋罷判度支

流祝漢貞于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乃

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之（崇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扶殺）

冬十月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元和志羅山之西有浮山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播弟起之子）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芳（音力）木為柵（徐昭文曰交趾有此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撲木最耐久）深塹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有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繞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以劉瑑（字子全仁軌五世孫）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政于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

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陸沉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孤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光弼之孫）為節度使討平之嶺南都將王令寘作亂囚節度使揚發（字至之素之裔）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字思道倪從弟）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同平章事

崔慎由既罷孜以兵部侍郎拜同平章事

五月同平章事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六月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通鑑考異曰涿或作琢新書有李琢傳聽之子也不云曾為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琢也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先是湖南江西軍皆亂逐觀察使湖南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琮江西都將毛鶴等逐觀察使鄭憲及是宣州復亂都將康全泰作亂右補闕

張潛上疏言諸鎮致亂之故畧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已而崔鉉以淮南節度兼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遣兵討平湖南韋宙為江西觀察使以山南兵討平江西徐商字義聲有功五世孫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流沒數萬家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唐置今福建建寧府是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到官竟以不職貶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記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謝表問綯對曰以其道乍近欲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

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深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李遠字求古蜀人

十二月以蔣伸字大直乂之子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

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對宰相則同入對伸不諭尋拜相

己卯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于琮字禮用禮用休烈曾孫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七箸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鄆王灌即位是為懿宗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元伯等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授敕將出左軍副使

兀元實謂曰聖人不豫喻月令今日除改未可辦也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字殷衡元顥弟子同平章事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于廩給又蠻使入貢利于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祐死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元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

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懿宗皇帝

庚辰　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孫愐曰裘本仇氏因避仇改作裘）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唐縣今屬浙江寧波府）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祇德累表告急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唐制凡朝會文官班于東武官班于西）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發諸道兵授之式至西陵（注見前）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其使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祇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式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式謂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約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不早建議者每深病之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置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

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先是式除書下裘甫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說甫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推衆據險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不決及是戰敗暀曰曩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輅等進士數人悉斬之時輅等皆衣緑暀乃曰亂我謀者此青蠅也式謂諸將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已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

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官軍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如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或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盜賊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

雖不專於戰鬬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未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行軍成法也

事軍須謂行軍所須細大此期悉力謂當盡力應辦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已而孜罷相以畢誠同平章事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冬十月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鄴字漢藩句容人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

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鄴父三復以文章受知于德裕歷官臺省故鄴言之

十二月南蠻引南詔攻陷交趾考咸通初南詔再陷交趾一在是年一在四年綱目于是年不載今依通鑑補輯

先是安南都護李鄠殺蠻酋杜守澄已而鄠越境收取播州大中十三年陷南詔非安南巡屬也杜氏宗黨遂誘羣蠻導引南詔乘虛攻交趾陷之鄠奔武州唐書地理志邕管所領有武州後廢省明年鄠收集土兵擊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鄠失

守坐貶以王寬為經畧使是秋蠻復攻陷邕州初廣
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畧使段文楚
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
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李蒙代為經畧使利其闕額
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
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邕州注見前左右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
南寧江上源之左右江也明史
地理志南寧府鬱江在城西南有左右二小江來自
交趾界流合焉曰合江鎮考左右江之名始
于唐時蓋指南寧江上流之二江而言今則以南寧
之大江為左江柳州之黔江為右江段文楚秀實孫

辛巳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揚公慶繼至獨揖悰
出斜封文書以授悰驚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
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
相當于延英面永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
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
當以仁愛為先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
則中尉樞密豈得深疾宦官事
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事
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

謗議諠然遂沈廢終
身其不相悅如此

秋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
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
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
嶲州遂不行

壬午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二月南詔復寇交趾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交趾經畧使王寬累表告急朝廷以襲代
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援
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于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
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做上疏言
之畧曰元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
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于此非帝王所
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度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

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賜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造之子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令露刃坐兩廡夾幕之下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日以萬計猶時諠譁邀求不已牟卒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時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孜前出為西川節度使至是復相

癸未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畧使蔡襲死之

先是南詔率羣蠻寇交趾蔡襲告急敕發荊湖桂管兵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至是城陷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堅軍船船以離岸遂溺海死荊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侯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憫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夏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

誡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字敬辭日知孫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先是蔡京既誅以鄭愚節度嶺南西道既而蠻寇左右江侵逼邕州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詔以承訓代之

五月以楊收字藏之發之弟同平章事

收與中尉楊元价叙宗相結故得為相

閏六月以曹確字剛中河南人同平章事

杜審權杜悰相繼罷審權為鎮海節度使悰為鳳翔節度使確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食

八月以閤門使內官掌會贊引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幸災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疾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咎亦應慎之于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晚乎

甲申五年春正月貶起居郎張雲為興元少尹左拾遺劉蛻為華陰令

初詔以令狐滈為左拾遺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雲復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于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東宮官秩正七品至是綯為其子訟冤于是雲蛻皆坐貶

三月彗星出

彗出于婁婁三星魯分野長三尺司天監掌天文秩三品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晉書天文志瑞星三曰含譽光曜如彗喜則含譽射上大喜于是羣臣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夏四月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人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濠柵甫畢蠻軍已合圍諸將請夜分道研蠻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材賴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昏濫膺爵賞而首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字千里崇文孫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字魯瞻魏州寇氏人同平章事孜復出為河東節度使巖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先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冬十二月太皇太后鄭氏崩謚孝明葬景陵之側祔于別廟

丙戌七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隣藩勿墜吾兄之言竟而卒既而朝廷以景崇為留後

夏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其子全皞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先是高駢治兵于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進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漢日南郡峯州唐置漢麊令縣地蠻衆近五萬方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統軍不進上怒召駢詣闕以王晏懽智興子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

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援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于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懦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率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月楊收罷

楊元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後收以受賂事發長流驩州賜死）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即吐蕃佞相所立贊普事見前）君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

司樂賤工而畀以將軍重任爵賞之濫奚啻爛羊都尉曹確切陳貞觀訓詞復稱述太和近事懿宗畧不採納其視宣宗欲授醫者場官聞諫收敕真相去霄壤矣

由桂至徐數千里其間州鎮以十數乃惟湖南誘輸兵甲山南嚴兵守險此外不聞有一發兵捕勦有時當積玩之餘縱賊不

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駢為節度使

丁亥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先是義潮克復涼州至是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晏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元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

戊子九年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北還冬十月陷宿徐州因觀察使崔彥曾（慎由從父弟）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

初南詔陷交趾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

戍桂州約三年而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
徐泗觀察使（咸通五年復置）崔彥曾性嚴刻押衙尹戡等用
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
之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
官龐勛為主取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鎮莫能禦（至潮
南監軍誘輸其兵甲勛等更出私財造之以山東
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不敢入其境乃泛舟沿
江東下自浙西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都
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
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
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促其後可盡擒

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浙西唐浙西節度治潤州）川賊沿江而下由潤州而上廣陵故云廣陵進南節度治高郵漢縣（明為州今州屬揚州府）先是朝廷聞亂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復敕崔彥曾慰撫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勛等行及徐城（縣名）注見前）乃言于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赦令則滅族與其自投羅網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圖也衆皆呼躍稱善遂于遮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仍請戍還將

士別置營將彥曾乃數勛罪命都虞侯元密將三千人討之仍令宿泗州出兵邀擊密至任山（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南）頓兵不進欲俟賊至擊之賊詗知乃詭道趣符離（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宿州兵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之節自稱兵馬留後夜掠船順流而下（沿汴入淮）欲入江湖為盜北明官軍始覺狼狽追之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餘皆降于賊賊遂還趣彭城時城中無備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俄而賊至城陷因彥曾殺尹戡等分遣其黨屯據要害懾鎮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由是賊衆益熾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討隸之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沙陀薩葛安慶三部）使朱邪赤心（執宜之子）帥以自隨詔許之（既而承訓至新興諸道兵集者纔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可師將兵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賊衆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及監軍皆死晏權兵數退細朝廷以曹翔代之（德府永城北　新興鎮名在歸

十二月龐勛遣其黨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滁州隋置今縣屬安徽和州泗州注俱見前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泗州刺史杜慆惊之弟有舊及龐勛亂讜詣慆勸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先是龐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遣其將李圖攻之慆預完守備賊不能克及是勛益發兵使吳迴代圓進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湖名在淮安府山陽縣西南與泗州盱眙接界湖東舊有鎮為南北要衝後因全淮湮注久已湮廢畏賊彊不敢進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往還者再厚本將許之都將袁公弁唐書作昇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讜援劍瞋目謂公弁曰泗州陷在旦夕君受詔救援乃逗遛不進上辜國恩雖生可羞且泗不守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吾今當殺君而去直前擊之厚本急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分五百人與之讜即以濟慆亦出兵表裏擊賊賊遂敗走已而賊陷都梁城執郭厚本都梁城在今盱眙縣東南都梁山上據淮口分兵南寇舒廬北侵沂海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退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衆追之讜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淮南節度治見令狐綯至潤州浙西節度使見杜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及讜至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鹽米以救之明年正月讜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鏁斷淮流讜募敢死士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鏁乃至州後軍為賊所阻讜還迎之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軍乃入已而讜復帥驍勇四百迎糧于揚潤賊夾岸攻之讜輒還百餘里乃得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入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密布戰艦以拒之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讜令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犬牛樊之賊皆潰走官軍所載乃得入城楚州注見前斗山在盱眙縣東北陸臨淮水故亦曰陸山賊棚縛木于艦旁出四五尺謂之戰棚火牛圍草以爨其形若牛故名

是歲江淮旱蝗

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字蘊用京兆人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

賜第隳户皆飾以雜寶井欄葉臼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康承訓敗賊于鹿塘寨名在歸德府永城縣東南

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此鳳陽之柳子鎮也在今宿州西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賊將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令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于濉水注見前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襄當作相今宿州北有相城古相縣也去永城縣鹿塘寨數十里而近

代屍五十里斬首三萬餘級初龐勛募人為兵人利其剽掠皆斷鋤首而鋭之執以應募已而官軍大某宋州應募者少勛乃驅人為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八九民不聊生始厭苦之會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由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先自潰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册將軍與官軍戰敗康承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日數十合沙陀以精騎

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勛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素以才畧自負勛迎為上客曰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及募僚温庭皓彥博商孫庭筠弟監軍郭厚本庭皓召庭皓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庭皓見勛曰昨所以不即拒者歸與妻子訣耳今謹來就死勛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龐勛能取徐州亦何患無人草表乃使周重為之及是皓遂遇害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信等推勛為天册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于庭勛據榻而受之先是魏博何全皞遣兵助官軍討賊屯于豐及是勛擊敗之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本賊所屯賊敗官軍守之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萬人勛走歸彭城

馬舉將兵救泗州賊衆大敗泗州圍解

先是戴可師戰死詔以前天雄軍本魏博軍號自田悦拒命逆討罷之

咸通四年復置天雄軍于泰州節度使馬舉代為南面招討使通鑑不載馬舉官爵今依唐書帝紀補輯再考康承訓傳舉作士舉又令狐綯傳舉以右衛大將軍代綯鎮淮南吳縝糾繆以名與官號紀傳不同莫知孰是今按紀傳文蓋舉以節度使罷為將軍復出為招討使故于紀傳前也至于舉作士舉此乃傳錄之耳至是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

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七

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吳迴退保徐

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蹙已而吳迴竄據濠州

馬舉攻破之迴走死

五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

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前樹曰此

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蕘走渴求飲民以

溺飲之先是懷州刺史劉仁規亦以民訴旱揭榜禁之民遂作亂逐仁規後光州民復逐其刺史

李弱翁右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于朝廷宣詔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此風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以劉瞻字幾之桂陽人同平章事

先是蕭寘復之孫五年四月相高璩字瑩之少逸凡元裕子六年四月相徐商六

年六月相于琮八年七月相繼同平章寘與璩在位皆不久

卒商至是出為荊南節度使瞻素有清節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商既罷瞻遂相

秋八月賊將張元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初龐勛怒梁丕殺姚周使張元稔代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至是康承訓乘勝進

抵宿州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元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于賊心常憂憤名所親數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敕拜御

史中丞賜遺甚厚元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趣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元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趣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北趣徐州圍之喻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于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

納官軍龐舉直許佶自北門出元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者其親屬皆死徐州遂平勛將兵二萬自石山即石佛山在徐州府銅山縣南出承訓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太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乃獲其屍賊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賊既平張元稔入為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杜慆為義城節度使

冬十月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辛讜為亳州刺史

上嘉赤心之功置大同軍于雲州注見前以赤心為節度使召見賜姓名賞賚甚厚讜先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國昌尋徙鎮振武

流陳蟠叟于愛州注見前

上荒晏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唐縣五代吳改建德今屬池州府令陳蟠叟上書言事召對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庚寅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康承訓為恩州唐置今肇慶府恩平縣是司馬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之

二月南詔攻成都

初鳳翔少尹李師望請置定邊軍師望言嶲州當南詔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為理所詔從之即以師望為節度使師望建議徙利專方面其實邛距成都一百六十里嶲距邛尚千里其欺罔如此已而南詔驃信蠻語君也酋龍傾國入寇陷嘉今四川嘉定府是黎雅注俱見前州李福之鎮西州也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以南詔已僭號欲抗禮福怒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囚之已劉潼代福奏遣還國于是南詔遣使來謝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定邊將士怒師望貪殘欲生食之陰遣人致意南詔教使入寇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滂貪殘更甚于師望定邊大困會蠻寇至陷嘉州滂禦之大渡河諸將結陳將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至是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市里皆滿人所占地不過

一席許雨則戴箕盎自庇城中井為之竭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摩訶池舊在成都府城內今堙

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唐置今隸四川刺史楊慶復共修守具選將校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得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杜元忠問所以來之意蠻以耽待之恭與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隋縣今屬成都府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軍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遇援軍輒說以蠻衆多于官軍數十倍諸將皆不敢進漢州唐置今屬成都府越數日蠻合梯衝四面攻城楊

慶復等悉力拒守帥突將出戰俘斬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稍卻蜀人素怯突將利于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朝廷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貶竇滂康州司戶而遠之顏慶復至新都漢縣今屬成都府蠻分兵來拒慶復擊破之將軍宋威繼至會戰蠻軍又大敗威遂進軍距城二十里方成都圍急盧耽請遣使與蠻和詔以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詳至蠻遣使迎之詳謂曰受詔約和冀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既而蠻屢敗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益急攻城會官軍已至城下蠻夜燒攻具遁去比旦官軍乃覺威飯士欲追之顏慶復忌其功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故慶復疾之牒威還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然自是成都有備成都舊無壕塹顏慶復始教築壅門城穿塹引水滿之又植鹿角分營鋪壅門之外別築墻以遮城門謂之壅門鹿角斬木為之環列于城外以限衝突營士卒所居鋪候望所守蠻亦不復來犯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堂帖沈括日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

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曹確罷保衡代

保衡以右拾遺尚主尋遷翰林學士至是纔歲餘遂相

秋八月魏博殺其節度使何全皞

全皞年少驕暴好殺軍中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自何進滔得魏博至全皞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魏州人為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請旌節詔許之君雄後賜名允中乾符初卒子簡為留後

同昌公主卒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州唐置治寧遠故

溺愛厚殉其謬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所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詞耳

城在今崖州司馬

同昌公主卒諡文懿上痛悼不已殺醫二十餘人收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之畧曰修短之期人之定分非公主有疾醫官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蹉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覽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瞻尋罷為荊南節度使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

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鄭畋字台文滎陽人巖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之明年正月葬同昌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錦繡珠玉輝煥三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冬十月以王鐸字昭範播從子同平章事

鐸韋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保衡緣恩倖輔政以由鐸得進士事之謹然鐸素薄保衡保衡亦病鐸在政府持其事不得肆遂譖之鐸後出為宣武節度使鐸罷相在十四年六月

復以徐州為感化軍

先是徐州賊平置徐泗都團練防禦使既而餘賊相聚閭里為羣盜上用廷臣議太子少保李膠等言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宜有更張庶為兩便從之徐州仍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別為團練使割隸淮南至是復以徐州為節度使名感化軍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權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薛能字大拙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國寺

賜寺僧沈檀講坐二各二丈設萬人齋

冬十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鄴素附韋保衡路巖巖既罷鄴以禮部尚書相仍判
庚戌
辰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卒
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
之得疾請委軍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允伸
病甚表納旌節而卒已而平州刺史張公素范陽人以
兵來會喪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簡會懼奔
詔以公素為留後尋授節度使

二月于琮罷以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同平章事夏五月貶琮為詹州刺史

琮為韋保衡所譖罷相再貶詹州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詹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傑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即官除授非人丞上官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

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為羌胡所據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
憲宗迎佛骨尋宴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
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于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
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
繫囚

秋七月帝崩普王儼帝第五子即位是為僖宗

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為
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關河大水

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

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

倣前鎮義成治滑州河患民類以安入為兵部尚書至是遂相

僖宗皇帝

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攜字子升鄭州人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猶妻鬻子止可供所由謂督催之吏卒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賜路巖死

巖先貶新州注見前利史巖喜聲色遊晏在西川委政于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在道削官長流儋州注亦見前尋賜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避驗其心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邊咸郭籌皆伏誅初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十二入翰林如何得光果如其言

二月葬簡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

贊善贊曰懿宗即位十四年無一善可紀是以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

夏五月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卒

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短之于章路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卒人以為鄴鴆之也

以崔彥昭字思文同平章事

自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比受賂得罪及是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倣攜同時並相

東政彥昭輔之頗革前弊彥昭察而不煩時論稱之

冬十月劉鄴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蕭倣崔彥昭素惡鄴故罷畋攜同時並相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

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衆數千人起于長垣漢縣今屬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先是南詔寇大渡河遂陷黎州入邛崍關在雅州府榮經縣西寰宇記關約山據險扼扼蕃夷要害成都大震驃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止留數日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蠻兵乃退詔高駢詣西川制置蠻

事尋以為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蠻之寇大渡河也防河兵馬使黃景復再戰再勝會蠻發中國兵繼至景復力戰無救軍遂潰至是高駢責景

駢初至西川諸事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隳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譟亂牓謝既乖大体孥戮濫反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復守失斬之楊慶復所募突將以守成都功優給右職駢悉令納牒停其廩給突將皆憤怨駢好妖術每發兵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人懦怯今遣元女助兵軍士恥之駢又停省吏官刑罰嚴酷由是突將因之作亂大譟入府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約乃肯還營駢牓謝突將而陰籍其名尋使人掩捕殺之老幼無遺凡數千人

以田令孜蜀人本姓陳氏為中尉

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呵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

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啗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中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不敢言

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

先是以趙隱出鎮浙西在元年二月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刦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州泛江入海轉掠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後裴璩為浙西節度使密招郢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郢收餘衆走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

而殺之餘黨皆平　裴璩
謂從曾孫劉巨容徐州人

夏五月同平章事蕭倣卒六月以李蔚字茂休隴西人同平章事

時天下盜起宜官持兵柄倣以鯁直見忌及卒蔚代之

王仙芝陷濮曹州兗句漢縣金發故城在曹州府屬荷澤縣人黃巢聚衆應之

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不利兗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罷涉書傳屢舉不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于重斂窘而逃命者爭歸之聚衆至數萬

秋七月大蝗

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汝士之子奏蝗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以下皆賀

冬十月貶董禹為抳州司馬

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仰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侃為宦者假子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本姓林氏為楊欽義養孫等訐于上遂坐貶

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取處分

丙申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譁譟趣府都將張思恭出戲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胡三省曰唐自中葉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彥昭罷為太子太傅鄭畋數推鐸遂以左僕射復相

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回鶻阿布思之裔逐張公素而代之以軍功賜姓名

至是茂勳致仕請以軍授可舉從之

六月雄州唐置復廢故城在寧夏府靈州地震裂水湧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憤怨思亂仙芝尋陷汝州又陷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字進之慎由弟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乙亥朔日食

冬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會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勇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斂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丁酉四年春二月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之

酋龍為邊患殆二十年及是死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于大臣嶲南西道節度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疲弊請許其和使嬴瘠

欲先遣景仙往酋龍果禮之信用其言已而法立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禮部侍郎崔澹等言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上表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後辛讜復遣攝巡官徐雲虔如南詔牒使稱臣奉表貢方物法見雲虔與抗禮謂曰南詔已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好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合六詔為一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比還授以木夾二一上中書門下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崔澹博陵人也督爽南詔有幕琮爽等官分理諸務其相督之木夾蓋所以夾文書者

夏四月壬申朔日食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沂州至是合軍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素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鹽州作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唐置今屬柳州府）司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閩人官官楊元价養子）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以獻奏與戰生擒復光奏君長實降詔以御史鞫之竟不能明遂斬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斬賊帥柳彥璋

彥璋王仙芝別將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上表請降敕以彥璋為將軍令衆散以劉秉仁為刺史彥璋擁衆剽掠如故至是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彥璋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戊戌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荊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不設備賊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唐縣五代高氏于此置軍

元改為州今屬安陸府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

復奏加誣毀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宜正軍法不從至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蜂起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興唐人薛志勤即薛鐵山奉誠人程懷信李存璋存璋字德璜雲州人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會代北薦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糧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候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于是盡忠夜

執文楚繫獄克用率其衆趣雲州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敕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而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

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黃梅隋縣今屬黃州府斬之

元裕大破仙芝殺五萬餘人斬仙芝首傳京師餘黨

國昌謬托公忠旋抗朝命奸雄情狀固然然尔時謀國者始憑昌國之奏而後敢除防禦又慮

克用之拒而即以節度畀國昌恇怯無主早已為所輕量安得不釀成跋扈耶

散去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

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攻陷沂濮掠宋汴（尋又陷虔吉饒信等州信州今廣信府是唐置虔州吉州饒州注俱見前）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軍名今寧武府是）及岢風軍（今太原府岢嵐州是）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議南詔事（時南詔遣使請和）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胃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型四方遂皆罷之

以豆盧琢（字希真河南人）崔沆（字內融鉉之子）同平章事

是日宣麻大風雷雨拔樹識者知其不終云（時宰相有好施者嘗囊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疾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

六月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使駢鎮浙西

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注見前）

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字成庶翃曾孫）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釣（業之子）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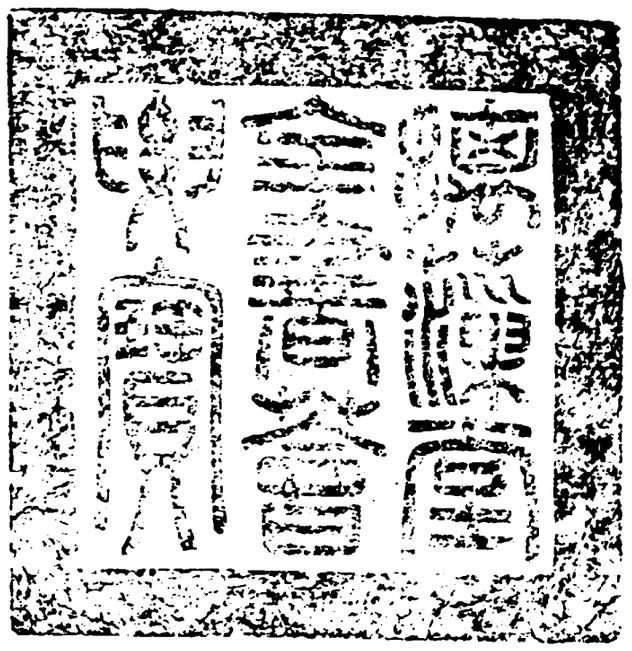
十二月曹師雄寇掠二浙

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抗州募兵使石鏡（鎮名）

在臨安縣南北石鏡山名後改山為衣錦山

臨安人錢鏐字具美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錢鏐事始此 都將董昌臨安人等將以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卷六十二